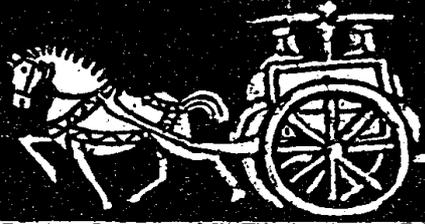
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鄭雲齡選註

五 代 史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學 國
叢 生
書 國

五

代

史

選 註 者
主 編 者

鄭 雲 齡
王 雲 五
朱 經 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3 0649 2211 9

學生國學叢書編例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，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。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。略舉大凡：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、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、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刊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，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，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，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，文學技術者爲準。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，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注釋。古籍異釋紛如，則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諷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，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一、編者識力有限，固陋在所難免。當世學人寵而教之，無不樂承。

緒言

(一) 歐陽修略傳

歐陽修字永叔，廬陵人，四歲而孤。母鄭氏守節自誓，親誨之學。修幼敏悟過人，讀書輒成誦。及冠，嶷然有聲。宋興且百年，而文章體裁，猶仍五季餘習。修於廢書麓中得韓愈遺藁，苦志探賾，至忘寢食。舉進士，試南宮第一。從尹洙、高若訥游，以詩文相師友，遂以文名冠天下。入朝爲館閣校勘，以論貶范仲淹，事責司諫高若訥，坐貶夷陵令。慶曆三年知諫院時，一時賢俊皆在朝，而朋黨之論起，修乃爲朋黨論以進。累遷知制誥，龍圖閣直學士，河北都轉運使。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，修上疏謂：「杜衍、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……」以爭之。於是羣邪益忌之，傳致以罪，左遷知制誥，知滁州。嘉祐

二年，知貢舉，一變場屋之習。五年，拜樞密副使。六年，參知政事，與韓琦同心輔政。國事日理。後以論追崇漢王事，爲羣小所忌，罷爲觀文殿學士，知亳州。明年，遷兵部尚書，知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，判太原府，辭不拜，徙蔡州。修以風節自持，旣數被污讎，年六十，卽連乞謝事。熙寧四年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五年卒，贈太子太師，諡曰「文忠」。修爲文，天才自然，豐約中度。其言簡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連類，折之於至理，以服人心，超然獨鶩，衆莫能及。故天下翕然師尊之。自撰五代史記，法嚴詞約，多取春秋遺旨。蘇軾序其文曰：「論大道似韓愈，論事似陸贄，記事似司馬遷，詩賦似李白。」識者以爲知言。

(二) 新舊五代史之比較

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，詔修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書。七年閏十月，書成。凡一百五十卷，目錄二卷；監修者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，同修者爲盧多遜等；皆本各朝實錄爲藁本。是爲舊五代史。其後歐陽修私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，藏於

家。修沒後，熙寧五年，詔求其書刊行。是爲新五代史。至金章宗泰和七年，詔止用歐史，於是薛史漸湮。及清初，詔命諸臣重修薛史，就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，其缺逸者，採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，於是薛史復爲完書，然非舊觀矣。按五代諸帝，各有實錄，居正本之故，一年之內，可以成書。敘事賅備，而真僞莫辨；文體劣弱，而書法無取。此舊五代史之弊，亦新五代史之所由作也。

新五代史異於舊五代史者約有數端：

(一) 事實

宋初，薛史雖成，而各朝實錄、「宣底」等故籍皆在；他如劉昫之舊唐書，修成未久，而宋初諸臣之記五代事者尤多。——范質述朱梁至周爲通鑑六十五卷，王溥采朱梁至周爲五代會要三十卷，王子融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，路振采五代君臣事迹作世家列傳，鄭向著開皇紀三十卷，又孫光憲北夢瑣言，陶岳五代史補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，劉恕十國春秋，龔穎運歷圖，——其出自各國

之書，如錢儼之吳越備史，備史遺事，湯悅之江南錄，徐鉉之吳錄，王保衡之晉陽見聞要錄；又徐無黨所引之唐摭言，唐新纂九國志，五代春秋鑑戒錄，紀年錄，三楚新編，紀年通譜，閩中實錄……等書，歐公皆得而參考比證之，真偽既見，是非得中，故其文直而事核，非薛史蕪漫複雜所可及也。或謂選材喜取小說，不拘實錄，而不知此正易得史事之真，未可厚非之也。

(2) 書法

歐史簡嚴，不徒文筆潔淨，直追史記，而褒貶予奪，且或過之。同一用兵也，而「攻」「伐」「討」「征」異其用，——如梁紀孫儒「攻」楊行密於揚州，遣劉知俊「伐」岐，唐紀命李嗣源「討」趙在禮，周紀東「征」慕容彥超；——同一得地也，而「取」「克」別其義，——如張全義「取」河陽，龐師古「克」徐州；——同一歸順也，而「降」「附」辨其行，——如馮霸殺李克恭來「降」，劉知俊叛「附」於岐。——至於立后以正者，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，

其不以正者，曰以某氏爲皇后，——如立淑妃曹氏爲皇后，立劉氏爲皇后。——
弑濟陰王不曰「殺」而曰「弑」，殺王師範不曰「伏誅」而曰「殺」，郢王
友珪反不曰「叛」而曰「反」。……書法繁多，莫可畢舉，要皆有微言大義存
乎其間。蓋歐氏作史，仰師春秋，故其爲文與薛史異也。王鳴盛以歐氏學春秋爲
病，豈知言哉！

(3) 體例

史記記事，於天子曰本紀，於諸侯曰世家；於卿大夫曰列傳，而歐公一仿之。
而於列傳之中，又別立義兒、伶官、唐六臣等傳，以爲勸懲，此則薛史所無也。王鳴
盛謂五代養子甚多，不獨晉有，而於晉則傳之，他則從略，是自亂其體例也。又謂，
「史建瑋與父敬思，皆捐軀盡忠，應入死節，否亦宜入死事，而歐史但入唐臣傳；
匡翰仕唐又仕晉，宜入雜傳，乃薛史各傳，而歐附建瑋傳，此亦自亂其例者也。」
又謂，「歐史宜斷代爲之，不宜反薛史舊規，而錯綜紀載。史記意在行文，可不斷

代；歐史重在記事，何必改作！此或歐史之失，而王氏之獨見歟！

(4) 傳贊

歐序張承業傳，極論宦者之非，而推崇韜之死由於宦者之譖，所以爲時君言之也。於張文蔚傳，又推論至朋黨之說，足以亡國；蓋宋仁宗時黨論大興，正人危懼，小人肆惡，故發爲論議以爲警惕也。於晉出帝紀又深明以姪爲子而沒其本生父爲非；蓋當時濮議紛呶，朝臣多以英宗當考仁宗而伯濮王，故爲是說以深斥其非禮。要其所爲傳贊皆有微意，非苟作也。

或謂歐史失檢處頗多：敬翔、李振、梁臣也，莊宗入洛，翔自縊死，而振伏誅；顧翔不列於死事傳，振不列於梁臣傳。元行欽先仕劉守光，繼降唐，而不入雜傳，反列於唐臣傳。宋祖奮踪周朝，建立戰功，而歐史不書。周德威爲國戰死，既不入死節，復不入死事，而入於唐臣傳。其他事實之訛誤者，亦不一見。——如梁紀梁祖遺敬翔至洛與彥威等謀弒昭宗，而李振傳又謂梁祖遺振至洛與彥威謀弒之，

……等——吾以爲梁祖之惡，敬翔成之，不入死事，奪之也。李振之誅，在莊宗入汴之後，欲仕唐而未能耳。（事見敬翔傳）故惡之而入於雜也。劉守光歐史不列於世家，以其非一國之君也，故行欽仕唐，歐不以爲變節也。德威之死乃戰死，不同於死節，死事諸臣之死，故入唐臣。至於宋祖事績不書，或以爲諱，或謂欲取行文之簡便耳。若夫事實之訛誤，此自歐史之失，未可爲諱者矣。

張燧謂朱溫不宜入正統，以爲「溫父子之得國，與羿、浞、莽、玄同。羿、浞相繼，而少康中興；王莽篡弑，而光武卽位；桓玄稱帝，而劉裕踐阼。其滅也，無論修短，俱以伏誅書。溫亦無異於是。歐史與梁，是所以誨盜也，豈春秋之旨哉？」此張燧之見也。按歐史太祖贊曰：「天下之惡梁久矣，自後唐以來，皆以爲僞也；予論次五代，獨不僞梁。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，以謂梁負大惡，當加誅絕，而反進之，是獎篡也，非春秋之志也。予應之曰：是春秋之志爾。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，……聖人於春秋，皆不絕其爲君，此予所以不僞梁者，亦春秋之法也……聖人

之於春秋，用意深，故能勸戒切，爲言信，然後善惡明。夫欲著其罪於後世，在乎不沒其實。其實嘗爲君矣，書其爲君；其實篡也，書其篡，各傳其實，而使後世信之。……桀、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。……則歐史之不僞梁，而以正統予梁者，亦自有故。吾謂梁之篡唐，惡也；繼唐，實也；不沒其惡而著其實，歐史之意爲得體矣。

(二) 五代時之軍政民生

時至五代，可謂極亂，政治軍事舉無足稱。而民生凋敝，盜賊橫行；禮義廉恥，掃地以盡。語其大者，約有數端：

(1) 刑罰酷濫

五代亂世，本無刑章，視人命如草芥，以族誅爲常事。如唐之郭崇韜、安重誨、任圜、朱友謙，晉之桑維翰、景延廣，漢之史弘肇、蘇逢吉、楊邠、王章等，皆一代重臣，位兼將相；或族或誅，無一倖免。他如魏博牙軍兩次之誅戮，張諫同黨三千人之

族誅，王章女已適人而扶病就戮，是父母兄弟妻子而外，雖戚友亦不能免矣。漢隱帝時，史弘肇專橫，爲腰斬、斷舌、決口、斫筋、折足等刑。不問罪之輕重，事之真僞，而舉置於死。甚至觀天者，腰斬；被誣者，族誅。——如李崧、沙福、晉等，見弘肇傳。——蘇逢吉之治盜，則盜之本家鄰保皆誅，於是民之死於盜累及誣枉者，不可數記。其判獄也，不問其罪之大小皆殺之，謂之「靜獄」。是直以殺戮爲能事，而甚於率獸食人矣。其尤慘酷者，張延澤之斃張式；董璋之剗姚洪；劉信於軍士之犯法者，則召其妻子，對之剗剔支解，使自食其肉，血流盈前，而飲樂自如。是直行同禽獸矣。至於屠城殺降，史不絕書，更無論矣。

(2) 賦稅煩苛

唐自黃巢亂起，朱溫篡立，降至於宋，兵革迭興，軍需浩繁。自唐莊宗以孔謙爲三司使，峻法剝下，厚斂奉上。卽如鹽麩：鹽一斗，稅白米一斗五升，私販者十斤以上處死，刮麩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。麩則每畝納錢五文或三文，乾祐中私麩

不論斤兩皆死，廣順中改五斤以上。其峻法苛征，於斯可見。至於藩鎮私斂，——如趙在禮之「拔釘錢」，劉銖之加派「秋苗夏苗錢」——歷代括馬之舉，尤使民不堪命。其更甚者，擁立帝王則縱兵劫掠，賞賜功臣則重斂暴征；而契丹入洛，率取城中錢帛以賞軍，雖將相皆不免。民生斯時，何其苦也！

(3) 藩鎮跋扈

唐至中葉，藩鎮已橫，迨入五代，其風益厲。於是強者稱兵，弱亦難制，朝命不行，徒事姑息。楊師厚死，而末帝受賀。孟知祥叛，而明宗優撫。董璋殺姚洪，延澤鬻張式，楊光遠干預朝政，安重榮侮慢晉祖，亦皆屈意含容，未敢裁抑。而唐明宗廢帝之立，石晉、郭周之篡，亦莫不起自藩鎮。此五代之世所以極亂，而干戈終無已時也。

(4) 軍士驕橫

唐自中葉以後，河朔諸鎮，各自分據，節度廢立，權操軍士。至於五代，其風益

恣。武甯時溥，青州王師範，義武王郜，鄆州朱宣，天雄羅宏信，夏州趙在禮，無不由軍士擁立爲留後。計五代諸鎮，由朝命除拜者十五六，而軍士擁立者十三四焉。風會所至，雖帝王亦假手於軍士而後得立。蓋擁立主帥，則恩自下出，雖有犯科，不復敢問；而况富貴利達以擁立而唾手可得乎？於是藩鎮蔑視朝廷，軍士又脅制藩鎮，僭亂旣極，禍乃無藝。

(5) 武人專政

五代帝王多起自行伍，故內而宰相，外而節度，多用武人；而樞密之權，至唐而特重。郭崇韜、安重誨爲樞密，當時宰相爭傾附之。——崇韜父諱宏，則宰相奏改「宏」文館爲「崇」文館。明宗時，四方奏事，皆先白重誨而後聞。重誨與任圜有隙，則誣圜謀反而殺之。旣使楊彥溫以逐從珂，又殺彥溫以滅口。殿直馬延誤衝重誨前導，則先斬而後奏。郭威爲樞密，率兵平三叛，王守恩爲使相，肩輿出迎。威怒，立以白文珂代之。不待詔敕，更易大臣，樞密之權，等於人主；而武人橫恣，

竟惟意所爲矣。至於方鎮，率用武人，僅馮道、桑維翰以文人爲節度，爲時雖暫，要於五代爲僅見。牧民之事，非武人所習，而除拜刺史，亦論軍功。於是武夫悍將恃功縱下，爲害州郡，賣官鬻獄，割剝蒸民，百姓困弊，不已甚乎！

(6) 官吏貪黷

五代之際，上自皇后宰臣，下至刺史縣令，幾無不貪黷貨賂，或賣官鬻獄。若劉皇后，若郭崇韜，若蘇逢吉，若范延光，若楊光遠，若劉延朗……不可勝紀。而中官伶人，亦紛求財賄。朱友謙使相也，以無賂族誅；桑維翰宰輔也，以多財買禍。他如納賄多寡，定得州之善惡——見劉延朗傳——買屬閹宦，則固寵以取榮——見張全義及李嗣昭傳——甚至欲求一州，而貨其橐裝——見蘇逢吉傳——積財三十萬，而嘆無取主——見劉延朗傳——其情尤可哂已。若夫窟藏銅錢而殺無辜——見劉守光傳——吞沒第宅而族李崧，則其貪毒之念更有甚於盜賊矣。故其頹風已成，淪胥莫挽。彼藩帥劫財，循環相殺，又何足異哉！——見

范延光傳。

(7) 天性滅絕

朱溫篡唐，而友珪弑之；友珪既立，而友貞討之；友貞即位，又誅友孜；此梁父子兄弟之相殺也。——見梁家人傳。——莊宗既立，殺其叔父克寧，其弟存父；明宗篡立，殺其次子從榮；此唐父子叔姪之相殺也。劉守光囚父弑兄，——見劉守光傳，——李彥珣射母拒晉，——見范延光傳，——楊承勳幽父請降，——見楊光遠傳，——倫常乖異，天性滅絕。此皆有史以來所稀見者也。

(8) 淫亂無行

梁太祖病，而諸子各邀其婦以入侍，友文與友珪妻專房侍疾。太祖幸張全義第，凡全義妻女皆迫淫之，而全義感其救圍之恩，置而不校。劉皇后，莊宗妻也，而其弟友渥姦之。馮皇后，重胤婦也，而其姪出帝娶之。敬翔妻劉氏，尙讓妻也，敬翔已貴，猶侍太祖，而敬翔不敢詰。安重誨奉命西行，朱弘昭使其妻子奉事左右。

甚謹。劉守光烝其父妾。是豈知人間有羞恥事哉？

五代十三君，出於夷狄者八人。其興也暴，其亡也忽，及其滅也，子孫爲戮而嗣緒以斬。老子所謂「福兮禍所伏」，此之謂矣。

(四) 五代擾亂之原因

五代之亂，可謂極矣！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兄弟相殺，強藩相併，嚴刑峻法，橫征暴斂，奸豪迭出，盜賊蜂起。揆厥原因，亦自有由：

唐自中葉藩鎮跋扈，朝廷成「尾大不掉」之勢，諸侯存「彼可取代」之心。益以宦者弄權，黨禍迭興，而朝臣中官又各挾強藩以自重。於是奸豪得乘間崛起，遂移唐祚。此中央藉重於武人有以召之也。

五代君主多起行伍，罔識治體，率喜諂佞，好惡無常，黜陟自專。而仕宦之途，遂少忠義，視亡國辱君，未嘗屑意者，比比皆是。於是姦邪諂佞者受上賞，潔身自好者皆走避，而熱誠爲國者多誅死。——試讀石昂、郭崇韜、馮道傳自知——風

行草偃，遂以成習。故終五代之世，全節之臣僅三人焉。此時君妄自菲薄，不知尊賢養士之過也。

五代帝王皆以馬上得天下，其出身本至賤微。故爲軍將者，初不惜屈身以求進；及旣爲將而領方鎮，則以爲天子無種，兵強馬壯者皆可爲之。——見安重榮傳。——於是篡逆迭出，攻伐無已，視亡國喪君，爲有利可圖。——高行周不救李從益，劉知遠不救晉出帝皆是。——廣募軍卒，厚養死士，視人民疾苦，國家喪亂，舉無足重，惟求達其爲帝爲王之志而已。此五代之際所以奸豪迭出也。

朱全忠起自盜賊，而得轉移唐祚，故其一時佐命諸將，或先從黃巢，或出自行伍。及溫旣貴，隨從者亦皆位至將相。故五代將相，家多寒微；而求富貴利達者，遂皆視爲捷徑。風會所及，至今不衰。國之多亂，豈無故哉？

五代之君，率多昏庸。故佞邪得進，而忠義見誅。郭崇韜以佐命之臣，功居第一，一旦被讒，首領莫保；雖其行或有未善，而其所以爲國則忠也。安重誨、佐明宗

有天下，其功亦不可沒，一朝疑之，夫婦皆死，流血盈庭。馮道、張全義之徒，俯仰數朝，碌碌無所短長，而天下慕而稱譽之。此非公道不彰，賢惡莫辨歟？

五代政治多出武人，未嘗學問，舉無足稱。若豆盧革、韋說之徒，素餐尸位，罔諳治體。及周世宗出，政治始見修明。蓋彼輩武夫，剛愎自是，愚蠢自用，雖有賢者，言之而不見重。此五代政治所以無足稱也。

五代文士雖多，不聞有所建樹。惟馮道、桑維翰等，位兼將相，而皆無恥。道事四姓十君，自敍以爲榮。桑維翰喪權辱國，舉晉國臣於夷狄而不足，復尊之以父，且割地以媚之。士之無行，至於此極。苟生以取榮，遂成五代無恥之風。

管子曰：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；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五代之世，可謂無禮、義、廉、恥之極矣！歐陽子曰：「禮，義治人之大法；廉，恥立人之大節。」夫人至於無禮無義，亡廉寡恥，則何事不可爲，何物不可取。彼殺戮姦淫，橫暴無復人理者，直無禮、義、廉、恥之念耳。五代仕宦者多矣，而歐史僅得全節之士三人，其無禮、義、廉、

恥者，不亦衆乎？豈禮、義、廉、恥之道至五代而不彰乎？抑五代之人不知有所謂禮、義、廉、恥者在乎？是亦有故。蓋五代之時，盜賊——梁本紀——可以爲天子，嬖幸——見王峻傳——可以至將相，則「倖進」之念深中於人心而牢不可破。故未得之時，則忘其禮、義、廉、恥以求之；既得之，則不顧禮、義、廉、恥以守之；一旦失之，則泯其禮、義、廉、恥之念，以求復得之。於是求之者，得之者，失之者，舉不知禮、義、廉、恥爲何物。凡可以使其富貴利達者，父之可也，子之亦可也；兄之可也，弟之亦可也；變姓名可也，辱妻女亦可也；諂諛逢迎，惟恐或失。反乎是，雖父子不相容，兄弟不相能，傾陷排擠，篡弑攻殺，皆可以悍然行之而不顧。故其求富貴利達之心愈切，而禮、義、廉、恥之念愈泯。上行下效，習以成風，遂使中原騷亂，垂數十年。是皆倖進之念有以中之也。

或曰，「五代帝王或及身而弑，或子孫爲戮，求能全其後者，周世宗一人而已。至於領方鎮，握兵符，峨大冠，拖長紳者，則誅戮夷滅，不可勝紀，而能保其首領

以沒者，百不得一焉。則當時之爲帝王將相者，理宜知所警惕矣。乃前仆後繼，如駕已覆之車，而蹈其故轍，罔知憬悟。此何故哉？蓋禮、義、廉、恥之節，不敵其富貴利達之心，故其所爲，非徒不知有民，不知有國，更不知有其子孫，其甚者，並亡其身。古人謂「哀莫大於心死」，若五代君臣，直「心死」者耳，何足異哉？

(五) 選材之標準

(1) 五代史凡七十四卷，其列於紀傳、世家者，不下四百餘人，勢不能徧選而盡註之，故擇其事績之足以代表一代者，加以註釋。

(2) 所選各傳，取其互有關連者，同敘一事，此詳而彼略，并選之，以資參證。

(3) 讀書最苦枯燥，本書所選，則擇其興味濃厚，其史跡仍足以代表一代或一部分人物者。

(4) 凡本史有傳而未經選入之人，如見於已選各傳，則擇其事跡之要者，加於註內。

(5) 本紀、世家、考、附錄，或語太簡略，或事實不相連貫，或無關輕重，故皆從闕。如欲窺全豹，則可另讀五代史。

(6) 本書依汲古閣本，其中不無訛誤之處；而此次選註，參考書籍無多，缺漏之處，或亦未免；均望讀者有以指教而糾正之！

624.201
424
2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梁家人傳····· | 一一—一三 |
| 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····· | 一 |
| 二 元貞皇后張氏····· | 三 |
| 三 廣王全昱····· | 五 |
| 四 太祖子友文友珪····· | 八 |
| 唐家人傳····· | 一四—一四〇 |
| 五 莊宗神閔敬皇后····· | 一四 |
| 六 明宗淑妃王氏····· | 一三三 |
| 七 明宗子從榮····· | 一三〇 |

晉家人傳……………四一—五一

八 高祖皇后李氏……………四一

漢家人傳……………五二—五五

九 高祖皇后李氏……………五二

周家人傳……………五六—五九

十 柴守禮……………五六

梁臣傳……………六〇—八二

一一 敬翔……………六一

一二 寇彥卿……………六六

一三 劉鄩……………七〇

一四 楊師厚……………七八

唐臣傳……………八三—一四四

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----|
| 一五 | 郭崇韜 | 八三 |
| 一六 | 安重誨 | 九五 |
| 一七 | 周德威 | 一〇八 |
| 一八 | 史建瑭 | 一一五 |
| 一九 | 元行欽 | 一一九 |
| 二〇 | 李嚴 | 一二四 |
| 二一 | 劉延朗 | 一二八 |
| 二二 | 康義誠 | 一三五 |
| 二三 | 任圜 | 一三八 |
| | 晉臣傳 | 一四五—一五四 |
| 二四 | 桑維翰 | 一四五 |
| 二五 | 景延廣 | 一五〇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漢臣傳····· | 一五五—一六五 |
| 二六 蘇逢吉····· | 一五五 |
| 二七 史弘肇····· | 一六〇 |
| 死節傳····· | 一六六—一七一 |
| 二八 王彥章····· | 一六六 |
| 死事傳····· | 一七二—一七五 |
| 二九 姚洪····· | 一七二 |
| 三〇 王思同····· | 一七三 |
| 一行傳····· | 一七六—一七七 |
| 三一 石昂····· | 一七六 |
| 唐六臣傳····· | 一七八—一八二 |
| 三二 蘇循杜曉附····· | 一七八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義兒傳····· | 一八三—一九六 |
| 三三 李嗣昭····· | 一八三 |
| 三四 李存孝····· | 一九一 |
| 伶官傳····· | 一九七—二〇六 |
| 三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····· | 一九八 |
| 宦者傳····· | 二〇七—二一六 |
| 三六 張承業····· | 二〇七 |
| 三七 張居翰 李紹宏 孟漢瓊····· | 二一〇 |
| 雜傳····· | 二一七—二八五 |
| 三八 劉守光····· | 二一七 |
| 三九 李茂貞····· | 二二六 |
| 四〇 韓建····· | 二三四 |

| | | |
|----|-----|-----|
| 四一 | 趙鑾 | 一三八 |
| 四二 | 李振 | 一四四 |
| 四三 | 康延孝 | 一四七 |
| 四四 | 張全義 | 一五一 |
| 四五 | 王峻 | 一五七 |
| 四六 | 楊光遠 | 一六三 |
| 四七 | 張彥澤 | 一六八 |
| 四八 | 馮道 | 一七五 |
| 四九 | 呂琦 | 一八二 |

梁家人傳

太祖文惠皇后王氏

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，單州單父人也。其生三子：長曰廣王全昱，次曰朗王存，其次太祖。后少寡，攜其三子傭食蕭縣。人劉崇家，太祖壯而無賴，縣中皆厭苦之。崇患太祖傭惰，不作業，數加笞責。獨崇母憐之，時時自爲櫛沐，戒家人曰：「朱三，非常人也，宜善遇之！」

○單州，今山東單縣。單父故城在今單縣南。○今江蘇蕭縣西北。

黃巢起，太祖與存俱亡爲盜，從巢攻廣州，存戰死。居數歲，太祖背巢降唐，反以破巢，遂鎮宣武。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，迎后於崇家。使者至門，后惶恐走避，謂劉氏曰：「朱三落魄，無行，作賊死矣，何以至此邪？」使者具道太祖所以



然，后乃驚喜泣下，與崇母俱載以歸，封「晉國太夫人。」

○今廣東南海縣治。○軍名，唐末置。朱溫以宣武軍節度使篡唐，改開封府，即今河南省治也。○

通作「落泊」，志行衰惡之謂；今亦謂失業無聊曰「落魄」。

太祖置酒太夫人前，舉觴爲壽，歡甚。太祖啓曰：「朱五經○平生讀書，不登一第，○有子爲節度使，○無忝於先人矣。」后惻然良久，曰：「汝能至此，可謂英特；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！」太祖莫知其故。后曰：「朱二與汝俱從黃巢，獨死蠻嶺，其孤皆在午溝，○汝今富貴，獨不念之乎！」太祖泣涕謝罪，乃悉召存諸子以歸。

○太祖父名誠，以五經授徒，故云。○考試及格之稱，謂能列於等第中也。唐書：通四經，業成，上於尙

書吏部試之，登第者加一級，不第則習業如初。○官名，唐置。其始惟邊疆有之，後則全國徧設。所統

或一道，或數州，凡軍民之政，用人理財，皆得主之。其官有節度大使，節度副使，知節度事，行軍司馬，判

官，支使，等官。○約當今江蘇碭山縣地。

太祖剛暴多殺戮，后每誠之，多賴以全活。

大順○二年秋，后疾，卜者曰：「宜還故鄉。」乃歸，卒於午溝。太祖卽位，立四

廟，○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，后曰文惠皇后。

○唐昭宗年號。○高曾祖父四世之宗廟也。

元貞皇后張氏

太祖元貞皇后張氏，單州碭山縣渠亭里○富家子也。太祖少，以婦聘之，生

末帝。○太祖貴，封「魏國夫人。」后賢明精悍，動有禮法，雖太祖剛暴，亦嘗畏之。

太祖每以外事訪之，后言多中。太祖時時暴怒殺戮，后嘗救護，人賴以獲全。太祖嘗出兵，行至中途，后意以爲不然，馳一介○召之，如期而至。

○今江蘇碭山縣。○太祖子友貞也。初封均王，後討友珪，卽皇帝位。晉滅梁，爲其下所殺。○一介，

猶言一人也。按「介」與「个」古字通用。

郴王友裕攻徐州，○破朱瑾○於石佛山。瑾走，友裕不追，太祖大怒，奪其兵。

友裕惶恐，與數騎亡山中，久之，自匿於廣王。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。友裕晨馳入，見太祖拜伏庭中，泣涕請死。太祖怒甚，使左右摔出將斬之。后聞之，不及履，走庭中持友裕泣曰：「汝束身歸罪，豈不欲明非反乎？」太祖意解，乃免。

○友裕，太祖長子。徐州今江蘇銅山縣治。○唐僖宗時，瑾爲寧秦軍節度使，爲朱全忠所攻，奔淮南，

依揚行密。後行密將徐溫及子知訓欲除之，瑾乃殺知訓自刎死。

太祖已破朱瑾，納其妻以歸。后迎太祖於封丘。○太祖告之。后遽見瑾妻，瑾妻再拜，后亦拜，悽然泣下曰：「竟鄆與司空同姓之國。○昆仲之間，以小故興干戈，而使吾媼○至此，若不幸汴州○失守，妾亦如此矣！」言已又泣。太祖爲之感動，乃送瑾妻爲尼，后常給其衣食。——司空，太祖時檢校官○也。

○今河南封丘縣。○堯，五代時爲州，今山東滋陽縣西二十五里。鄆，五代時亦爲州，今山東東平縣

西北十五里。司空，官名，周時爲六卿之一。漢與司馬、司徒並列三公，歷代因之，掌水土之事。後人通稱

工部尚書爲大司空。瑾與太祖同姓朱，故云。○長婦曰媼，介婦曰娣，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媼。○唐

時州名，屬河南道，今河南開封縣治。⑤為加官，其官高於正官，猶清代之加銜也。東晉始置，唐因之。

天福○元年，后以疾卒。太祖即位，追冊為「賢妃」。初葬開封縣○潤色鄉，末帝立，追諡曰「元貞皇太后」。○祔於宣陵。④后已死，太祖始為荒淫，卒以及禍云。

○天福疑誤。按天福為晉高祖年號。當為天復或天祐。據五代會要：后於開平二年，追封「賢妃」；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追冊曰「貞元皇后」。○見前。○按廿四史考異云：「太」字衍。④合葬曰祔。宣陵為太祖陵，在洛京伊闕。

廣王全昱

廣王全昱，太祖即位封。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，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。太祖已貴，乃與其母俱歸宣武，領嶺南西道○節度使。以太師○致仕。

○唐置嶺南道，東際海，西極羣蠻，北據五嶺。後分為嶺南東西二道，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。○太師，太傅，太保，為三公，而太師最尊，歷代皆置之。

太祖將受禪，有司備禮前殿，全昱視之，顧太祖曰：「朱三，爾作得否！」

○代也，以天下傳與他人謂之禪讓。時太祖將代唐而為天子也。

太祖燕居，宮中與諸王飲博，全昱酒酣，取骰子擊盆而迸之，呼太祖曰：「朱三，爾碭山一百姓，遭逢天子，用汝為四鎮節度使，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，吾將見汝赤其族矣！」安用博為！太祖不悅，罷會。

○猶閒居也。

○時太祖為宣武、宣義、天平、護國四鎮節度使。

○誅殺者必流血，故云「赤族」。或云，

「赤」空也，謂一族盡空也。

全昱亦不樂在京師，常居碭山故里。三子皆封王：友諒衡王，友能惠王，友誨邵王。

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，以友諒為節度使。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，太祖怒曰：「今年宋州大水，何用此為！」乃罷友諒居京師。太祖臥病，全昱來視疾，與太祖相持慟哭，太祖為釋友諒，使與東歸。

○梁太祖年號。○唐時州名五代因之屬河南道今河南商邱縣南。

貞明○二年，全昱以疾薨。○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。

○梁末帝年號。○全昱以疾薨按五代會要：贈尚書令，諡「德靖」。

友能為宋滑○二州留後，陳州○刺史。所至為不法，姦人多依倚之。而陳俗好淫祠左道，其學佛者，自立一法號曰「上乘」晝伏夜聚，男女雜亂。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，建置官屬。友能初縱之，乙等攻劫州縣，末帝發兵擊滅之。

○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。○今河南淮陽縣治。

自康王友孜○謀反伏誅，末帝始疎斥宗室，宗室皆反。○貞明四年，○友能以陳州兵反，犯京師，至陳留，○兵敗還，走陳州，後數月降，末帝赦之，降為房陵侯。

○太祖子，目重瞳子，嘗自負當為天子。末帝即位，友孜使刺客夜入宮中，謀刺之。末帝寤，得刺客，手殺之，並誅友孜。○與「反側」同，言懷二心也。○按本紀在龍德元年。○今河南陳留縣治。

友誨爲陝州節度使，欲以州兵爲亂，末帝召還京師，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。梁亡，莊宗入汴，皆見殺。

○今河南陝縣治。

太祖子友文友珪

博王友文，字德明，本姓康，名勤。幼美風姿，好學，善談論，頗能爲詩。太祖養以爲子。太祖領四鎮，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。○太祖用兵四方，友文征賦聚斂，以供軍費。太祖卽位，以故所領宣武、宣義、天平、護國四鎮征賦，置建昌宮，○總之以友文爲使，封博王。太祖幸西都，友文留守東京。○

○度支官名，掌天下租賦物產，歲計所出而支調之，故謂之度支。歷代皆有之，卽今之財政部。又自漢以來，政府權鹽鐵之稅爲歲入，太宗、唐中葉始置「鹽鐵使」，梁因之。○征，徵稅也。賦，斂也。聚，會也。斂，收也。言其收聚民財，以供軍用也。○按五代會要：梁開平元年，置「建昌院」，管領兵車稅賦諸色課利，有正使副使，後唐同光四年二月，改「國計使」。○梁以洛陽爲西都，洛陽詳下註中。以汴州爲東

都汴州，見元貞皇后張氏傳。

庶人友珪者，太祖初鎮宣武，略地宋毫。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。長而辯黠多智。博王友文多材藝，太祖愛之，而年又長。太祖卽位，嫡嗣未立，心嘗屬友文。

○友珪弑太祖自立，末帝卽位，廢爲庶人。○五代時爲州，今安徽毫縣治。○客舍也。

太祖自張皇后崩，無繼室，諸子在鎮，皆邀其婦入侍。友文妻王氏有色，尤寵之。太祖病久，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。侍疾。太祖病少間，謂王氏曰：「吾知終不起，汝之東都召友文來，吾與之決。」蓋心欲以後事屬之。乃謂敬翔曰：「友珪可與一郡，輒使之任。」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。

○猶言專寵也。○見梁臣傳。○今山東掖縣治。

太祖素剛暴，旣病而喜怒難測。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。友珪大懼。其妻張氏曰：「官家○以傳國寶與王氏，使如東都召友文，君今受禍矣！」夫婦相對而

泣。

○左降也。猶言降職也。○謂天子也。三王官天下，五帝家天下，故曰「官家」。

左右勸友珪曰：「事急計生，何不早日自爲圖！」友珪乃易服，微行入左龍虎軍，○見統軍韓勅計事，勅夜以牙兵○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○而入。夜三鼓，斬關入萬春門，至寢中，侍疾者皆走。太祖惶駭起呼曰：「我疑此賊久矣！恨不早殺之！逆賊忍殺父乎！」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，太祖旋柱而走，劍擊柱者三，太祖憊仆於牀，廷諤以劍中之，洞其腹，腸胃皆流。友珪以裊褥○裹之，瘞○之寢中，祕喪四日。乃出府庫，大賚羣臣及諸軍。遣受旨丁昭浦矯詔○馳至東都，殺友文。又下詔曰：「朕艱難創業，踰三十年，託于人上，忽焉六載，中外協力，期于小康。○豈意友文陰畜異圖，將行大逆。昨二日夜，甲士突入大內。○賴郢王友珪忠孝，領兵剿戮，保全朕躬。然而疾恙震驚，彌所危殆。友珪克平兇逆，厥功靡倫，宜委權主軍國，然後發喪。」乾化二年六月既望，友珪於柩前卽皇帝位，拜韓勅忠武

軍節度使，^④以末帝爲汴州留後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。^⑤友謙不受命，而懷州龍驤軍^⑥三千，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，自言討賊。三年正月，友珪祀天於洛陽^⑦南郊，改元^⑧曰鳳歷。

○京城軍名，按五代會要，梁開平元年，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，以親王爲軍使。○封氏見聞記：

近俗尙武，通稱府門曰牙門，外刻木爲牙，立於門側，以象獸牙。牙兵，猶言府兵也。○天子宿衛近侍

之兵。唐武后置控鶴府，爲近幸之官，尋廢。其後天子宿衛兵稱控鶴軍。○裊，衣巾切，音因，重席也，謂

加於褥上者，猶今毯子。褥，儒欲切，音辱，本作蓐，坐臥具。○瘞，倚例切，讀若翳，幽靈也，謂埋藏也。○

僞造妄託曰矯矯詔，詐稱皇帝之詔書也。亦作「橋詔」。○政教修明，使人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如禹、

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治，皆謂之小康。見禮運。○天子所居曰「大內」。○十五曰望，既望謂十六日

也。○忠武軍治同州，今陝西大荔縣，唐改匡國軍。○河中唐時爲府，今山西永濟縣治。朱友謙本名簡，

太祖錄以爲子，更名友謙。後降晉，封西平王。莊宗時，伶人宦官求賂於友謙，友謙無以應，被讒族誅。中

書令官名，中書省之長官也，典奏事尙書，唐後多以大臣任之。○懷州今河南沁陽縣治。龍驤軍，美

其軍矯健如龍之騰驤也。④祀天祭天也。洛陽今河南洛陽縣治。⑤古者新君即位，逾年改元，不設年號，亦無中途改元之制。戰國以後，其制漸改，歷朝因之。

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①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。二月，象先以禁兵入宮，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，將踰城以走，不果，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，廷諤亦自殺。

①駙馬官名。漢置駙馬都尉，掌駙馬，謂掌副車之馬也。魏晉以後，尚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，世人因稱主婿為駙馬。巖詳後趙繼傳。

末帝即位，復友文官爵，廢友珪為庶人。

嗚呼！春秋之法，是非與奪之際，難矣哉！或問「梁太祖以臣弑君，友珪以子弑父，一也；與弑即位，踰年改元，春秋之法，皆以君書，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。」何也。且父子之惡均，而奪其子，是與其父也，豈春秋之旨哉？予應之曰：梁事著矣！其父之惡，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；然末帝之志，不可以不伸也。春秋之法：君弑而

賊不討者，國之臣子任其責；予於友珪之事，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。

○記天子之事曰本紀。

唐家人傳

莊宗神閔敬皇后

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，魏州成安[○]人也。莊宗正室[○]曰衛國夫人韓氏，其次燕國夫人伊氏，其次后也。初封魏國夫人。

[○]魏州，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。成安[△]，今河北成安縣治。[○]嫡妻也。

后父劉叟，黃鬚善醫卜，自號「劉山人」。后生五六歲，晉王攻魏，掠成安。裨將袁建豐[○]得后，納之晉宮。貞簡太后[○]教以吹笙歌舞。既笄[○]，甚有色，莊宗見而悅之。莊宗已爲晉王，太后幸其宮，置酒爲壽，自起歌舞。太后歡甚，命劉氏吹笙佐酒。酒罷去，留劉氏以賜莊宗。

[○]裨[△]，輔也。稱將佐曰偏裨。袁建豐，幼爲晉王所收養，數從征伐有功。莊宗時，歷任洛相、隰三州刺史，病

廢。明宗時，召還京，加檢校太尉，遙領鎮南軍節度使，卒。○晉王妃，莊宗母也。○禮：女子十有五年

而笄，故言女子成年曰及笄。

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，得符道昭妻侯氏，專寵諸宮，宮中謂之「夾寨夫人」。莊宗出兵四方，常以侯氏從軍。其後劉氏生子繼岌，○莊宗以爲類己，愛之，由是劉氏寵益專。自下魏博，○戰河上十餘年，獨以劉氏從。

○繼岌，莊宗長子，封魏王。伐蜀還，未至京而明宗反，爲其下所殺。事分見任圜及郭崇韜傳。○山東

聊城縣西北十五里。

劉氏多智，善迎意承旨，其他嬪御，○莫得進見。其父聞劉氏已貴，詣魏宮上謁。莊宗召袁建豐問之。建豐曰：「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，時有黃鬚丈人護之。」乃出劉叟示建豐，建豐曰：「是也。」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，以門望相高，因大怒曰：「妾去鄉時，略可記憶，妾父不幸，死於亂兵，妾時環尸慟哭而去，此田舍翁，安得至此！」因命答劉叟於宮門。

○古者天子后立六宮，三夫人，九嬪。嬪，官名。又妃也。又嬪妃謂之御。周禮：以婦職之法教九御。

莊宗已卽帝位，欲立劉氏爲皇后，而韓夫人正室也，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，以故難其事而未發。宰相豆盧革、樞密郭崇韜。○希旨上章，言劉氏當立，莊宗大悅。同光二年四月己卯，○皇帝御文明殿，遣使冊○劉氏爲皇后。后受冊，乘重翟車，鹵簿鼓吹，見於太廟。○韓夫人等皆不平之，乃封韓氏爲「淑妃」，伊氏爲「德妃」。

○豆盧革，唐名族，莊宗卽位，拜平章事。革雖名族，素不學問，除拜官吏，多失其序，俯仰默默，無所聞。天成初，以事竄謫，尋賜自盡。郭崇韜見後唐臣傳。○莊宗年號。按本紀是年二月癸未，立劉氏爲皇后，

與此傳月日不同。五代會要云：「是月十三日行皇后冊禮。」今檢通鑑長曆，是月己巳朔，則乙卯乃十一日，非十三日也。○符命也。封爵所授之文曰冊。○翟，雉尾也。用爲王后車飾，以障蔽車之前後。鹵簿，儀仗也。其說不一。或謂鹵，大盾也。天子出，兵衛以盾甲爲前導，皆著之簿，故曰鹵簿。或謂天子駕出，例以鹵水灑道，取其不乾驟，足以清塵；儀衛之簿籍，以鹵爲始事，故曰鹵簿。太廟，天子之祖廟也。

莊宗自滅梁，志意驕怠，宦官伶人亂政，后特用事於中。自以出於賤微，踰次得立，以爲佛力。又好聚斂，分遣人爲商賈，至於市肆之間，薪芻果茹，皆稱中宮所賣。四方貢獻，必分爲二，一以上天子，一以入宮中。宮中貨賄山積，惟寫佛書，饋賂僧尼。而莊宗由此亦佞佛。

○佞，諂也。佞佛，謂信佛也。

有胡僧自于闐○來，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。僧遊五臺山，○遣中使供頓，○所至傾動城邑。又有僧誠惠，自言能降龍。嘗過鎮州，王鎔○不爲之禮，誠惠怒曰：「吾有毒龍五百，當遣一龍揭片石，常山○之人皆魚鱉也。」會明年溇沱○大水，壞鎮州關城，人皆以爲神。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，誠惠安坐不起。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，獨郭崇韜不拜也。

○漢西域古國。自漢至宋，皆通中國。今新疆和闐縣，原屬喀什噶爾。○今山西五臺縣東北。○中

使謂宮庭之使頓宿食之所也。○鎔爲鎮州節度使。初事梁，後事莊宗。仁而不武，不親軍政；又惑於

左道，爲其下所殺。鎮州今河北正定縣治。⑤今河北正定縣南。⑥河名「滹」亦作「噎」源出山西

繁峙縣東之秦戲山。由代縣、崞縣、定襄、五台、孟縣境入河北，歷平山、正定、獻縣等縣，合滏陽河東北流，爲子牙河，至天津，會北運河入海。

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，太后稱「詔令」，皇后稱「教命」，兩宮使者，旁午①於道。許州②節度使溫韜③以後佞佛，因請以私第爲佛寺，爲后薦福。莊宗數幸郭崇韜、元行欽④等私第，常與后俱。其後幸張全義⑤第，酒酣，命后拜全義爲養父。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，問遺不絕。

①一縱一橫曰「旁午」，謂縱橫交錯也。今亦謂事繁曰「旁午」。②許州今河南許昌縣。③溫韜華原人。

初事李茂貞，冒姓李，名彥韜。繼降梁，復其姓，更名曰昭圖，爲靜勝軍節度使。在鎮發掘唐諸陵，昭陵所藏鍾、王筆迹，遂傳人間。後降唐，賜姓名李紹冲。明宗入洛，收下獄，尋流德州賜死。④見後唐臣傳。

⑤見後雜臣傳。

莊宗有愛妾，甚有色而生子，后心患之。莊宗燕居宮中，元行欽侍側，莊宗問

曰「爾新喪婦，其復娶乎？吾助爾聘！」后指愛姬請曰：「帝憐行欽，何不賜之？」莊宗不得已，佯諾之。后趣行欽拜謝，行欽再拜起，顧愛姬，肩輿已出宮矣。莊宗不樂，稱疾不食者累日。

同光三年秋大水，兩河之民流徙道路，京師賦調不充，六軍之士，往往殍踣，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，百姓愁苦，號泣於路。莊宗方與后荒於畋遊。十二月己卯，獵於白沙。后率皇子後宮畢從，歷伊闕，宿龔澗。癸未乃還。

○今河南中牟縣西三十里。

○伊闕，今河南洛陽縣南。龔澗，按亦當在河南洛陽縣南。

是時大雪，軍士寒凍。金槍衛兵萬騎，所至責民供給，壞什器，徹廬舍而焚之，縣吏畏恐，亡竄山谷。明年三月，客星犯天庫，有星流於天棊。占星者言：「御前當有急兵，宜散積聚以禳之。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，莊宗許之。后不肯曰：「吾夫婦得天下，雖因武功，蓋亦有天命，命既在天，人如我何？」宰相論於延英。后於屏間耳屬之，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：「諸侯所貢，給賜已盡，宮中

所有，惟此耳；請鬻以給軍！宰相惶恐而退。

○客星^{△△}素非習見而忽見之星也。天庫星名，軫南衆星曰天庫。天棊星名，「棊」音棒，紫宮右三星曰天棊。○殿名。

及趙在禮○作亂，出兵討魏，始出物以賚軍。軍士負而詬曰：「吾妻子已餓死，得此何爲！」莊宗東幸汴州，從駕兵二萬五千。及至萬勝，○不得進而還。軍士離散，所失大半。

○在禮，涿州人，字幹臣。莊宗時爲指揮使，後作亂，稱魏州兵馬留後。明宗時，歷鎮橫海、寧泰等處，所至邸店羅列，積貲巨萬。晉末帝時，鎮宋州，民尤苦之。已而罷去，宋人喜相謂曰：「眼中釘，拔去矣！」尋復職，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，自號「拔釘錢」。晉亡，契丹入汴，在禮遇拽刺等，迎拜馬首，侵辱誅求，不勝其憤，遂自經死。○今河南中牟縣東。

至嬰子谷，○道路隘狹，莊宗見從官執兵杖者，皆以好言勞之曰：「適報魏王平蜀，○得蜀金銀五十萬，當悉給爾等。」對曰：「陛下與之太晚，得者亦不感。」

恩。莊宗泣下，因顧內庫。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。容哥對曰：「盡矣！」軍士叱容哥曰：「致吾君至此，皆由爾輩！」因抽刀逐之，左右救之而免。容哥曰：「皇后惜物，不以給軍，而歸罪於我，事若不測，吾身萬段矣！」乃投水而死。

○按當在河南西北境。○蜀，今四川舊成都、龍安、潼川、雅州四府，邛州及保寧府劍閣以西皆其地。

治今之成都縣。史稱前蜀爲五代十國之一，唐末王建據蜀稱帝，共二主三十五年。——起民國前一

○二一年終九八七年。○內庫，宮內之府庫也。莊宗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，州縣上供者入外府，充

給費；方鎮貢獻者入內府，充宴遊及賜給左右。見通考。

郭從謙○反，莊宗中流矢，傷甚，臥絳霄殿廊下，渴欲得飲；后令宦者進飧酪，

不自省視。

○詳後伶人傳。○飧，熟食也。朝曰饗，夕曰飧。又水和飯也。酪，漿也，酒類也。又果食煮之成漿曰酪。

莊宗崩，后與李存渥○等焚嘉慶殿，擁百騎出師子門，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，欲於太原。○造寺爲尼，在道因與存渥姦；及至太原，乃削髮爲尼。明宗入

立，遣人賜后死。③晉天福④五年，追諡曰「神閔敬皇后。」

○存渥，太祖子，封申王。莊宗時，妖人楊千郎用事，存渥與存義往往朋淫於其家。及莊宗崩，存渥與劉后奔太原，至風谷，爲部下所殺。③今山西省太原縣治。④后爲符彥超所殺。⑤晉高祖年號。

自唐末喪亂，后妃之制不備；至莊宗時，後宮之數尤多，有昭儀、昭容、昭媛、出使、御正、侍真、懿才、咸一、瑤芳、懿德、宣一……等，其餘名號不可勝記。莊宗遇弒，後宮皆散走，朱守殷①入宮，選得三十餘人，號國夫人夏氏，以嘗幸於莊宗，守殷不敢留。明宗立，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，獨夏氏無所歸，乃以河陽②節度使夏魯奇③同姓也，因以歸之，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④。贊華性酷毒，喜殺人，婢妾微過，常加封灼。夏氏懼，求離婚，乃削髮爲尼以卒。而韓淑妃、伊德妃，皆居於太原。晉高祖反時，爲契丹所虜。

○守殷，少事莊宗爲奴，名會兒。莊宗卽位，以守殷爲軍使，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給。莊宗崩，明宗入洛，遷宣武軍節度使，尋閉城反，兵敗自殺。③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。④青州人，字邦傑，初事梁，後

奔晉，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奇，後復故。鎮河陽，爲政有惠愛。徙鎮忠武，民留不得行。後徙鎮武信。董璋反，攻遂州，城中食盡，自刎死。④按五代史攷異：突厥當作突欲贊華。本契丹阿保機長子，名突欲，爲東丹王。及阿保機死，契丹人共立其弟耀屈之，（卽德光）突欲奔唐。明宗賜其姓爲東丹，名慕華，拜懷化軍節度使。二年，更賜姓名曰李贊華。後爲唐廢帝所殺。

明宗淑妃王氏

淑妃王氏，邠州餅家子也。有美色，號「花見羞」。少賣梁故將劉鄩，爲侍兒，鄩卒，王氏無所歸。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，方求別室，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，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。

①今陝西邠縣治。

②見梁臣傳。

③不悉其家世。明宗未卽位前卒，追冊爲皇后，謚曰「昭懿」。

④

別室，亦作別房，妾也。

⑤詳後唐臣傳。

王氏素得鄩金甚多，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，人人皆爲王氏稱譽，明宗益愛之。而夫人曹氏，爲人簡質，常避事，由是王氏專寵。

○簡略也。質樸實無文也。○猶言專房之寵也。

明宗即位，議立皇后，而曹氏當立。曹氏謂王氏曰：「我素多病，而性不耐煩，妹當代我。」王氏曰：「后，帝匹也，至尊之位，誰敢干之？」乃立曹氏為皇后，王氏為「淑妃」。

○匹，偶也，配也，言彼此相等而配合也。○求也。

妃事皇后亦甚謹，每當晨起盥櫛服御，皆妃執事左右。及罷朝，帝與皇后食，妃侍食徹，乃退，未嘗少懈。皇后心亦益愛之。然宮中之事，皆主於妃。

○盥，盥器也。又以盤水洗沃曰盥。櫛，梳篦之總名也。又理髮曰櫛。服御，衣服車馬也。

明宗病，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，遂專用事，殺安重誨，秦王從榮，皆與焉。劉鄩諸子，皆以妃故，封拜官爵。

○從榮，見唐家人傳。孟漢瓊，見宦者傳。

愍帝即位，册尊皇后為皇太后，妃為皇太妃。

○明宗第五子從厚也。

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，命妃母之，是爲許王從益。

從益乳母○司衣王氏，見明宗已老，而秦王握兵，心欲自託爲後計，乃曰：「兒思秦王。」是時從益已四歲，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，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，遂與從榮私通，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。

○舊律：以父妾哺乳者爲乳母。見朱子家禮三父八母服制條。古亦稱「嫗母」爲乳母。今通俗稱「乳嫗」爲乳母。

從榮已死，司衣王氏以謂「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，而以反見誅」，出怨言。愍帝聞之，大怒，賜司衣王氏死，而事連太妃，由是心不悅，欲遷之至德宮，以太后素善妃，懼傷其意而止，然待之甚薄。

廢帝○入立，嘗置酒妃院，妃舉酒曰：「願辭皇帝爲比丘尼。」○帝驚問其故，妃曰：「小兒處，偶得命，若大人不容，則死之日，何面見先帝！」因泣下，廢帝亦

爲之悽然，待之頗厚。

○本姓王，小名阿三，母魏氏。明宗過平山，掠得之，遂以爲子。○釋氏謂行乞爲比丘。見魏書。蓋謂僧之募化者也。比丘尼，女僧也。

石敬瑭○兵犯京師，廢帝聚族將自焚，妃謂太后曰：「事急矣，宜少回避，以俟姑夫。」太后曰：「我家至此，何忍獨生！妹自勉之！」太后乃與帝俱焚死。○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○以免。

○晉高祖也，夷人，爲明宗壻。後末帝疑之，遂叛。以契丹力得國，尊契丹爲「父皇帝」，割燕雲十六州以獻之。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。按應作和武憲皇后與廢帝俱焚死。因追行冊諡，不應疏而不載。○鞠，皮毬也。踢毬，古謂之踢鞠，亦曰蹙鞠。鞠院，蹴鞠之所也。

晉高祖立，妃自請爲尼，不可，乃遷於至德宮。晉遷都汴，以妃子母俱東，置於宮中。高祖皇后事妃如母。天福四年九月癸未，詔以郇國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，以奉唐祀，服色旌旗，一依舊制。太常○議立莊宗、明宗、愍帝三室，以

至德宮爲廟，詔立高祖、太宗爲五廟，使從益歲時主祠。

○在今山西猗氏縣。○官名，掌宗廟禮儀。

出帝○卽位，妃母子俱還洛陽。契丹犯京師，趙延壽○所尙○明宗公主已死，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，是爲「永安公主」。公主不知其母爲誰，素亦養於妃，妃至京師主婚禮。德光見明宗畫像，焚香再拜，顧妃曰：「明宗與我約爲弟兄，爾吾嫂也。」已而斬^④之曰：「今日乃吾婦也！」乃拜從益爲彰信軍^⑤節度使，從益辭不之官，與妃俱還洛陽。

○敬瑭兄敬儒子，重貴也。高祖六子，五皆早死，重睿幼，故重貴得立。卽位後，與契丹絕盟。後契丹大舉侵晉，執帝北去，封爲負義侯，不知所終。○常山人，本姓劉，爲趙德鈞養子。仕唐，累遷樞密使，鎮徐州。

晉高祖起義，末帝委延壽北伐，陷於契丹。契丹主委以圖南，許以中原帝之。乃誘導番軍，蠶食河朔。既封燕王，爲樞密使，又求立爲皇太子，契丹主不許。後爲契丹永康王所執，籍其家，以延壽入國，竟卒於契丹。○娶公主謂之尙[△]主尊帝王之女，不敢言娶，故曰「尙」。○斬[△]，恥辱之也。戲而相愧曰「斬」。

⑤今山東曹縣西北。

德光北歸，留蕭翰守汴州，漢高祖起太原，翰欲北去，乃使人召從益，委以中國。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，以避使者。使者迫之以東，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。

○翰契丹之大族，其號阿鉢，本無姓氏。翰妹亦嫁德光，契丹呼翰爲國舅，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。○

劉知遠也。本沙陀部人，佐晉高祖起兵，有功，拜中書令，封太原王。及契丹滅晉，不赴難，旋卽帝位於晉陽，國號漢，後都汴。在位一年崩。○明宗陵也。

從益御崇元殿，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，晉羣臣拜殿下。羣臣入謁太妃，妃曰：「吾家子母孤弱，爲翰所迫，此豈福邪？禍行至矣！」乃以王松、趙上交爲左右丞相，李式、翟光鄴爲樞密使，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。

○王松晉高祖時累拜工部尙書。及漢高祖入洛，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，使勿自

疑，松自指其胸，引郭子儀自謂以語人曰：「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。」聞者笑之。趙上交，本名遠，因避漢高祖諱，以字行。歷仕晉、漢、周、宋以幹聞。當時稱有「公輔器」。○李式，以平隱著稱。善楷隸。翟光鄴，字化基，歷事唐、晉、漢、宋。爲人沈默多謀，事繼母以孝聞。樞密使，唐代宗始置，以宦者爲之，掌承受表奏。梁改爲崇政使，更用士人。唐莊宗命幸臣兼樞密使，其權愈重。○劉祚，本史無傳。燕王趙延壽之將也。

漢高祖擁兵而南，從益遣人召高行周、武行德等爲拒。○行周等皆不至，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。妃曰：「吾家亡國之餘，安敢與人爭天下？」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。

○高行周，繼思子，字尙質。李克用旣盡殺繼思兄弟，行周時年十餘歲，收之帳下。稍長，補以軍職。歷仕唐、晉、漢、周爲節度使，封齊王。武行德，榆次人。貌奇偉，勇力過人，歷仕晉、漢、周、宋，積官至太子太傅卒。拒與「距」同，抗也。抵禦也。

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，遣郭從義。○先入京師，殺妃母子。妃臨死呼曰：

「吾家母子何罪！何不留吾兒，使每歲寒食，持一盂飯，灑明宗墳上！」聞者悲之。從益死時年十七。

①其先沙陀部人，後家太原，仕漢高祖。開寶中，以太子太師致仕。從義厚重有謀略，尤善飛白書。②荆楚歲時記：冬節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風甚雨，謂之寒食，禁火三日。據曆，合在清明前二日。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。

明宗子從榮

秦王從榮，天成①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，拜天雄軍節度使，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③三年，徙鎮河東。④長興元年，⑤拜河南尹，⑥兼判六軍諸衛事。

⑦明宗年號。⑧司徒，官名，為三公之一，掌以禮教導民。清時稱戶部尚書為大司徒，御史，官名，周時掌贊書而授法令。秦漢並為親近之職，長官曰御史大夫。後漢以來，始專彈劾之任，歷代因之。天雄軍，今河北大名縣東十里。⑨官名，唐時以尚書、中書、門下三省之長官為宰相，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。

以他官攝其職，謂之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省稱同平章事。按平章有品評籌劃之意。④今山西永濟

縣治。⑤明宗年號。⑥尹，官名，衆官之長也。如道尹，府縣尹之類。⑦任防護之職者曰衛，時唐有

衛軍也。

從璟○死，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，又握兵柄。然其爲人，輕雋而鷹視，○頗喜儒學，爲歌詩，多招文學之士，賦詩飲酒，故後生浮薄之徒，日進諛佞以驕其心。自將相大臣皆患之。明宗頗知其非，而不能裁制。

○明宗長子，爲人驍勇善戰，而謙退謹飭。明宗反，從璟在莊宗側，帝欲遣從璟通問，元行欽以爲不可，遂殺之。○輕輕脫也。雋音駿，與俊通，異也。鷹視，狼戾貌。

從榮嘗侍側，明宗問曰：「爾軍政之餘，習何事？」對曰：「有暇讀書，與諸儒講論經義爾。」明宗曰：「經有君臣父子之道，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。吾見先帝好作歌詩，甚無謂也。汝將家子，文章非素習，必不能工，傳於人口，徒取笑也。吾老矣，於經義雖不能曉，然尙喜屢聞之，其餘不足學也。」

是歲秋，封從榮秦王。故事：諸王受封，不朝廟。而有司希旨，欲重其禮，乃建議曰：「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。」所以示不敢專。今受大封而不告廟，非敬順之道也。」於是從榮朝服，乘輅車，具鹵簿，至朝堂，受冊出，載冊以車，朝於太廟。京師之人，皆以爲榮。

○廟宗廟也。○禘嘗皆祭名，大祭也。禮王制：春勺，夏禘，秋嘗，冬蒸。爵位也。祿俸也。○大車也。

三年，加兼中書令。有司又言：「故事：親王班宰相下。」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，不稱。」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。○

○班宰相下者，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也。○右上也。

四年，加尙書令，食邑萬戶。○太僕少卿何澤。○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。

○食邑言食其邑之租入，如古之采地也。○太僕官名，掌祭禮祭品。何澤少好學，長於詩歌。外雖直

言，內實邪佞。年七十，尙希仕進。晉高祖入立，召爲太常少卿，卒於家。

是時明宗已病，得澤書不悅，顧左右曰：「羣臣欲立太子，吾當養老於河東。」

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，大臣皆莫敢可否。從榮入白曰：「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，臣實不願也。」明宗曰：「此羣臣之欲爾！」從榮出，見范延光、趙延壽等曰：「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，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。」延光等患之，乃加從榮「天下兵馬大元帥」。

○臨漳人，字子瓊。唐明宗牧相州，延光爲親校。明宗下鄆州，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，累爲明宗間行達機事於莊宗，爲梁兵所獲，榜笞數百，威以白刃，終不洩其事。莊宗入汴，得釋。累官檢校太師。高祖時，封臨清王，已叛，復降，拜天平軍節度使。以太子少師致仕。爲其仇楊光遠所害。○神異：東方宮門有銀榜，以青石碧鏤，題曰「天地長男之宮」。故太子所居之宮，曰東宮，又曰青宮。

有司又言：元帥或統諸道，或專一面，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。其禮無所考按，請自節度使以下，凡領兵職者，皆具囊鞬，以軍禮庭參。○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，初見亦如之，其後許如客禮。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，皆用帖文。○升班在宰相上。

○橐鞬馬^{△△}上盛弓矢器也。軍禮庭參^{△△△△}以軍禮參見於庭也。○符[△]以竹爲之，書文字其上，剖而爲二，各存其一，合之以爲徵信者也。又或以木及金玉爲之。帖[△]以帛作書也。古書於帛者曰帖，書於竹木者曰簡冊。

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，皆有頒給。控鶴、捧聖、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，絹十疋，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，都頭以下，七疋至三疋。又請嚴衛、捧聖千人爲牙兵，每入朝，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，見者震懾。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，○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。

○控鶴^{△△}捧聖^{△△}嚴衛^{△△}皆京城諸軍也。按五代會要：應順元年三月，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爲「嚴衛」左右軍，龍武、神武四十指揮爲「捧聖」左右軍。從榮爲元帥，在明宗朝，似不應有「嚴衛」「捧聖」之名。又長興三年三月，勅衛軍、神威、雄威、英魏府、廣健，已下指揮，宜改爲左右羽林，置四十指揮，每十指揮立爲一軍，每一軍置指揮使一人，兼分爲左右廂。指揮使、禁衛之官也。人馬一匹，絹十疋者，言每人賜馬一匹，絹十疋也。○淮[△]指淮河流域之地：西抵漢，南據江，北距淮，今湖北大江以北，漢水以東，及江蘇

安徽江以北淮以南之地。檄古之官文書，用木簡，長尺二寸，徵召曉諭詰責等皆用之。

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，宰相難其事，因請從榮自擇。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，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。○明宗曰：「學士代予言，不可也。」從榮出而恚曰：「任以元帥，而不得請屬寮，非吾所諭也！」

○翰林院官署名。唐初置翰林院，爲內庭供奉之所。玄宗別置學士院，後遂兼翰林之稱爲翰林學士。侍直禁庭，專司制誥。崔悅字子文，工文辭，歷仕唐、晉。曾知貢舉，時有孔英者，醜行素著，桑維翰謂悅曰：「孔英來矣！」悅誤其意，乃考英及弟，物議大譁。後卒於西京。刑部舊官制六部之一，掌刑法訟獄之事。侍郎卽尙書郎。隋煬帝於六部各置侍郎一人，以貳尙書，歷代因之。沿至清末，又改各部侍郎爲各部副大臣，卽今之各部次長也。任贊，本史無傳。判官，判公事之官也。○諭，知也。

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，而輕脫○如此，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。惟延光、延壽陰有避禍意，數見明宗，涕泣求解樞密，二人皆引去；而從榮之難作：

○輕脫，輕率脫略也。

十一月戊子雪，明宗幸宮西士和亭，得傷寒疾。己丑，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、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，帝不能知人。王淑妃告曰：「從榮在此！」又曰：「弘昭等在此！」皆不應。從榮等去，乃遷於雍和殿，宮中皆慟哭。至夜半後，帝蹶然自興。於榻而侍疾者皆去。顧殿上守漏。宮女曰：「夜漏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四更矣！」帝卽唾肉如肺者數片，涎液斗餘。守漏者曰：「大家省事乎？」曰：「吾不知也！」有頃，六宮皆至，曰：「大家還魂矣！」因進粥一器。至旦，疾少愈，而從榮稱疾不朝。

○范延光、趙延壽既罷相，詔以弘昭、馮贇代二人。弘昭，太原人，少事明宗爲客將。明宗崩，迎立愍帝。潞王從珂反，愍帝召弘昭計事，弘昭投井死。贇亦太原人，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，與弘昭共迎立愍帝。從珂反，弘昭死，安從進聞之，乃殺贇於其家。其母新死，母子棄尸於道，妻子皆見殺。○知，知識別也。不能知人，謂不省人事也。○蹶，然驚起貌。興，起也。○漏，古計時器。○大家，親近侍從官稱天子曰「大家」。○古者天子后立六宮，皇后正寢一，燕寢五，夫人以下分居焉。

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。賢於己，而懼不得爲嗣；其居平驕矜自得，及聞人道宋王之善，則愀然有不足之色。其入問疾也，見帝已不知人，旣去而聞宮中哭聲，以謂帝已崩矣，乃謀以兵入宮，使其押衛馬處鈞告弘昭等，欲以牙兵入宿衛，問何所可以居者。弘昭等對曰：「宮中皆王所可居，王自擇之！」因私謂處鈞曰：「聖上萬福。」王宜竭力忠孝，不可草草。處鈞具以告從榮。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：「爾輩不念家族乎？」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，曰：「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。」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，謀於竹林之下。義誠有子在秦王府，未敢決其謀，謂弘昭曰：「僕爲將校，惟公所使爾！」弘昭大懼。

①唐家人傳未詳。

②本史未詳。

③萬福，言萬福駢臻也。意謂明宗未死也。

④草草，謂勞心也。又

凡事苟簡亦曰草草。

⑤宣徽使，官名，唐置宣徽南北院使，以宦官任之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

籍，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事，五代因之，往往以大臣爲之。⑥詳唐臣傳。

明日，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：「吾今日入居興聖宮。」又告義誠，義誠許諾。贇即馳入內，見義誠及弘昭、漢瓊等，坐中興殿閣議事。贇責義誠曰：「主上所
以畜養吾徒者，爲今日爾。今安危之機，間不容髮。○奈何以子故懷顧望，使秦王
得至此門！主上安所歸乎？吾輩復有種乎？」漢瓊曰：「賤命不足惜，吾自率兵拒
之。」即入見曰：「從榮反，兵已及端門。」宮人相顧號泣。明宗問弘昭等曰：「實有
之乎？」對曰：「有之！」明宗以手指天泣下，良久曰：「義誠自處置，毋令震動京
師。」潞王子重吉○在側，明宗曰：「吾與爾父起微賤，至取天下，數救我於危窘，
從榮得何氣力，而作此惡事？爾亟以兵守諸門！」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。

○相距極近，中無容一髮之間隙也。謂事極迫急也。○重吉，從珂子也。及從珂反，愍帝遂殺之。

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。從榮寮屬甚衆，而正直之士多見惡，其
尤所惡者，劉贇、王居敏；而所昵者，劉陟、高輦。○從榮兵出，與陟、輦並轡耳語，行至
天津橋南，指日景○謂輦曰：「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！」因陳兵橋北下，據胡牀

③而坐。

○劉贊爲秦王從榮傅，從容諷諫，率以正道。從榮死，長流嵐州，尋赦還，死。王居敏、高輦、劉陟等，本史未詳。

○天津橋，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南，今日上浮橋。景同影。○胡牀，施轉關以交足。穿綆繼以容坐，轉縮須臾，重不數斤，又名繩牀。

使人召康義誠，而端門已閉；叩左掖門，亦閉；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。弘實率騎兵從北來，卽馳告從榮。從榮驚懼，索鐵壓心，自調弓矢。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，從榮兵射之，從益稍却。弘實騎兵五百，自左掖門出，方渡河，而後軍來者甚衆，從榮乃走歸河南府。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，牙兵劫嘉善坊而潰。從榮夫妻匿牀下，從益殺之。

○朱弘實以誅從榮功自負，與康義誠有隙。及從珂反，弘實謂宜固守，與義誠爭於帝前見殺。○本史無傳。○却退也。

明宗聞從榮已死，悲咽幾墮於榻，絕而蘇。○者再。馮道率百寮入見，明

宗曰：「吾家事若此，慚見羣臣！」君臣相顧，泣下沾襟。

①蘇[△]死而復生也。

②詳雜傳。

③寮[△]亦作僚，同官曰寮，謂同齋署治事者也。

從榮二子尙幼，皆從死。後六日而明宗崩。

晉家人傳

高祖皇后李氏

高祖皇后李氏，唐明宗皇帝女也，后初號永寧公主，清泰○二年，封魏國長公主。○

○唐廢帝年號。○按五代會要：永寧公主，天成三年四月封。至長興四年正月，改封魏國公主。清泰二年三月，晉封晉國長公主。此傳云封魏國者，誤也。

自廢帝立，常疑高祖必反。三年，公主自太原入朝「千春節」，○辭歸，留之不得。廢帝醉，語公主曰：「爾歸何速！欲與石郎反耶！」既醒，左右告之，廢帝大悔。公主歸，以語高祖，高祖由是益不安。

○按五代會要：廢帝正月二十三日生，以其日爲「千春節」。

高祖即位，公主當為皇后，天福二年三月，有司言：「皇太妃尊號已正，請上寶冊。」——太妃，高祖庶母劉氏也。——高祖以宗廟未立，謙抑未遑。七年夏五月，高祖已病，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，然卒不奉冊，而高祖崩，故后訖高祖世，亦無冊命。出帝天福八年七月，冊尊皇后為皇太后。

太后為人彊敏，高祖常嚴憚之。出帝馮皇后用事，太后數訓戒之。出帝不從，乃及于敗。

○馮^{△△}皇后，定州人，父濛。初嫁高祖弟重胤，——高祖愛之，養以為子，——重胤早卒，后寡居有色，出帝悅之。高祖崩，帝居喪中納之，與后酣飲歌舞，過梓宮前，醜而告曰：「皇太后之命，與先帝不任大慶。」左右皆失笑，帝亦自絕倒。顧謂左右曰：「我今日作新女婿，何似生后？」與左右皆大笑，聲聞於外。后既立，專內寵，與其兄玉，內外用事，晉遂以亂。餘見本傳。

開運○三年十二月，耶律德光已降晉兵，遣張彥澤○先犯京師，以書遺太后，具道已降晉軍。且曰：「吾有梳頭妮子，竊一藥囊以奔於晉，今皆在否？吾戰陽

城^③時，亡奚車一乘，^④在否？」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，及景延廣、桑維翰^⑤等所
在。

①出帝年號。

②詳雜傳。

③今河南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。

④奚，東胡種，當今熱河之承德、灤平、

豐寧、平泉諸縣地。乘車也，一車四馬也。一乘，猶俗言一輛。

⑤詳晉臣傳。

太后與帝聞彥澤至，欲自焚，嬖臣薛超勸止之。及得德光所與書，乃滅火出
上苑中。帝召當直學士范質，^①謂曰：「杜郎^②，一何相負！昔先帝起太原時，欲擇
一子留守，謀之北朝皇帝，^③皇帝以屬我，我素以爲其所知，卿爲我草奏具言之，
庶幾活我子母。」

①學士資淺者曰直學士。范質，宗城人，字文素，後唐進士。歷仕晉、漢、周、宋。太祖時，爲樞密使，加侍中，封

魯國公。質性卞急，好面折人，以廉介自持。所得祿賜，多給孤遺。有集及五代通錄、邕管記。

②謂杜重

威也。詳後杜重威註。
③謂耶律德光也。

質爲帝草降表曰：「孫男臣重貴言：頃者唐運^①告終，中原失馭，^②數窮否

極，^①天缺地傾。先人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旅，^②兵連禍結，力屈勢孤。翁皇帝救患摧剛，興利除害；躬擐甲冑，深入寇場。犯露蒙霜，度雁門之險；^③馳風擊電，行中冀之誅。^④黃鉞一麾，天下大定。^⑤勢凌宇宙，義感神明；功成不居，遂興晉祚。則翁皇帝有大造，^⑥於石氏也！旋屬天降鞠凶，^⑦先君卽世，^⑧臣遵承遺旨，纂紹前基。諒闇之初，荒迷失次，凡有軍國重事，皆委將相大臣。至於擅繼宗祧，^⑨旣非稟命；輕發文字，輒敢抗尊；自啓釁端，果貽赫怒；^⑩禍至神惑，運盡天亡。十萬師徒，望風束手；億兆黎庶，^⑪延頸歸心。臣負義包羞，貪生忍恥，自貽顛覆，上累祖宗。偷度朝昏，苟存視息。翁皇帝若惠顧疇昔，^⑫稍霽雷霆，^⑬未賜靈誅，不絕先祀；則百日荷更生之德，一門銜無報之恩；雖所願焉，非敢望也。臣與太后、妻馮氏於郊野面縛，^⑭俟罪。」

○運，運祚也。

○馭，使馬也。凡節制之皆曰馭。

○天地交謂之「泰」，天地不交謂之「否」。按「否」，

「泰」二卦名，故言運數之窮通曰否泰。

○夏少康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旅，與舊臣滅寒浞中興。按方十

里爲「成」五百人爲「旅」言地小兵少也。⑤雁門山名，今山西代縣西北，亦曰涇嶺。山南曰涇

南，北曰涇北。山巖峭拔，中有路盤旋崎嶇，絕頂置關，名曰雁門，自古爲戍守重地。⑥擊疑爲「掣」

字誤。按「中冀」無連用成詞，惟淮南子地形訓有云：「正中冀州曰中土。」高誘註：「冀，大也。」是

「中冀」殆指「中土」或當時卽用爲汴梁之代名詞也。⑦鉞，斧也。以黃金爲飾，天子之儀仗也。

麾與「撝」同，以手指麾也。⑧大造猶太功也。⑨鞠，多也，亦作鞠訥。⑩卽世猶去世也。⑪諒

闇亦作「亮陰」，天子居喪之稱也。其說有三：鄭玄曰：「諒，薄也，闇，廬也。諒有不善之意，故凶廬稱諒

闇。」孔安國曰：「諒，信也，闇，默也。謂信任冢宰，默而不言也。」杜預曰：「謂旣葬除喪服，三年不言也。」

⑫遠廟爲祧宗，祧猶言宗廟也。⑬輕發文字至果貽赫怒，可參看景延廣傳。赫，大也。⑭時，杜重

威等領兵拒契丹，不戰而降。黎衆也，黑也。庶，亦衆也。黎庶，謂人民也。或言黎卽跣首之義。⑮疇昔疇，

曩也。疇昔，猶言前日也。⑯霽，怒氣消釋也。霆，疾雷也。雷霆，喻盛怒也。⑰面縛，謂縛手於背而面向

前也。或謂面卽背，面縛謂反背而縛之。

次又爲太后表曰：「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，張彥澤傳住兒①等至，伏

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。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，^①適逢屯難，^②危同累卵，急若倒懸；智勇俱窮，朝夕不保。皇帝阿翁發至冀北，親抵河東，^③跋履山川，踰越險阻；^④立平巨孽，遂定中原；救石氏之覆亡，立晉朝之社稷。不幸先皇厭代，嗣子承祧；不能繼好息民，而反虧恩辜義。兵戈屢動，駟馬難追；^⑤戚實自貽，咎將誰執！今穹旻震怒，中外攜離；^⑥上將牽羊，六師解甲；^⑦妾舉宗負釁，^⑧視景偷生，惶惑之中，撫問斯至，明宣恩旨，曲示含容，慰諭丁寧，^⑨神爽飛越，豈謂已垂之命，忽蒙更生之恩。省罪責躬，九死未報。今遣孫男延煦、延寶，^⑩奉表請罪陳謝以聞。德光報曰：「可無憂，管取一喫飯處！」

①見張彥澤傳。

②并在今山西太原縣治。汾今山西汾陽縣治。

③屯難也。屯難謂困苦顛連也。又

禍亂之事，亦曰「屯難」。

④冀州，即今河北冀縣。黃河經流山西西境成南北線，在黃河以東之地，

統稱河東。

⑤草行曰跋履踐也。山隔曰險，水隔曰阻。

⑥四馬曰駟，駟馬難追，言追悔無及也。

穹，高也，大也。旻，秋天也。穹旻謂天也，以喻契丹也。攜離也。離分散也。攜離謂有二心也。

⑦牽羊謂迎

降也。△△解甲謂不戰也。①釁禍也。②丁寧再三告語也。③皆高祖諸孫也，出帝以爲子，從出帝北遷，不知所終。

四年正月丁亥朔，德光入京師，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，德光不見，館於封禪寺，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。

其時雨雪寒凍，皆苦饑，太后使人謂寺僧曰：「吾嘗於此飯僧數萬，今日豈不相憫耶？」僧辭以虜意難測，不敢獻食。帝陰祈守者，乃稍得食。

辛卯，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，檢校太尉，封「負義侯」，遷於黃龍府。④

④光祿卿，秦時有郎中令，掌宮殿掖門戶。漢改光祿勳，北齊曰光祿寺，唐以後始專爲司膳之官。光祿大夫，隋、唐以後爲散官，分三等：光祿大夫，從二品；其次曰金紫光祿大夫；銀青光祿大夫；清光祿大夫。爲正一品文官階。太尉，掌兵官，尊與丞相等，位三公首。黃龍府，今奉天開原以北，及吉林全境，內蒙古東北境，皆其轄地。府治有二：一即今吉林農安縣，一即吉林寧安縣南之東京城，俗稱賀龍城。

德光使人謂太后曰：「吾聞重貴不從母教，而至於此，可求自便，勿與俱行。」

太后答曰：「重貴事妾甚謹，所失者，違先君之志，絕兩國之歡。然重貴此去，幸蒙大惠，全生保安，母不隨子，欲何所歸？」於是太后與馮皇后、皇弟重睿、皇子延煦、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，以宮女五十，宦者三十，東西班五十，醫官一，控鶴官四，御廚^①七，茶酒司三，儀鸞司三，六軍士二十人從，衛以騎兵三百。所經州縣，皆故晉將吏，有所供饋，不得通；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，衛兵擁隔不使見；帝皆涕泣而去。

①御對天子之敬稱。

自幽州^①行十餘日，過平州，出榆關，^②行砂磧中，饑不得食，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。又行七八日，至錦州，^③虜人迫帝與后拜阿保機^④畫像。帝不勝其辱，泣而呼曰：「薛超誤我，不令我死！」又行五六日，過海北州，至東丹王墓，^⑤遣延煦拜之。又行十餘日，渡遼水，至渤海國鐵州，^⑥又行七八日，過南海府，^⑦遂至黃龍府。

○今河北大興縣西南。○平州今河北昌黎縣治。榆關今山海關，在河北臨榆縣。○今遼寧錦縣治。④阿保機，耶律德光父也。⑤海北州，今遼寧海城縣。東丹王突欲也。⑥遼水，今遼寧省遼河也。渤海國在今松花江以南，迄於日本海之地。鐵州，今遼寧蓋平縣東北六十里。⑦約在今遼寧南境。

是歲六月，契丹國母徙帝、太后於懷密州。○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。行過遼陽，○二百里，而國母爲永康王○所囚。永康王遣帝、太后還，止遼陽，稍供給之。

○約在今熱河內蒙古境。○今遼寧遼陽縣治。○東丹王突欲——李贊華——子，名兀欲也。

明年四月，永康王至遼陽，帝白衣紗帽，與太后、皇后詣帳中上謁。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。帝伏地雨泣，自陳過咎。永康王使人扶起之，與坐飲酒奏樂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，望見故主，皆泣下，悲不自勝，爭以衣服藥餌爲遺。

五月，永康王上陞，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，東西班十五人，及皇子延煦而

去。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，求之，帝辭以尙幼；永康王馳一騎取之，以賜禪奴。陁，虜地，尤高涼，虜人常以五月上陁避暑，八月下陁。至八月，永康王下陁，太后自馳至羈州。○見永康王，求於漢兒城。○側賜地種牧以爲生。永康王以太后自從，行十餘日，遣與延煦俱還遼陽。

○按均當在遼寧中部。

明年，乃漢乾祐二年，其二月，徙帝、太后於建州。○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。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，○以館之。去建州數十里外，得地五十餘頃，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。

○漢隱帝年號。

○今熱河朝陽縣地。傳中之東南行，疑是西南行之誤。

○正寢，路寢也。今謂居室

之正屋曰正寢。

明年三月，太后寢疾，無醫藥，嘗仰天而泣，南望戟手罵杜重威、李守貞等。○曰：「使死者無知則已，若其有知，不赦爾於地下！」八月疾亟，謂帝曰：「我死，焚

其骨送范陽。佛寺，無使我爲虜地鬼也。」遂卒。帝與皇后、宮人、宦者、東西班皆被髮徒跣，扶舁其柩，至賜地，焚其骨，穿地而葬焉。①

①戟手，以手指人，形如戟也。怒罵時之狀。杜重威，尙晉高祖女，積功至節度使。無行，不知將略。在鎮州，重斂其民，戶口凋敝。後率晉軍十萬降契丹，遣還鄴。後降漢高祖。高祖崩，大臣共殺之。李守貞，晉高祖鎮河陽時爲客將。累功拜同平章事。旋降契丹。漢高祖入京師，拜太保，河中節度使。及杜重威被誅，不自安，乃反。尋敗，自焚死。②今河北涿縣治。③跣，不著履以足親地也。徒跣，謂徒步赤足也。舁，共舉也。穿穴也。

周顯德中，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，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，後不知其所終。

①周世宗年號。②亡逃也。

漢家人傳

高祖皇后李氏

高祖皇后李氏，晉陽[○]人也。其父爲農，高祖少爲軍卒，牧馬晉陽，夜入其家，劫取之。高祖已貴，封魏國夫人，生隱皇帝[○]。

[○]今山西太原縣治。[○]高祖子承祐也。後爲郭允明所弑。

開運四年，高祖起兵太原，賞軍士，帑藏[○]不足充，欲斂於民。后諫曰：「方今起事，號爲義兵，民未知惠，而先奪其財，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。今後宮所有，請悉出之。雖其不足，士亦不以爲怨也。」高祖爲改容謝之。高祖卽位，立爲皇后。高祖崩，隱帝冊尊爲皇太后。帝年少，數與小人郭允明、後贊、李業[○]等遊戲宮中，后數切責之。帝曰：「國家之事，外有朝廷，非太后所宜言也。」太常卿張昭[○]

聞之，上疏^④諫帝，請親近師傅，延問正人，以開聰明。帝益不省。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，遂至於亡。

①帑，安黨切，音儻。金幣所藏之府也。帑藏，謂府庫藏貯財貨之地。

②郭允明，少爲漢高祖廝養，隱帝

狎愛之。及隱帝敗，乃弑帝自殺。後贊其母倡也，善謳歌，隱帝尤愛幸之。及帝敗，乃奔兗州，爲慕容彥

超執送京師，梟首於市。李業，高祖李皇后之弟，用事無顧憚。隱帝敗，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，爲人所

殺。③本史無傳。④疏，條陳也，爲章奏之通稱。

初，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、史弘肇^①等，議已定，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「此大事也，當與宰相議之。」李業從旁對曰：「先皇帝平生言：『朝廷大事，勿問書生。』」太后深以爲不可。帝拂衣而去，曰：「何必謀於閨門！」邠等死，周太祖^②起兵嚮京師，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。③帝欲出自臨兵，太后止之曰：「郭威本吾家人，非其危疑，何肯至此！今若按兵無動，以詔諭威，威必有說，則君臣之際，庶幾尙全。」帝不從以出，遂及於難。

○史弘肇詳漢臣傳。楊邠冠氏人，官至中書侍郎，兼吏部尚書，同平章事。邠出於小吏，不喜文士，雖長吏事，不知大體，後爲郭允明等所構殺。

○周太祖郭威也。本常氏子，幼隨母適郭姓，因冒其姓。少賤，黔頸爲飛雀，世目爲「郭雀兒」。弒隱帝自立。在位三年崩。○慕容彥超劉鬻弟。嘗冒姓閻氏，黑色胡髯，號「閻崑崙」。後爲周太祖所敗，夫婦皆投井死。劉子陂未詳。

周太祖入京師，舉事皆稱太后誥。已而議立湘陰公贇。○爲天子，贇未至，太祖乃請太后臨朝。已而太祖出征契丹，軍士擁之以還。太祖請事太后爲母，太后誥曰：「侍中○功烈崇高，德聲昭著；剪除禍亂，安定邦家；謳歌有歸，曆數攸屬。所以軍民推戴，億兆同歡。老身未終殘年，屬此多難；惟以衰朽，託於始終，載省來牋，如母見待；感念深意，涕泗橫流！」於是遷后於太平宮，上尊號曰「昭聖皇太后」。

顯德元年春崩。

○劉贇崇子，高祖愛之以爲己子。乾祐初，拜徐州節度使。隱帝遇弒，羣臣議立贇。贇行至宋州，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，封贇湘陰公，幽死。

○侍中官名。漢以侍中爲加官，分掌乘輿服物，魏晉以後，

爲門下省之長官。此指周太祖也。

五代史 漢家人傳

五十五

周家人傳

柴守禮

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，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，是爲世宗。○

○世宗^{△△}柴榮也，通書史。卽位後，勵精圖治，取秦、隴、平、淮、右，復三關，威武之聲，震懾夷夏。延儒學，文章之士，考制度，修通禮，定正樂，議刑統，皆可法於後世。時中國乏錢，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，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。在位六年崩。

守禮字克讓，以后族，拜銀青光祿大夫，檢校吏部尙書。○兼御史大夫。世宗卽位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檢校司空，光祿卿，致仕居於洛陽。終世宗之世，未嘗至京師，而左右亦莫敢言，第以「元舅」○禮之。

○吏部^{△△}舊制六部之一，掌中外文職，銓叙勳階，黜陟之政。尙書^{△△}吏部長官也，與今之內務部民政部相

類。○天子之舅曰元舅。

而守禮亦頗恣橫，嘗殺人於市。有司以聞，世宗不問。

是時王溥、王晏、王彥超、韓令坤等，○同時將相，皆有父在洛陽，與守禮朝夕往來，惟意所爲，洛陽人多畏避之，號「十阿父」。

○王溥，琅琊人。家貧不得仕，乃於洛陽傭書。溥美容貌，又善文辭，來僦其書者，男贈衣冠，女遺珠玉，一日之中，衣寶盈車。洛陽稱爲「富筆」。後以一億輸官，得中壘校尉。王晏，少壯勇無賴，嘗爲盜。同光中，應募隸禁軍。歷晉、漢，拜節度使。入周，封韓國公。安遠節度使。王彥超，臨清人，性溫和恭謹，能禮士。歷仕晉、漢、周，累官河陽三城節度使。宋初，加中書令，封邠國公。韓令坤，武安人，有才略，識治道。從世宗征淮南有功，加檢校太尉，侍衛馬步軍都虞候，防守北邊。宋初，移領天平軍，改成德軍，將之鎮而卒。

守禮卒，年七十二，官至太傅。○

○太傅爲三公之一，傅相天子，位次太師。

嗚呼！父子之恩至矣！孟子言：舜爲天子，而瞽叟殺人，則棄天下，竊負之而逃；

○以謂天下可無舜，不可無至公；舜可棄天下，不可刑其父。此爲世立言之說也。

○見孟子。

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。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，百官之衛，朝廷之嚴，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，則如之何而可？予讀周史，見守禮殺人，世宗寢而不問，蓋進任天下重矣；而子於其父亦至矣。故寧受屈法之過，以申父子之道，其所以合於義者，蓋知權○也。

○權道之常者曰經，反經合道曰權。

君子之於事，擇其輕重而處之耳。失刑輕，不孝重也。刑者，所以禁人爲非，孝者所以教人爲善，其意一也。孰爲重？刑一人，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；而殺其父，滅天性，○而絕人道，孰爲重？權其所謂輕重者，則天下雖不可棄，而父亦不可刑也。然則爲舜與世宗者，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，則可謂孝矣。

○天性天然之性質也。

然而有不得如其意，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；世宗之知權，明矣夫！

梁臣傳

嗚呼！孟子謂「春秋無義戰」，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。無者，非無一人，蓋僅有之耳；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。

①見孟子。

②全△全，完也，具也。全△臣謂其臣節無絲毫可議處也。

③三人△謂王彥章、裴約、劉仁贍

也。王，詳死節傳。裴約，潞州之牙將也。莊宗時，李昭嗣爲昭義軍節度使，約以裨將守澤州。昭嗣死，其子繼韜叛降梁。約召州人泣諭之曰：「吾事故使二十餘年，見其分財饗士，欲報梁仇，不幸早世；今郎君父喪未葬，違背君親，吾能死於此，不能從以歸梁也。」梁遣董璋率兵圍之，約求救於莊宗。兵未至而城破，被殺。劉仁贍，字守惠，彭城人，爲李景將。周師征淮，仁贍鎮壽州，世宗攻之，凡數月不下。明年，世宗復至淮上，南唐諸將或降或走，李景亦奉表稱臣，願割地輸供賦，仁贍獨堅守。其子崇諫幸其病，謀於諸將出降，仁贍立斬之。後病不知人，其副使孫羽開城降，仁贍亦於是日病卒。

其仕不及二代者，各以其國繫之，作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臣傳。其餘仕非一代，不可以國繫之者，作雜傳。

夫入於雜，誠君子之所羞；而一代之臣，未必皆可貴也。覽者詳其善惡焉。

敬翔

敬翔字子振，同州馮翊人也。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。少好學，工書檄。乾符中，舉進士不中，乃客之梁。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，遂往依焉。

○同州今陝西大荔縣治。馮翊亦在今大荔縣治。○乾符唐僖宗年號。○汴州卽汴州，疑「汴」

爲「汴」之誤。觀察支使節度使之屬官也。

久之，發無所薦引，翔客益窘，爲人作賤刺，傳之軍中。太祖素不知書，翔所作皆俚俗語，太祖愛之，謂發曰：「聞君有故人，可與俱來！」翔見太祖，太祖問曰：「聞子讀春秋，春秋所記何等事？」翔曰：「諸侯戰爭之事耳。」太祖曰：「其用兵之法，可以爲吾用乎？」翔曰：「兵者，應變出奇以制勝，春秋古法，不可用於今。」

太祖大喜，補以軍職，非其所好，乃以為館驛巡官。

○箋亦作「箋」，信札也。書姓名於箋曰刺。○唐時，節度、觀察、團練、防禦諸使，各有巡官以為僚屬；

位居判官、推官之次。

太祖與蔡人戰汴郊，翔時時為太祖謀畫，多中；太祖欣然，以謂得翔之晚，動靜輒以問之。

○蔡五代時為州，今河南汝陽縣治。

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，○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，拜翔太府卿。

○

○岐五代時為州，今闕，約當今陝西鳳翔縣。長安今陝西長安縣治。○李振詳雜傳。太府卿官名，掌

幣藏財物。

初，太祖常侍殿上，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，乃佯為鞋結解，以顧太祖。太祖跪而結之，而左右無敢動者。太祖流汗浹背，由此稀復進見。

昭宗遷洛陽，宴崇勳殿，酒半起，使人召太祖入內殿，將有所託。太祖益懼，辭以疾。昭宗曰：「卿不欲來，可使敬翔來！」太祖遽麾翔出，翔亦佯醉去。

太祖已破趙匡凝，取荆襄，遂攻淮南。翔切諫，以謂：「新勝之兵，宜持重以養威。」太祖不聽。兵出光州，遭大雨，幾不得進。進攻壽州，不克，而多所亡失，太祖始大悔恨。歸而忿躁，殺唐大臣幾盡，然益以翔爲可信任。

○趙匡凝，德諱子，襲父爵爲襄州留後，以威惠聞。爲梁太祖所敗，奔楊行密，後爲徐溫所殺。○荆五

代時爲州，今湖北江陵縣治。襄五，五代時爲州，今湖北襄陽縣治。○今河南光縣治。○今安徽壽縣。

○太祖兄存子友倫，擊鞠墜馬死。太祖以爲崔胤等殺之，大怒，乃遣友諒至京師，以兵圍開化坊，殺

宰相崔胤，京兆尹鄭元規，皇城使王建勳，飛龍使陳班，閣門使王建襲，客省使王建乂，前左僕射張濬。

梁之篡弒，翔之謀爲多。太祖居位，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，乃改爲崇政院，以翔爲使，遷兵部尙書，金鑾殿大學士。

○按五代會要：梁開平三年正月，改思政殿爲金鑾殿。至乾化元年五月，置大學士一人，始命崇政使

敬翔爲之。注：前朝因金鑾城以爲門名，與翰林院相接，故爲學士者，稱金鑾以美之。今以金鑾爲名，非典也。大學士與三館學士同。

翔爲人深沈有大略，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，細大之務必問之。翔亦盡心勤勞，晝夜不寐，自言：惟馬上可得休息。而太祖剛暴難近，有所不可，翔亦未嘗顯言，微開其端，太祖意悟，多爲之改易。

太祖破徐州，得時溥寵姬。○劉氏，愛幸之，劉氏故尙讓。○妻也，乃以妻。○翔。翔已貴，劉氏猶侍太祖，出入臥內如平時。翔頗患之。劉氏誚翔曰：「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？尙讓黃家宰相，時溥國之忠臣，以卿門地，猶爲辱我，請從此訣矣！」翔以太祖故，謝而止之。劉氏車服驕侈，別置典謁，交結藩鎮，權貴往往附之。○寵信言事，不下於翔。當時貴家，往往效之。

○時溥，僖宗時爲武寧節度使。大破黃巢，斬之，叙功第一，進同平章事，封鉅鹿郡王。昭宗時，爲朱全忠所攻，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，自焚死。姬衆妾總稱，寵姬謂得寵之妾也。○尙讓，黃巢將也。○妻，

以女嫁人曰妻。此言以劉氏嫁翔也。^④典調主賓客告請之事也。藩鎮謂節度使也。權貴居高位而有權勢也。

太祖崩，友珪立，以翔先帝謀臣，懼其圖己，不欲翔居內職，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，拜翔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翔以友珪畏己，多稱疾，未嘗省事。

末帝卽位，趙巖等用事，頗離間舊臣，翔愈鬱鬱不得志。其後梁盡失河北，與晉相拒楊劉，^①翔曰：「故時河朔半在，以先帝之武，御貔虎之臣，^②猶不得志於晉，今晉日益疆，梁日益削，陛下處深宮之中，所與計事者，非其近習，則皆親戚之私，而望成事乎？」臣聞晉攻楊劉，李亞子^③負薪渡水，爲士卒先，陛下委蛇^④守文，以儒雅自喜，而遣賀瓌^⑤爲將，豈足當彼之餘鋒乎？臣雖憊矣，受國恩深，若其乏材，願得自效。」巖等以翔爲怨言，遂不用。

^①楊劉在山東東阿縣北。舊有城，臨河津，五代時爲梁晉交兵要地。^②貔虎皆猛獸名。貔虎之臣，言其將勇猛如貔虎也。^③亞子亦名亞次，唐莊宗小字也。^④委蛇從容自得之貌。^⑤賀瓌濮州人。

字光遠。初事朱宣，後降梁，官至宣義軍節度使。後爲招討使，拒晉師，卒於軍。

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，○末帝懼，召段凝○於河上。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，凝有異志，願望不來。末帝遽呼翔曰：「朕居常忽卿言，今急矣，勿以爲懟，卿其教我當安歸？」翔曰：「臣從先帝三十餘年，今雖爲相，實朱氏老奴爾，事陛下如郎君，以臣之心，敢有所隱？陛下初用段凝，臣已爭之，今凝不來，敵勢已迫，欲爲陛下謀，則小人間之，必不見聽，請先死，不忍見宗廟之亡！」君臣相向慟哭。

○王彥章詳死節傳。中都今山東汶上縣治。○開封人，事梁爲懷州刺史。末帝以爲招討使。梁亡，降

唐，賜姓名曰李紹欽，授兗州節度使。明宗立，竄遼州，賜死。○間隔也。紀莧切，音諫。

翔與李振，俱爲太祖所信任。莊宗入汴，詔赦梁羣臣。李振喜謂翔曰：「有詔洗滌，將朝新君。」邀翔欲俱入見。翔夜止高頭車坊，將旦，左右報曰：「崇政李公入朝矣！」翔歎曰：「李振謬爲丈夫矣！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？」乃自經而卒。

寇彥卿

寇彥卿，字俊臣，開封人也。世事宣武軍爲牙將。太祖初就鎮，以爲通引官，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，領洛州刺史。

○洛州^{△△}，北周置，卽今河北永年縣。

羅紹威，將誅牙軍，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。彥卿陰爲紹威計畫，乃悉誅牙軍。

○弘信子，字端己。弘信死，領留後，封鄴王，傾心太祖，在鎮凡十七年，累拜太師兼中書令，卒諡貞壯。

彥卿身長八尺，隆準，○方面，語音如鐘。工騎射，好書史。善伺太祖意，動作皆如旨。太祖嘗曰：「敬翔、劉捍，○寇彥卿，皆天爲我生之。」其愛之如此。賜以所乘愛馬——一丈烏。

○準[△]，鼻也。隆準^{△△}，高鼻也。

○劉捍^{△△}，開封人，初爲梁太祖客將。太祖卽位，爲佑國軍留後。劉知俊反，執送

李茂貞殺之。

太祖圍鳳翔，以彥卿爲都排陣使。○彥卿馳突陣前，太祖目之曰：「真神將。」

也！

○排陣使前敵衝鋒陷陣之官也。

初，太祖與崔胤謀，欲遷都洛陽。而昭宗不許。其後昭宗奔於鳳翔，太祖以兵圍之。昭宗既去，明年，太祖以兵至河中，遣彥卿奉表，迫請遷都。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。人皆拆屋爲筏，浮渭而下，道路號哭，仰天大罵曰：「國賊崔胤，朱溫使我至此！」昭宗亦顧瞻陵廟，徬徨不忍去，謂其左右爲俚語云：「紇干山，頭凍死雀，何不飛去生處樂！」相與泣下沾襟。

○水名。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，東南流，至清水縣，入陝西境，經鳳翔、西安，東北流，至朝邑，東流，至潼關，入黃河。○一名紇真山，在今山西大同縣東，寰宇記：其山夏恆積雪，故土人有「山頭凍死雀」之語。

昭宗行至華州，○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，願留華州待冬而行。太祖大怒，顧彥卿曰：「汝往趣『官家』來，不可一日留也！」彥卿復馳至華，即日迫昭

宗上道。

○即秦鄭縣，西魏改華州，民國改縣，即陝西華縣治。

太祖即位，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。歲餘，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，充金吾衛仗使。彥卿晨朝，至天津橋，民梁現不避道，前驅摔。現投橋上石欄以死。彥卿見太祖自首，太祖惜之，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。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，請論如法。太祖不得已，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，復拜襄州防禦使，遷河陽節度使。

○治華州，詳前註。

○吾禦也；金革也。金吾官名，掌徼循京師，衛護天子，執掌金革，以禦非常，即禁

衛軍是：

○摔音萃，手持也。

○法律名詞。犯罪者，於犯罪之事實尙未發覺以前，而自白其所犯之

事於官，曰自首。

○防禦使官名，位在團練使之下，凡大郡要害之地，置之以治軍事。

太祖遇弒，彥卿出太祖畫像，事之如生。嘗對賓客語先朝，必涕泗交下。末帝即位，徙鎮威勝。

○威勝，軍名，治鄧州。即今河南南陽縣。

彥卿明敏善事人，而怙寵作威，好誅殺，多猜忌。卒於鎮，年五十七。

劉鄩

劉鄩，密州安丘○人也，少事青州○王敬武。敬武卒，子師範○立，棣州○刺

史張蟾叛。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，洪亦叛。師範偽為好辭，召洪，洪至，迎於郊外，

命鄩斬之坐上；因使鄩攻張蟾，破之。師範表鄩登州○刺史，以為行軍司馬。○

○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治。安丘今縣名，屬山東。○即今山東益都縣。○王師範為青州留後。梁遣

朱友寧攻之，師範擊敗之，並殺友寧。後降梁，為友寧妻所訴，族誅。○棣州在今山東惠民縣南七十

里。○今山東蓬萊縣。○官名，為節度使之屬官，掌申習法令，其任甚重。

梁太祖西攻鳳翔，師範乘梁虛，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。它遣者，謀多漏洩，事

不成；獨鄩素好兵書，有機略。是時梁已破朱瑾等，悉有兗、鄆，以葛從周○為兗州

節度使。從周將兵在外，鄩乃使人負油鬻○城中，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。油者

得羅城下水竇[㊦]可入。鄆乃以步兵五百，從水竇入，襲破之，徙從周家屬外第，親拜其母，撫之甚有恩禮。

○葛從周^{△△△}，鄆城人，字通美，爲梁大將。因功表爲兗州留後。略地山東，五日而下洛、邢、磁三州。後敗劉仁恭於魏，拜秦寧節度使。末帝時，封陳留郡王，卒。○喻肉切，音育，賣也。○竇[△]音豆，孔穴也。水竇^{△△}卽水洞也。

太祖已出昭宗於鳳翔，引兵東還，遣朱友寧○攻師範，從周攻鄆。鄆以版輿○置從周母城上。母呼從周曰：「劉將軍待我甚厚，無異於汝。人臣各爲其主，汝可察之！」從周爲之緩攻。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，獨與少壯者同辛苦，分衣食，堅守以待外援。

○存子，字安仁。太祖以爲軍校，善用弓劍，以攻師範有功，拜建武軍節度使。後又攻師範，戰於石樓，兵敗墮馬見殺。太祖卽位，追封安王。○版[△]與板通，輿[△]音余，輜也。版輿^{△△}以木板製造之輜也。在官者，迎養其親用之。

久之，外援不至，人心離貳。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，守陴者多逸。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：「副使勿多以人出，非吾素遣者，皆勿以行！」又下令城中曰：「吾遣從副使者得出，否者皆族。」城中皆惑，奔者乃止。已而梁兵聞之，果疑彥溫非實降者，乃斬之城下。由是城守益堅。

○陴音脾，或音牌，義同，城上女牆也。○刑及父母妻子曰族。

師範兵已屈，從周以禍福諭鄆。鄆報曰：「俟吾主降，即以城還梁。」師範敗降梁，鄆乃亦降。從周為具齋裝，送鄆歸梁。鄆曰：「降將蒙梁恩不誅，幸矣，敢乘馬而衣裘乎？」乃素服乘驢歸梁。太祖賜之冠帶，飲之以酒，鄆辭以量小。太祖曰：「取兗州量何大乎？」以為元從都押衙。

○齋則私切，音咨；又即驚切，音躋；義同行道之財用也。裝行裝也。○官名，衙謂儀仗侍衛，押衙謂管

領之人也。

是時太祖已領四鎮，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，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，及諸將

見鄴，皆用軍禮。鄴居自如，太祖益奇之。太祖卽位，累遷左龍武統軍。○

○龍武禁軍之名稱。（龍武，卽龍虎，因避唐諱而改。）唐有左右龍武軍，梁因之。左龍武統軍，卽管領

左龍武軍之官也。

劉知俊○叛，陷長安，太祖遣鄴與牛存節○討之。知俊走鳳翔。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，拜鄴節度使。末帝卽位，領鎮南○節度使，爲開封尹。（按薛史末帝紀：乾化四年，以永平軍節度使，檢校太傅，同平章事劉鄴，爲開封尹，遙領鎮南軍節度使。則鄴在永平時，已爲使相矣。）

○劉知俊，沛人，字希賢。初事時溥，後降太祖。多戰功，累官檢校太尉，封大彭郡王。太祖性猜忌，屢殺諸將，知俊遂叛，附李茂貞。又以茂貞左右忌之，乃奔王建。建以爲威信軍節度使，使反攻茂貞，取秦、鳳、階、成四州。建陰忌其材，蜀人亦共嫉之，遂見殺。○博昌人，字贊正，事太祖，積官至邢州團練使，元帥府

左都押衙。太祖卽位，拜右千牛衛上將軍，遷匡國軍節度使。○治洪州，今江西南昌縣。

楊師厚卒，分相、魏爲兩鎮。末帝恐魏兵亂，遣鄴以兵屯於魏縣。魏兵果亂，劫

賀德倫^①降晉。莊宗入魏，鄆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，而太原可襲。乃結草爲人，執以旗幟，以驢負之，往來城上。而潛軍出黃澤關，^②襲太原。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，不知其去也，以故不追。鄆至樂平，^③遇雨，不克而旋。^④急趨臨清，^⑤爭魏積粟，而周德威^⑥已先至。鄆乃屯於莘縣，^⑦築甬道^⑧及河以饋^⑨軍。

^①相州在今河南臨漳縣。楊師厚詳梁臣傳。賀得倫河西人，從太祖征伐，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。貞

明初，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，乃分建昭德軍，以德倫爲節度。效節軍張彥玦德倫降晉，莊宗以爲大同

軍節度使，後爲張承業所殺。^②在今山西摩天嶺南。^③在今山西平定縣東少南五十里。^④旋

徐員切，反也，還也。^⑤今縣名，屬山東。^⑥詳唐臣傳。^⑦今縣名，卽山東莘縣。^⑧甬道^⑨卽複道也。

^⑨饋，巨位切，音潰，送食物與人也。

久之，末帝以書責鄆曰：「闔^①外之事，全付將軍，河朔諸州，一旦淪沒。今倉儲已竭，飛輓不充，^②將軍與國同心，宜思良畫！」鄆報曰：「晉兵甚銳，未可擊，宜待之。」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。鄆曰：「臣無奇術，請人給米十斛，米盡則敵破

矣。末帝大怒，謂鄴曰：「將軍蓄米，將療饑乎？將破敵乎？」乃遣使者監督其軍。鄴召諸將謀曰：「主上深居禁中，與白面兒謀，必敗人事。今敵盛，未可輕動。諸君以爲何如？」諸將皆欲戰。鄴乃怒，召諸將坐之軍門，人以河水一杯飲之。諸將莫測，或飲或辭。鄴曰：「一杯之難，猶若此，滔滔河流，可盡乎？」諸將皆失色。

○闔苦穩切，音悃，國門也。○運載芻粟，令其疾至，曰「飛芻輓粟」，簡曰飛輓。飛輓不充，意謂糧草不足也。○天子所居曰禁中，言門戶有禁，非侍御之臣，不得入也。

是時莊宗在魏，數以勁兵壓鄴營，鄴不肯出；而末帝又數促鄴，使出戰。莊宗與諸將謀曰：「劉鄴學六韜，喜以機變用兵，本欲示弱以襲我，今其見迫，必求速戰。」乃聲言歸太原，使符存審守魏，陽爲西歸，而潛兵貝州。鄴果報末帝曰：「晉王西歸，魏無備，可擊。」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，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。鄴忽見晉軍，驚曰：「晉王在此耶！」兵稍卻，追至故元城。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，鄴爲員陣以禦晉人。兵再合，鄴大敗，南奔。自黎陽濟河，保滑州。末帝

以爲義成軍^①節度使。明年，河朔皆入於晉，降鄆亳州團練使。

^①六韜，兵家權謀之書。謂文韜、武韜、龍韜、虎韜、豹韜、犬韜也。^②宛秋人，字德詳。初名存，事李罕之，從

罕之歸晉，李克用以爲義兒軍使，賜姓李。存審爲將，有機略，從莊宗破梁軍，走遼兵，敗劉鄩，大小百餘

戰，未嘗有敗衄。官至宣武節度使，卒於幽州。^③卽今河北清河縣治。^④在今河北元城縣東。^⑤

員與圓通。^⑥在今河南濬縣東北。^⑦在今河北定縣。

兗州張萬進^①反，拜鄆兗州安撫制置使。^②萬進敗死，乃拜鄆泰寧軍^③節度使。

^①雲州人。初事劉守光，繼殺守光子歸晉。末帝攻之，復降梁，官至兗州節度使。貞明中，據城叛。城破，族

誅。^④安撫制置使，官名，掌總護諸將，統治軍旅，察治姦宄，以肅清一道，凡兵民之政，皆掌焉。^⑤泰

寧軍治兗州。兗州見前元貞皇后張氏傳。

朱友謙叛，陷同州，末帝以鄆爲河東道招討使。行次陝州，鄆爲書以招友謙，友謙不報，留月餘待之。伊皓、段凝等素惡鄆，乃譖之，以爲鄆與友謙親家，故其逗

留以養賊。已而鄆兵數敗，乃罷鄆歸洛陽，酖殺之。○年六十四，贈中書令。

○酖與鳩通，毒鳥也。用其毛爲酒，曰鳩酒。酖殺之，卽以酖酒毒殺之也。

子遂凝、遂雍，事唐皆爲刺史。鄆妾王氏有美色，鄆卒，後入明宗宮中，是爲「王淑妃」。明宗晚年，淑妃用事，鄆二子皆被恩寵。○

○按二十四史考異云：「依劉知幾點煩之例，稍異其文云：『明宗晚年，王淑妃用事，鄆故妾也，故鄆子皆被寵。』而其他盡芟之，則文省而其意更顯矣。」

潞王從珂反於鳳翔，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，留守王思同○帥諸鎮兵討鳳翔，戰敗東歸，遂雍閉門不納，悉封府庫以待潞王。潞王前軍至者，悉以金帛給之。潞王見遂雍，握手涕泣。由是事無大小，皆與圖議。廢帝入立，拜遂雍淄州○刺史，以鄆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。

○見死事傳。○卽今山東淄川縣。

遂清歷易○棣……等五州刺史，皆有善政。遷鳳州○防禦使，宣徽北院使，

判三司。晉開運中，爲安州[○]防禦使以卒。

^{△△}○易州即今河北易縣。○即今陝西鳳縣。○即今河北安新縣。

遂清性至孝，居父喪，哀毀[○]，鄉里稱之。嘗爲淄州刺史，迎其母。母及郊，遂清爲母執轡，行數十里，州人咸以爲榮。

^{△△}○毀滅也。言居喪時，哀至，幾於毀形滅性也。

楊師厚

楊師厚，潁州斤溝[○]人也，少事河陽李罕之[○]。罕之降晉，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於晉王，師厚在籍中。師厚在晉，無所知名。後以罪奔於梁，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，曹州[○]刺史。

^{△△}○潁州後魏置，即今阜陽縣，屬安徽。斤溝在今安徽太和縣北。按九域志：潁州萬壽縣有斤溝鎮。萬壽，唐汝陰縣之百尺鎮也。唐開寶六年置縣。○項城人。少學儒，後爲僧，又爲盜，隨黃巢渡江，降於高駢，

與李克用深相結。性翻覆貪冒，嘗私克用將，爲請一鎮。克用不許，遂歸太祖，爲河陽節度使。○曹州^{△△}

今山東荷澤縣。

梁攻王師範，師厚戰臨朐，擒其偏將八十餘人，取棣州。以功拜齊州刺史。

○臨朐，今縣名。漢置。屬山東。○偏將，即偏裨也。○齊州，即今山東歷城縣。

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，遣師厚為先鋒。師厚取穀城，西童山木為浮橋，渡漢水，擊匡凝，敗之。匡凝棄城走。師厚進攻荆南。又走匡凝弟匡明。功為多。拜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○今湖北穀城縣治。○亦曰東漢水，流貫舊漢中、興安、鄖陽、襄陽、安陸、漢陽六府，入江之大川也。源

出陝西寧羗縣北蟠冢山。○荆南，即今湖北省西南部。○字贊堯，以軍功歷繡、峽二州刺史，為荆

南留後。被逼於朱全忠，趨蜀，王建待以賓禮，用為工部尚書。○山南東道治襄州，襄州見前寇彥卿

傳註。

劉知俊叛，攻陷長安，劉鄩、牛存節等攻之，久不克。師厚以奇兵傍南山，入其

西門，降其守者，遂克之。晉周德威攻晉州，○以應知俊，師厚敗之於蒙坑。○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，徙鎮宣義。○

○晉州即今山西臨汾縣。

○在山西曲沃縣北。

○保義即今河北邢台縣治。宣義唐置，即今河南

滑縣治。

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，太祖病臥洛陽，少間，乃自將北擊趙。師厚從太祖至洹水，○夜行，迷失道。明日，次魏縣，聞敵將至，梁兵潰，亂不可止，久之，無敵乃定。已而太祖疾作，乃還。明年，少間，而晉軍攻燕。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，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，屯於龍化。○遣師厚攻棗彊。○三月——一作日——不能下。太祖怒，自往督戰，乃破屠^④之；進圍蓆縣。^⑤晉史建瑋^⑥以輕兵夜擊，梁軍大擾，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^⑦而走。太祖還東都，師厚留屯魏州。明年，太祖遇弒，友珪自立，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、臧延範等，逐出節度使羅周翰，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。

○亦名安陽河。源出山西黎城縣，至河南安陽縣入衛。○劉守光詳雜傳。龍化按當在今熱河道境。

④在今河北棗強縣東南三十里。④屠殺也。破敵城，盡其民而殺之亦曰屠。⑤縣名，在今河北景

縣南。⑥詳唐臣傳。⑦猶言行李。軍隊中之器仗糧食營帳服裝等物，皆曰「輜重」。

自太祖與晉戰河北，師厚嘗爲招討使，悉領梁之勁兵。太祖崩，師厚遂逐其帥，而稍矜倨。○難制。——故時：魏恃牙兵，其帥得以倔強。○羅紹威時，牙兵盡死，魏勢孤，始爲梁所制。師厚已得志，乃復置「銀槍効節軍」。友珪陰欲圖之，召師厚入計事。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。師厚曰：「吾二十年不負朱家，今若不行，則見疑而生事。然吾知上爲人，雖往，無如我何也。」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，留其兵城外，以十餘人自從，入見友珪。友珪益恐懼，賜與鉅萬而還。

○矜音兢，自賢也。卽矜其所能以自誇大。倨舉豫切，音踞，倨傲不遜也。○倔巨鬱切，音崛，倔強不受

屈抑也。

已而，末帝謀討友珪，問於趙巖。巖曰：「此事成敗，在招討楊公爾！得其一言

諭禁軍，吾事立辦。」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，布腹心。師厚猶豫。未決，謂其下曰：「方郢王[○]弒逆時，吾不能即討。今君臣之分已定，無故改圖，人謂我何！」其下或曰：「友珪弒父與君，乃天下之惡。均王[○]仗大義以誅賊，其事易成。彼若一朝破賊，公將何以自處？」師厚大悟，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，見袁象先計事，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。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。

[○]猶豫，屬，象屬，二獸皆進退多疑。故謂人遲疑不決曰猶豫。

[○]郢王，即朱友珪。

[○]均王，即末

帝。

末帝即位，封師厚鄴王，詔書不名，事無鉅細，皆以諮之；然心益畏而忌之。已而師厚瘍[○]發卒，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。由是始分相，魏爲兩鎮。魏軍亂，以魏博降晉。梁失河北自此始。

[○]瘍，移彊切，音陽。癰疽及皮膚病之總稱。

唐臣傳

郭崇韜

郭崇韜，代州雁門人也，爲河東教練使。爲人明敏，能應對，以幹材見稱。

○今山西代縣，

○亦在今山西代縣。

○能事其事曰幹幹材，猶言幹練之材也。

莊宗爲晉王，孟知祥爲中門使，崇韜爲副使。中門之職，參管機要。——先時吳珙、張虔厚等，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，知祥懼，求外任。莊宗曰：「公欲避事，當舉可代公者。」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，甚見親信。

○龍岡人，字保胤，晉王李克用以其弟女妻之。隨魏王繼岌平蜀，以功封成都尹，劍南、西川節度使。後殺李嚴叛。明宗崩，自立爲帝，國號蜀。在位未一年卒。

晉兵圍張文禮。於鎮州，久不下。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。契丹至新樂，晉人皆恐，欲解圍去。莊宗未決。崇韜曰：「契丹之來，非救文禮，為王都以利誘之耳。且晉新破梁軍，宜乘已振之勢，不可遽自退怯。」莊宗然之，果敗契丹。莊宗即位，拜崇韜兵部尚書，樞密使。

○燕人初為劉仁恭裨將。性凶險，多奸謀。從劉守文至滄州，乘間據城叛。後奔王鎔，旋殺鎔父子自為留後，以事上聞，兼要節鉞。莊宗可其請，又叛。莊宗遣將討之，驚悸卒。○處直養子，後弑處直叛唐。唐遣將討之，城破，自焚死。○今河北新樂縣。

梁王彥章擊破德勝。唐軍東保楊劉，彥章圍之。莊宗登壘，望見彥章為重塹，以絕唐軍，意輕之。笑曰：「我知其心矣！其欲持久以弊我也。」即引短兵出戰，為彥章伏兵所射，大敗而歸。莊宗問崇韜計安出。——是時唐已得鄆州矣。——崇韜因曰：「彥章圍我於此，其志在取鄆州也。臣願得兵數千，據河下流，築壘於必爭之地，以應鄆州為名，彥章必來爭。既分其兵，可以圖也。然板築之

功難於卒^①就。陛下日以精兵挑戰，使彥章兵不得東，十日壘成矣。莊宗以爲然。乃遣崇韜與毛璋^②將數千人，夜行。所過驅掠居人，毀屋伐木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。晝夜督^③役，六日壘成。彥章果引兵急攻之。時方大暑，彥章兵熱死。及攻壘不成，所失大半，還趨楊劉。莊宗迎擊，遂敗之。

○今河北濮陽縣治。

○塹[△]坑也，又繞城水也。

○弊[△]困也。

④按史記匈奴傳：「長兵則弓矢，短兵

則刀鋌。」可知短兵指刀鋌類也。

⑤築牆者一丈爲板。

⑥卒同猝。⑦滄州人。初爲梁軍校，以滄

州降晉。及莊宗滅梁，以功拜華州節度使。在鎮多爲不法，明宗聞而惡之，賜自盡。⑧督[△]音篤，監察也。

以身率下也。

康延孝○自梁奔唐，先見崇韜，崇韜延之臥內，盡得梁虛實。——是時莊宗

軍朝城，○段凝軍臨河。○唐自失德勝，梁兵日掠澶相、黎陽、衛州，④而李繼韜⑤

以澤，⑥潞⑦叛入於梁。契丹數犯幽、涿。⑧又聞延孝言，「梁方召諸鎮兵，欲大

舉。」唐諸將皆憂惑，以謂成敗未可知。莊宗患之，以問諸將。諸將皆曰：「唐得鄆

州，隔河難守，不若棄鄆與梁，而西取衛州、黎陽，以河爲界。與梁約罷兵，毋相攻，庶幾以爲後圖。」莊宗不悅，退臥帳中，召崇韜問計。崇韜曰：「陛下興兵仗義，將士疲戰爭，生民苦轉餉者，十餘年矣。況今大號已建，自河以北，人皆引首以望成功，而思休息。今得一鄆州，不能守而棄之，雖欲指河爲界，誰爲陛下守之？且唐未失德勝時，四方商賈，征輸必集，薪芻糧餉，其積如山。自失南城，保楊劉，道路轉徙，耗亡大半。而魏、博五州，秋稼不稔，竭民而斂，不支數月。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？臣自康延孝來，盡得梁之虛實。此真天亡之時也。願陛下分兵守魏，固楊劉，而自鄆長驅，搗其巢穴。不出半月，天下定矣。」莊宗大喜，曰：「此大丈夫之事也！」因問司天，司天言歲不利用兵。崇韜曰：「古者命將，鑿凶門而出。況成算已決，區區常談，何足信也！」莊宗卽日下令軍中，歸其家屬於魏，夜渡楊劉，從鄆州入襲汴州，八日而滅梁。莊宗推功，賜崇韜鐵券，拜侍中，成德軍節度使，依前樞密使。

○見雜傳。○今山東朝城縣。○約在今河北大名附近。○澶州名，即今河北清豐縣治。衛州今

河南汲縣。○嗣昭子，少狡獪無賴。嗣昭卒，莊宗以為安義軍留後。旋通於梁，莊宗平河南，繼韜懼，將

脫身亡契丹。有詔赦之，乃齎銀數十萬兩詣闕，賂伶闈，寵待如故。旋復以謀叛事泄，伏誅。○澤州名，

今山西晉城縣。○潞州名，今山西長治縣。○涿州名，今河北涿縣，近北平。○轉餉，轉運糧餉也。

○大號，天子年號也。○晉以鐵鎖斷德勝口，築河南北為兩城，號「夾寨」。按南城即南寨也。詳王

彥章傳。○稔，音衽，日飲切，穀熟也。○司主也，主其事也。司天掌天象之官也。○古以頒有功之

臣者，其制如瓦，外刻履歷恩數之詳，以記其功；中鑄減罪免祿之數，以防其過；字嵌以金，各分左右；左

頒功臣，右藏內府，有故，則合之以取信。○今河北正定縣治。

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，而崇韜未嘗居戰陣，徒以謀議居佐命。○第一之

功，位兼將相，遂以天下為己任，遇事無所迴避。而宦官伶人用事，特不便也。

○古稱創業之君，受天命而為天子，其輔佐者謂之「佐命」。

初，崇韜與宦者馬紹宏，俱為中門使，而紹宏位在上。及莊宗即位，二人當

爲樞密使。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，乃以張居翰^①爲樞密使，紹宏爲宣徽使。紹宏失職，怨望，崇韜因置內勾使，以紹宏領之。凡天下錢穀出入於租庸^②者，皆經內勾。旣而文簿繁多，州縣爲弊，遽罷其事，而紹宏尤側目。^③崇韜頗懼，語其故人子弟曰：「吾佐天子取天下，今大功已就，而羣小交興，吾欲避之，歸守鎮陽，^④庶幾免禍可乎？」故人子弟對曰：「俚語曰：『騎虎者，勢不得下。』今公權位已隆，^⑤而下多怨嫉，一失其勢，能自安乎？」崇韜曰：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今中宮^⑥未立，而劉氏有寵，宜請立劉氏爲皇后，而多建天下利害，以便民者，然後退而乞身。天子以公爲有大功而無過，必不聽公去，是外有避權之名，而內有中宮之助，又爲天下所悅，雖有讒間，其可動乎？」崇韜以爲然，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。

①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。莊宗領幽州，紹宏權知州事。明宗時官終樞密使。餘見本傳。 ②詳宦者

傳。 ③唐代賦役之制：丁男授田一頃，歲輸粟二斛，謂之「租」。役人力，歲二十日，閏月加二日，不役

者日輸絹三尺，謂之「庸」。 ④嫉視也。 ⑤成德軍治鎮陽，卽今河北正定縣治。 ⑥隆，高也。 ⑦

內寢也，嫡夫人所居，別乎東西而言者。舊儀稱皇后爲「中宮」。

崇韜素廉，自從入洛，始受四方賂遺。故人子弟或以爲言。崇韜曰：「吾位兼將相，祿賜巨萬，豈少此邪？今藩鎮諸侯，多梁舊將，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。今一切拒之，豈無反側？且藏予私室，何異公帑？」明年，天子有事南郊，乃悉獻其所藏，以佐賞給。

○洛州名，今河南洛陽縣治。

○斬殺也。祛，逐也。管仲與齊桓公戰，射中桓公帶鉤，斬祛射鉤，言唐諸

藩皆與莊宗會相戰爭之意也。○反側，謂懷二心而不循正道也。○祀天也。舊制：每歲冬至日大

祀天於圓丘，帝在南郊，故云。

莊宗已郊，遂立劉氏爲皇后。崇韜累表自陳，請依唐舊制，還樞密使於內臣，而并辭鎮陽。優詔不允。崇韜又曰：「臣從陛下軍朝城，定計破梁。陛下撫臣背而約曰：『事了，與卿一鎮。』今天下一家，俊賢並進，臣憊矣，願乞身如約。」莊宗召崇韜謂曰：「朝城之約，許卿一鎮，不許卿去。欲捨朕，安之乎？」崇韜因建

天下利害二十五事，施行之。

○內臣^{△△}謂禁內親近之臣也。世以為宦官之稱。

○優異之詔[△]也，所以獎勵功臣者。

○憊[△]步懷切，讀

如敗；又弼詣切，音敝；義同。疲極曰憊。

李嗣源○為成德軍節度使，徙崇韜忠武。○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，言甚懇

至。莊宗曰：「豈可朕居天下之尊，使卿無尺寸之地？」崇韜辭不已，遂罷其命，仍

為侍中，樞密使。

○即明宗也。

○即梁匡國軍，治許州，今河南許昌縣。

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，思

得高樓避暑。宦官進曰：「臣見長安盛時，大明興慶宮，樓閣百數。今大內不及

故時卿相家。」莊宗曰：「吾富有天下，豈不能作一樓？」乃遣宮苑使王允平○

營之。宦官曰：「郭崇韜眉頭不伸，常為租庸惜財用；陛下雖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」

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：「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，雖祁寒○盛暑，被甲跨馬，不以

爲勞。今居深宮，蔭廣廈，不勝其熱，何也？」崇韜對曰：「陛下昔以天下爲心，今以一身爲意；艱難逸豫，爲慮不同；其勢自然也。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，常如河上，則可使繁暑，坐變清涼。」莊宗默然。終遣允平起樓。崇韜果切諫。宦官曰：「崇韜之第，無異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熱？」由是讒閒愈入。

○未詳。

○祁，大也。祁寒，大寒也。

河南縣令羅貫，爲人彊直，頗爲崇韜所知。貫正身奉法，不受權豪請託。宦官伶人有所請求，書積几案，一不以報，皆以示崇韜。崇韜數以爲言。宦官伶人由此切齒。○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，縣令多出其門，全義廝養○畜之。及貫爲之，奉全義不屈，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，皆按誅之。全義大怒，嘗使人告劉皇后，從容爲白貫事。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。莊宗未有以發。皇太后崩，葬坤陵，陵在壽安。○莊宗幸陵作所，而道路泥塗，橋壞。莊宗止輿問：「誰主者？」宦官曰：「屬河南。」因亟召貫。貫至，對曰：「臣初不奉詔，請詰主者。」莊宗曰：「爾之所部，復問何人？」

卽下貫獄，獄吏拷掠，^④體無全膚。明日，傳詔殺之。崇韜諫曰：「貫罪無他，橋道不修，法不當死。」莊宗怒曰：「太后臨駕，^⑤將發，天子車輿往來，橋道不修，卿言無罪，是朋黨也。」崇韜曰：「貫雖有罪，當具獄行法於有司。陛下以萬乘^⑥之尊，怒一縣令，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，臣等之過也。」莊宗曰：「貫，公所愛，任公裁決！」因起入宮。崇韜隨之論不已，莊宗自闔殿門，崇韜不得入。貫卒見殺。

① 奮怒貌，齒相磨切也。

② 斲養謂賤役也。按斲役也。

③ 今河南宜陽縣治。

④ 拷打也。掠，撻也。

⑤ 謂太后之喪駕也。

⑥ 朋類也。此言朋黨謂崇韜庇護其同黨也。

⑦ 周制：天子地方千里，出兵車

萬乘。後世因稱天子爲「萬乘」。

明年，征蜀，議擇大將。時明宗爲總管，^①當行。而崇韜以讒見危，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。乃曰：「契丹爲患北邊，非總管不可禦。魏王繼岌，國之儲副，^②而大功未立，且親王爲元帥，唐故事也。」莊宗曰：「繼岌，小子，豈任大事？公爲我擇其副。」崇韜未及言，莊宗曰：「吾得之矣！無以易卿也。」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，

崇韜爲招討使，軍政皆決崇韜。

○總管官名，督軍之官也。○儲副也。儲副謂太子也，言爲君之副也。

唐軍入蜀，所過迎降。王衍○弟宗弼，陰送款於崇韜，求爲西川○兵馬留後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。軍至成都，○宗弼遷衍於西宮，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，及其子廷誨。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，請崇韜留鎮蜀。繼岌頗疑崇韜，崇韜無以自明，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，宗勳沒其家財。蜀人大恐。

○王建子。旣嗣位，年少荒淫，委政宦者，日夜酣飲，爲唐所滅，族誅。○今四川之西部也。○今四川省治。

崇韜素惡宦官，嘗謂繼岌曰：「王有破蜀功，師旋必爲太子，俟主上千秋萬歲後，當盡去宦官。至於扇馬，○亦不可騎。」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，心已不平。及聞此言，遂皆切齒，思有以圖之。莊宗聞破蜀，遣宦官向延嗣勞軍，崇韜不郊迎。延嗣大怒，因與從襲等共搆之。延嗣還，上蜀簿，得兵三十萬，馬九千

五百匹，兵器七百萬，糧二百五十三萬石，錢一百九十二萬緡，金銀二十二萬兩，珠玉象犀二萬，文錦綾羅五十萬疋。莊宗曰：「人皆言蜀天下之富國也，所得止於此邪？」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，且誣其有異志，將危魏王。莊宗怒，遣宦官馬彥珪至蜀，視崇韜去就。彥珪以告劉皇后，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。

○扇與驕同。扇馬謂馬之去勢者。

崇韜有子五人，其二從死於蜀，餘皆見殺。其破蜀所得，皆籍沒。明宗卽位，詔許歸葬，以其太原故宅，賜其一孫。

當崇韜用事時，自宰相豆盧革、韋說等，皆傾附之。崇韜父諱弘，革等卽因佗事奏改「弘」文館，爲「崇」文館。以其姓郭，因以爲子儀之後，崇韜遂以爲然。其伐蜀也，過子儀墓，下馬號慟而去，聞者頗以爲笑。然崇韜盡忠國家，有大略，其已破蜀，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。諸蠻欲因以綏來之，可謂有志矣！

○莊宗定汴，洛說拜平章事，政務得失，無所措言。時郭崇韜秉政，行事有遺物議者，說曰：「此郭漢子。」

意也。明宗時，坐高季興事，流合州，賜自盡。①國名，其先本有六詔，蒙舍最南，謂之南詔，五詔皆爲所并。在今雲南境。②綏音雖，安也。

安重誨

安重誨，應州人。其父福遷，事晉爲將，以驍勇知名。梁攻朱宣於鄆州，晉兵救宣，宣敗，福遷戰死。重誨少事明宗，爲人明敏謹恪。明宗鎮安國，以爲中門使。及兵變於魏，所與謀議大計，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。明宗卽位，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，樞密使，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固辭不拜，改兵部尙書，使如故。在位六年，累加侍中，兼中書令。

①今山西應縣。

②驍勇捷也。

③下邑人。少販鹽爲盜，後隸曹全晟，以戰功積官天平節度使。朱全

忠已取滑州，欲併諸鎮，遂發兵攻之。宣敗走，爲葛從周所執，斬於汴橋下。④恪可郝切，讀如却，敬也。

⑤安國卽梁保義軍，註見前楊師厚傳。

⑥曲周人，字子重，爲霍存養子。事梁太祖，累遷天平軍節度

使。莊宗滅梁，彥威自陝來朝，賜姓名曰李紹真，徙鎮武寧。莊宗崩，彥威從明宗入洛陽，首率羣臣勸進，

徙鎮平盧。天成中卒。①左領軍衛官名。唐置左右領軍衛，為禁衛之一。有上將軍、大將軍、將軍等官。五代因之。

重誨自為中門使，已見親信。而以佐命功臣，處機密之任，事無大小，皆以參決。①其勢傾動天下。雖其盡忠勞力，時有補益；而恃功矜寵，威福自出，旁無賢人君子之助，其獨見之慮，禍釁②所生；至於臣主俱傷，幾滅其族，斯其可哀者也！

①參決謂參預而裁決之也。②釁喜印切，瑕隙也。禍釁謂招禍之原因也。

重誨嘗出，過御史臺門，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。重誨怒，即臺門斬延而後奏。——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，毆傷相州錄事參軍，親從兵馬使安虔，走馬衝宰相前導，弘遷罪死，虔決杖①而已。——重誨已斬延，乃請降敕②處分。明宗不得已從之。由是御史諫官，無敢言者。

①決判決也。杖舊制五刑之一。②漢唐以來，天子頒布臣民之書，謂之「詔敕」，亦單稱「敕」，猶

後世之有諭旨也。

宰相任圜，判三司，以其職事與重誨爭，不能得。圜怒，辭疾，退居於磁州。朱守殷以汴州反，重誨遣人矯召馳至其家，殺圜而後白，誣圜與守殷通謀。明宗皆不能詰也。

○見任圜本傳。○今河北磁縣。

而重誨恐天下議已，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，請放之，冀以悅人而塞責。○明宗不得已，爲下詔蠲除之。其威福自出，多此類也。

○塞責謂免於責備也。今謂敷衍作事，以苟免罪責者曰「塞責」。○蠲除謂免去苛政重役也。

居淵切，音涓，除去之也。

是時四方奏事，皆先白重誨然後聞。河南縣獻嘉禾，一莖五穗。重誨視之，曰：「僞也。」答○其人而遣之。

○笞，舊制五刑之一，捶擊也。俗謂之「小板子」。

夏州○李仁福○進白鷹，重誨卻之。明日，白曰：「陛下詔天下勿得獻鷹鶴，

而仁福違詔獻鷹，臣已卻之矣。」重誨出，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。佗日，按鷹於西郊，戒左右：「無使重誨知也！」

○今山西夏縣治。○開平間為蕃部指揮使。會夏州亂，衆迎仁福充定難軍節度使。終梁世，奉正朔而已。入唐，官至檢校太師，兼中書令，封朔方王。

宿州○進白兔，重誨曰：「兔陰且狡，雖白何為？」遂卻而不白。

○今安徽宿縣。

明宗為人雖寬厚，然其性夷狄，○果於殺人。馬牧軍使田令方○所牧馬，瘠而多斃，坐劾○當死。重誨諫曰：「使天下聞以馬故，殺一軍使，是謂貴畜而賤人。」令方因得減死。

○古時稱四方邊境未開化之民，東曰夷，南曰蠻，西曰戎，北曰狄。後世相沿，稱未開化之民皆曰夷狄。按明宗本沙陀人，故云。○馬牧軍使掌牧軍馬之官也。田令方為虢州團練使，帳中伶人靖邊庭妻有美色，令方私之，邊庭不勝忿，會陝西三叛連橫，關輔間人情大擾，邊庭夜縋入州廨殺之。○入罪

曰坐言罪與律應，不得移動也。劾論人罪狀也。

明宗遣回鶻。侯三馳傳至其國。侯三至醴泉縣。縣素僻，無驛馬。其令劉知章出獵，不時給馬。侯三遽以聞。明宗大怒，械知章，至京師，將殺之。重誨從容爲言，知章乃得不死。其盡忠補益，亦此類也。

○國名，卽回紇也，爲突厥之別種。元魏時號高車部，或曰敕勒，訛爲鐵勒。至隋曰韋紇，唐稱回紇，代突厥而有內外蒙古之地。宋元時曰畏吾兒，卽回鶻之轉音。據有天山南路。清稱其地曰回疆。○今陝西醴泉縣治。○驛馬，驛站遞信之馬也。

重誨旣以天下爲己任，遂欲內爲社稷之計，而外制諸侯之疆。然其輕信韓玫之譖，而絕錢鏐之臣；徒陷彥溫於死，而不能去潞王之患；李嚴一出，而知祥貳仁矩未至，而董璋叛。四方騷動，師旅並興，如投膏止火，適足速之。此所謂「獨見之慮，禍釁所生」也。

○臨安人，字具美。唐僖宗時黃巢亂，鏐率鄉兵破走之。昭宗時，拜鎮海鎮東軍節度使，賜鐵券，擁兵

兩浙，統十二州。唐亡，受梁封，稱吳越國王。在位四十一年卒。賜武肅。②按二十四史考異云：「楊彥

溫、孟知祥、李仁矩，不書姓而書名，前史無此例，雖下文有之，然先後殊倒置矣。」③二十四史考異

云：「此篇乃歐公用意之作。然敘事之中，雜以斷制，大似論體。蓋學史記而失之。」

錢鏐據有兩浙，號兼吳越而王，自梁及莊宗，常異其禮，以羈縻①臣屬之而已。明宗卽位，鏐遣使朝京師，寓書重誨，其禮慢，重誨怒，未有以發。乃遣其嬖吏韓致副供奉官馬昭遇復使於鏐。而致恃重誨勢，數凌辱昭遇，因醉使酒，以馬箠②擊之。鏐欲奏其事，昭遇以爲辱國，固止之。及致還，反譖③於重誨曰：「昭遇見鏐，舞蹈④稱臣，而以朝廷事私告鏐。」昭遇坐死御史獄。乃下詔削奪鏐官爵，以太師致仕⑤。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。

①羈馬絡頭也。縻，牛紉也。羈，縻也。牽制也。②箠，鞭也。馬箠，馬鞭也。③譖，滓蔭切，簪去聲，愬也。直告

其事曰「愬」，加誣曰「譖」。④舞蹈，朝拜之儀節也。⑤致仕，謂辭官而退隱也。

潞王從珂①爲河中②節度使，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，後必爲國家患，乃

欲陰圖之。從珂閱馬黃龍莊，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。從珂遣人謂彥溫曰：「我遇汝厚，何苦而反邪？」報曰：「彥溫非叛也，得樞密院宣，請公趨歸朝廷耳！」從珂走虞鄉，馳騎上變。明宗疑其事不明，欲究其所以，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，金鞍勒馬，賜彥溫，拜彥溫絳州刺史，以誘致之。重誨固請用兵，明宗不得已，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，西京留守索自通，率兵討之，而誨曰：「爲我生致彥溫，吾將自訊其事。」彥稠等攻破河中，希重誨旨，斬彥溫以滅口。重誨率羣臣稱賀，明宗大怒曰：「朕家事不了，卿等不合致賀！」從珂罷鎮，居清化里第。重誨數諷宰相言：「從珂失守，宜得罪。」馮道因白請行法。明宗怒曰：「吾兒爲姦人所中，事未辨明，公等出此言，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？」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，所以勵爲臣者。明宗曰：「皆非公等意也！」道等惶恐而退。居數日，道等又以爲請，明宗顧左右而言他。明日，重誨乃自論列。明宗曰：「公欲如何處置，我卽從公！」重誨曰：「此父子之際，非臣所宜言，惟陛下

裁之！明宗曰：「吾爲小校時，衣食不能自足。此兒爲我擔石灰，拾馬糞，以相養活。今貴爲天子，獨不能庇之邪？使其杜門，私第，亦何與公事！」重誨由是不復敢言。

① 卽唐廢帝也。 ② 今山西永濟縣。地當汾河黃河之中，故曰「河中」。 ③ 傳達君命曰宣。 ④ 今

山西虞鄉縣治。 ⑤ 變，叛變也。上變，謂以變亂上告於天子也。 ⑥ 衣單複具爲一襲。 ⑦ 勒，馬絡頭

也。有嚼口者曰勒，無曰羈。 ⑧ 今山西新絳縣治。 ⑨ 沙陀三部落人。初爲騎將。長與中，爲靜難軍節

度使。潞王從珂反，彥稠爲招討副使，兵潰，爲潞王所殺。 ⑩ 清源人，少能騎射。從莊宗定魏博，累遷河

中節度使。入爲右龍武將軍。初，自通代末帝鎮河中，臨事失於周旋，帝深銜之。及卽位，自通憂悸求死，

退朝涉洛，自溺而死。 ⑪ 訊，鞠罪也。 ⑫ 滅口，謂防其洩言而殺之也。 ⑬ 諷，付衆切，風去聲。謂不用

正言，託辭以感人也。 ⑭ 幽州人，莊宗時，歷官禮部侍郎，好直言。夙與任圜善。明宗時，圜爲安重誨所

殺，鳳獨號哭呼重誨曰：「任公天下義士，豈肯謀反？而公殺之，何以示天下！」重誨慚不能對。及重誨

得罪，羣臣無敢言，鳳數言重誨盡忠，罷爲安國軍節度使。廢帝立，召爲太子太保，病足，卒於家。 ⑮ 杜，

塞也。杜門，謂閉門家居也。

孟知祥鎮西川，董璋鎮東川，二人皆有異志。重誨每事裁抑，務欲制其姦心。凡兩川守將更代，多用己所親信，必以精兵從之，漸令分戍諸州，以虞緩急；二人覺之，以爲圖己，益不自安。旣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，知祥大怒，卽日斬嚴。又分閬州爲保寧軍，以李仁矩爲節度使，以制璋，且削其地；璋以兵攻殺仁矩，二人遂皆反。唐兵戍蜀者，積三萬人；其後知祥殺璋，兼據兩川，而唐之精兵，皆陷蜀。

○今四川之東部。 ○今四川閬中縣。

初，明宗幸汴州，重誨建議，欲因以伐吳，而明宗難之。其後戶部尙書李麟，○得吳諜者言，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，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。麟卽引諜者見重誨，重誨大喜以爲然。乃以玉帶與諜者，使遺知誥爲信。——其直千緡，——初不以其事聞。其後逾年，知誥之間不至，始奏貶麟行軍司馬。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，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，「重誨私

募士卒，繕^④治甲器，欲自伐吳。又與相者交私。明宗以問重誨，重誨惶恐，請究其事。明宗初頗疑之，大臣左右皆爲之辯。既而少解，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。因廷詰彥溫，具伏其詐；於是君臣相顧泣下。彥溫行德、儉，皆坐族誅。重誨因求解職。明宗慰之曰：「事已辯，慎無措之胸中！」重誨論請不已，明宗怒曰：「放卿去，朕不患無人！」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，趣^⑤馮道等議代重誨者。馮道曰：「諸君苟惜安公，使得罷去，是紓^⑥其禍也。」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，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，而重誨居職如故。

○五代時楊行密據淮南，兼有江西，國號吳。凡四主，四十六年。○唐宗室子少舉進士不中，輒轉事

王鎔爲從事。後張文禮弒鎔自立，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，鱗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。文禮敗，莊宗以爲支使。明宗時，累遷戶部尙書。後事晉，遷太子太保。繼事漢，拜司徒。○伺候敵人間隙，以反報其主

者曰「諜」。○徐州人，字正倫。少孤，流寓濠泗間，楊行密攻濠州得之，養以爲子。諸子不能容，行密

以乞徐溫，乃改姓名曰徐知誥。後受吳禪，稱帝，爲南唐開國之主。在位七年卒，按李鱗傳稱楊溥，而此

云徐知誥，知誥相溥，專其國政故也。

⑤官名，節度屬官，位在長行之上，副將之下。

⑥繕，備也，治也。

⑦趣，催促也。

⑧紆，解也。

董璋等反，遣石敬瑭討之。而川路險阻，糧運甚艱，每費一石，而致一斗。自關
①以西，民苦輸送，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。明宗謂重誨曰：「事勢如此，吾當自
行。」重誨曰：「此臣之責也。」乃請行。關西之人，聞重誨來，皆已恐動。而重誨日
馳數百里，遠近驚駭。督趣糧運，日夜不絕，斃踣②道路者，不可勝數。重誨過鳳翔，
節度使朱弘昭，延之寢室，使其妻子奉事左右，甚謹。重誨酒酣，爲弘昭言：「昨被
讒構，③幾不自全，賴人主明聖，得保家族。」因感歎泣下。重誨去，弘昭馳騎上言：
「重誨怨望，④不可令至行營，恐其生事。」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，亦言
西人震駭之狀，因述重誨過惡。重誨行至三泉，⑤被召還。過鳳翔，弘昭拒而不納。
重誨懼，馳趨京師。未至，拜河中節度使。

①關，謂函谷關也。

②踣，步効切，音匍，又普侯切，音剖，義同。僵也，斃也。

③構，間隙也。構，陷也。讒，構謂

以讒言構陷之也。

④怨望，怨恨冀望之意。

⑤今陝西寧光縣治。

重誨已罷，希旨者爭求其過。宦者安希倫，坐與重誨交私，常爲重誨陰伺宮中動靜，事發，棄市。①重誨益懼，因上章告老，以太子太師致仕，而以李從璋②爲河中節度使，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。重誨二子：崇緒、崇贊，宿衛③京師。聞制④下，卽日奔其父。重誨見之，驚曰：「二渠⑤安得來！」已而曰：「此非渠意，爲人所使耳！吾以一死報國，餘復何言！」乃械送二子於京師。行至陝州，下獄。明宗又遣翟光業⑥至河中，視重誨去就，戒曰：「有異志，則與從璋圖之！」又遣宦者使於重誨。使者見重誨，號泣不已。重誨問其故，使者曰：「人言公有異志，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！」重誨曰：「吾死未塞責，遽勞朝廷興師，以重明主之憂！」光業至，從璋率兵圍重誨第，入拜於庭。重誨降而答拜，從璋以搥⑦擊其首。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：「令公⑧死未晚，何遽如此！」又擊其首，夫婦皆死，流血盈庭。從璋檢責其家貲，不及數千緡而已。明宗下詔，以其絕錢鏐，致孟知祥、董璋反，及議

伐吳以爲罪，并殺其二子。其餘子孫皆免。

○棄市謂死罪也。禮：「刑人於市，與衆棄之。」○明宗從子，字子良。明宗時，鎮保義，徙河中。晉高祖

立，徙鎮威勝。從璋爲人貪鄙，自鎮保義，始折節自修，在南陽頗有遺愛。○宿衛直宿宮禁也。○制

天子之言曰「制」。○二渠猶言汝等二人也。○翟光業疑卽翟光鄴，見前註。○搃猪窳切，又

姑倭切，音戈，義同，兵器也。○令公中書令之尊稱。

重誨得罪，知其必死，歎曰：「我固當死，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！」此其恨也。

○按二十史考異云：「按重誨死於長興二年閏五月，而從珂之封潞王，乃在四年五月，重誨口中焉得稱潞王乎？此亦歐公之失檢也。」

嗚呼！官失其職久矣！予讀梁宣底，○見敬翔、李振爲崇政院使，凡承上之旨，宣之宰相而奉行之，宰相有非其見時，而事當上決者，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，則具記事而入，因崇政使以聞，得旨則復宣而出之。梁之崇政使，乃唐樞密之職，

蓋出納之任也。唐常以宦者爲之，梁戒其禍，始更用士人；其備顧問，參謀議於中，則有之，未始專行事於外也。至崇韜，重誨爲之，始復唐樞密之名，然權侷^㊸於宰相矣。後世因之，遂分爲二：文事任宰相，武事任樞密。樞密之任既重，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。

○晚唐樞密使，自禁中受旨，出付中書，謂之「宣」。中書承受，錄之於籍，謂之「宣底」。○侷^㊸，齊等也，均也。

周德威

周德威字鎮遠，朔州^㊹馬邑^㊺人也。爲人勇而多智，能望塵以知敵數。其狀貌雄偉，笑不改容，人見之，凜如^㊻也。事晉王爲騎將，稍遷鐵林軍使。從破王行瑜，以功遷內衙指揮使。其小字「陽五」，當梁、晉之際，周陽五之勇聞天下。

○今山西朔縣。○亦在朔縣治。故城在今朔縣西北。○凜如^㊻，可畏貌。○鐵林軍使官名。言其軍如鐵之堅強，蓋謂其勇悍也。○王行瑜^㊼，邠州人。初爲朱玫將，後殺玫歸唐，授邠寧節度使。李茂貞拒

覃王，殺宰相，行瑜均與有力焉。旋爲李克用所討，奔慶州，爲麾下所殺。內衙指揮使，謂禁衛官也。⊙

按葛從周碑作「楊五」。

梁軍圍晉太原，令軍中曰：「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。」有驍將陳章者，號「陳野叉」，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，出入陣中，求周陽五，欲必生致之。晉王戒德威曰：「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，見白馬朱甲者，宜善備之！」德威笑曰：「陳章好大言耳！安知刺史非臣作邪？」因戒其部兵曰：「見白馬朱甲者，當佯走以避之。」兩軍皆陣，德威微服雜卒伍中。陳章出挑戰，兵始交，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，因退走，章果奮稍，急追之。德威俟章已過，揮鐵鎚擊之，中章墜馬，遂生擒之。

○稍，疏渥切，音朔。矛長八尺曰「稍」。馬上所持者也。亦作「槊」。

梁攻燕，○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，取潞州。遷代州刺史，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。○梁軍捨燕攻潞，圍以夾城。潞州守將李嗣昭，○閉城拒守。而德

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。嗣昭與德威素有隙，晉王病且革，^④語莊宗曰：「梁軍圍潞，而德威與嗣昭有隙，吾甚憂之！」王喪在殯，莊宗新立，殺其叔父克寧，^⑤國中未定，而晉之重兵，悉屬德威於外，晉人皆恐。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，且召其軍。德威聞命，即日還軍太原，留其兵城外，徒步而入，伏梓宮，^⑥前慟哭幾絕。晉人乃安。遂從莊宗復擊梁軍，破夾城，與李嗣昭歡如初。以破夾城功，拜振武^⑦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①見劉守光傳。

②蕃，亦作番。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官名，即掌領番漢馬步各軍之長官也。

③見義兒傳。

④革，基億切，音亟，急也。

⑤克恭弟。爲人仁孝，於諸兄弟中最賢。事太祖小心不懈，軍

事無大小皆參決。太祖病，以莊宗屬克寧，或以兄亡弟及爲言，克寧不可。其後惑於羣言，竟以誅死。

⑥梓宮，天子之棺也。天子之棺，以梓木爲之，故稱「梓宮」。

⑦治朔州，註見前莊宗神閔敬皇后傳。

天祐七年秋，梁遣王景仁、^①將魏滑、汴、宋等兵七萬人擊趙。趙王王鎔乞師於晉，晉遣德威先屯趙州。冬，梁軍至於柏鄉，^②趙人告急，莊宗自將出贊皇，

⑤會德威於石橋，⑥進距柏鄉五里，營於野河⑦北。晉兵少，而景仁所將神威⑧龍驤、拱宸⑨等軍，皆梁精兵。人馬鎧甲，飾以組繡金銀，⑩其光耀日，晉軍望之色動。德威勉其衆曰：「此汴宋傭販兒，⑪徒飾其外耳；其中不足懼也！其一甲之直數十千，得之適足爲吾資，無徒望而愛之，當勉以往取也。」退而告莊宗曰：「梁兵甚銳，未可與爭；宜少退以待之。」莊宗曰：「吾提孤軍出千里，其利速戰。今不能乘勢急擊之，使敵知吾之衆寡，則吾無所施矣。」德威曰：「不然，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。吾之取勝，利在騎兵；平川廣野，騎兵之所長也。今吾軍於河上，迫賊營門，非吾用長之地也。」莊宗不悅，退臥帳中，諸將無敢入見。德威謂監軍張承業⑫曰：「王怒老兵不速戰者，非怯也。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，所恃者一水隔耳。使梁得舟楫渡河，吾無類⑬矣。不如退軍鄆邑⑭，⑮誘敵出營，擾而勞之，可以策勝也。」承業入言曰：「德威老將知兵，願無忽其言！」莊宗遽起曰：「吾方思之耳！」已而德威獲梁游兵，問：「景仁何爲？」曰：「治舟數百，將以爲浮梁。」⑯德威引與俱

見莊宗笑曰：「果如公所料。」乃退軍鄆邑。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，自以勁兵三千繼之。景仁怒，悉其軍以出，與德威轉鬪數十里，至於鄆南。兩軍皆陣，梁軍橫亘六七里，汴、宋之軍居西，魏、滑之軍居東。莊宗策馬登高，望而喜曰：「平原淺草，可前可卻，真吾之勝地！」乃使人告德威曰：「吾當爲公先，公可繼進。」德威持馬諫曰：「梁軍輕出而遠來，與吾轉戰，其來必不暇齎糧糗，縱其能齎，亦不暇食；不及日午，人馬俱饑，因其將退而擊之，勝。」諸將亦皆以爲然。至未申時，梁軍東偏塵起，德威鼓譟而進，磨其西偏曰：「魏、滑軍走矣！」又磨其東偏曰：「梁軍走矣！」梁陣動，不可復整，乃皆走，遂大敗。自鄆追至於柏鄉，橫尸數十里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。自梁與晉爭，凡數十戰，其大敗未嘗如此。

①合淝人，少從楊行密起淮南。爲將驍勇剛悍，質略無威儀。嘗破梁軍，後歸太祖，官終淮南招討使。

②按王鎔稱趙王，見前註。③今河北趙縣治。④今河北柏鄉縣。⑤今河北贊皇縣。⑥約在今

柏鄉縣境北。⑦疑卽柏鄉縣北之槐河。⑧⑨皆梁親衛軍名。⑩以金銀絲條繡成之也。⑪備

僱役於人也。販買賤賣貴也。言爲烏合之衆，不堪戰也。⑤見宦者傳。⑥無類無瞧類也。瞧嚼也。無

瞧類謂無復活而瞧食者也。⑦按鄗邑即高邑，今河北高邑縣地。⑧浮梁浮橋也。比舟於水，加板

其上也。⑨鼓譟謂擊鼓而譟也。

劉守光僭號○於燕，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○以擊之。德威入祁溝關，

⑩取涿州，遂圍守光於幽州，破其外城。守光閉門距守。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，獨

幽州不下，圍之踰年，乃破之。以功拜盧龍軍⑪節度使。

①僭假也；擬也。凡人臣僭稱帝王者，稱「僭號」。②今河北涞源縣。③約在今河北保定附近。

④治幽州，註見前晉高祖皇后李氏傳。

德威雖爲大將，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。守光驍將單廷珪，望見德

威於陣曰：「此周陽五也！」乃挺槍馳騎追之。德威佯走，度廷珪垂及，側身少卻。

廷珪馬方馳，不可止，縱其少過，奮槌擊之。廷珪墜馬，遂見擒。

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，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，德威自幽州以千騎

入土門以躡[○]之。鄆至樂平，遇雨，不得進而還。德威與鄆俱東，爭趨臨清，——臨清有積粟，且晉軍餉道也。——德威先馳據之，以故莊宗卒能困鄆而敗之。

○躡，匿葉切，音聶，追隨也。

莊宗勇而好戰，尤銳於見敵。德威老將，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，故其用兵，常伺敵之隙以取勝。十五年，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，從莊宗於河上。自麻家渡[○]進軍臨濮[○]，以趨汴州。軍宿胡柳陂[○]，黎明[○]，候騎[○]報曰：「梁軍至矣！」莊宗問戰於德威。德威對曰：「此去汴州，信宿[○]而近。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，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。吾以深入之兵，當其必死之戰，可以計勝，而難與力爭也。且吾軍先至，糧爨具而營柵完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。王宜按軍無動，而臣請以騎兵擾之，使其營柵不得成，樵爨不暇給，因其勞乏而乘之，可以勝也。」莊宗曰：「吾軍河上，終日俟敵，今見敵不擊，復何爲乎？」顧李存審[○]曰：「公以輜重先，吾爲公殿[○]。」遽督軍而出。德威謂其子曰：「吾不知死所矣！」前遇梁軍而陣。

王軍居中，鎮定之軍居左，德威之軍居右，而輜重次右之。西兵已接，莊宗率銀槍軍^②馳入梁陣。梁軍小敗，犯晉輜重。輜重見梁朱旗，皆驚走入德威軍。德威軍亂，梁軍乘之，德威父子皆戰死。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：「吾不聽老將之言，而使其父子至此！」莊宗卽位，贈德威太師。明宗時，加贈太尉，配享^⑩莊宗廟。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。子光輔，官至刺史。

①約當在山東東臨道境。

②今山東濮縣南六十五里。

③今山東濮縣西南，一名黃柳陂。

④黎

遲也。遲，待也，待天欲明也。一說黎，黑也，天將明而猶黑也。黎明，謂天將明之時也。

⑤候騎，偵騎也。

⑥凡師，一宿爲「舍」，再宿爲「信」，過信爲「次」。

⑦卽符存審也。存審，賜姓李，故又名李存審。

詳前劉鄩傳。

⑧軍後曰「殿」。

⑨親衛軍名。

⑩歷代以功臣配享祖廟。書盤庚：「茲予大享於

先王，爾祖其從與享之。」是爲配享之始。

史建瑭

史建瑭，鴈門人也。晉王爲鴈門節度使，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。從晉王入關

破黃巢，復京師，擊秦宗權。於陳州，常將騎兵爲先鋒。晉王東追黃巢於冤胸，還過梁，軍其城北。梁王置酒上源驛，獨敬思與薛鐵山、賀回鶻等十餘人侍。晉王醉，留宿梁驛，梁兵夜圍而攻之。敬思登驛樓，射殺梁兵十餘人。會天大雨，晉王得與從者俱去。縋尉氏門以出，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，見殺。

○上蔡人。與黃巢連和，圍陳州，擾寇梁、宋間。巢死，宗權張甚，所至屠老孺，焚屋廬，至千里無舍煙。後爲其將申叢所擒，送梁，伏誅。○今山東荷澤縣。○在河南開封縣城南。○縋以繩懸物使下墜也。

○開封諸門之一。按五代會要：梁開平元年四月，詔改尉氏門爲高明門。

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。自晉降丁會，與梁相距於潞州，建瑋以爲晉兵先鋒。梁兵數爲建瑋所殺，相戒常避「史先鋒」。

○壽春人，字道隱，初爲盜，與朱溫俱從黃巢。會長溫雄猜，常稱疾。天復初，起爲昭義軍節度使。後降唐莊宗，爲都招討使。卒於太原。

梁遣王景仁攻趙，晉軍救趙，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，戰於柏鄉。梁軍爲方

陣，分其兵爲二：汴、宋之軍居左，魏、滑之軍居右。周德威擊其左，建瑋擊其右。梁軍皆走，遂大敗之。以功加檢校左僕射。

○今河北井陘縣。

○古者重武，有主射以督課，故曰「僕射」。唐末，左右僕射爲宰相之任，掌佐天子議大政。

檢校僕射位次檢校司徒司空。

天祐九年，晉攻燕，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。梁太祖自將擊趙，圍棗彊、蓀縣。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，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。梁軍已破棗彊，存審扼下博。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：一之衡水，一之南宮，一之信都，一之阜城，而自將其一。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。至暮，擒梁兵數十，皆殺之，各留其一人，縱使逸去。告之曰：「晉王軍且大至。」明日，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，雜其芻牧者，暮叩梁營，殺其守門卒，縱火大呼，斬擊數十百人。而梁芻牧者所出，各遇晉兵，有所亡失，其縱而不殺者，歸而皆言：「晉軍且至。」梁太祖夜拔營去。蓀縣人追擊之，梁軍棄其輜重鎧甲，不可勝計。梁太祖方病，由是增劇。而晉

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，二人之力也。後從莊宗入魏博，敗劉鄩於故元城，累以功歷貝、相二州刺史。

①故城，在今河北深縣。 ②今河北衡水縣。 ③今河北南宮縣。 ④今河北冀縣治東北有信都故

城。 ⑤今河北阜城縣。 ⑥飼牲曰芻，凡放飼牲畜者皆曰牧。

十八年，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，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，執其刺史王鉷。兵傅

鎮州，建瑋攻其城門，中流矢卒，年四十二。

①傅與附通，近也。

建瑋子匡翰，尚晉高祖女，是為「魯國長公主」。匡翰為將，沈毅有謀，而接

下以禮，與部曲一語，未嘗不名。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，彰聖馬軍都指揮使。事

晉為懷、和二州刺史，鄭州防禦使，義成軍節度使，所至兵民稱慕之。

①部曲謂行伍也。續漢書百官志：將軍領軍，皆有部曲。大將軍營五部，部有校尉一人。部下有曲，曲有

軍候一人。 ②今安徽和縣治。 ③今河南鄭縣。

史氏世爲將，而匡翰好讀書，尤喜春秋三傳，○與學者講論，終日無倦。

○三傳，謂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也。

義成軍從事關徹，尤嗜酒，嘗醉罵匡翰曰：「近聞張彥澤鬻○張式，○未見史匡翰斬關徹；天下談者，未有偶耳！」匡翰不怒，引滿自罰而慰勉之，人皆服其量。卒年四十。

○鬻，塊切肉也。

○詳張彥澤傳——雜傳。

元行欽

元行欽，幽州人也，爲劉守光裨將。守光篡其父仁恭，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，○而囚○之。又使行欽害諸兄弟。其後晉攻幽州，守光使行欽募兵雲，○朔間。是時明宗掠地山北，與行欽相拒廣邊軍，○凡八戰，明宗七射中行欽；行欽拔矢而戰，亦射明宗中股。行欽屢敗，乃降。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，曰：「壯士也！」因養以爲子。常從明宗戰，數立功。

○在今河北房山縣西北。○禁錮也。○雲州名。今山西大同縣治。○按當在今山西北境。

莊宗已下魏，益選驍將自衛。聞行欽驍勇，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。○賜姓名

曰「李紹榮」。

○散員，有其名而閒散無職事也。部署，分部而署置也。散員都部署，官名，蓋散官之長也。

莊宗好戰而輕敵，與梁軍戰潘張。○軍敗而潰，莊宗得三四騎馳去，梁兵數

百追及，攢稍圍之。行欽望其旗而識之，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，斬首一級，梁兵解

去。莊宗還營，持行欽泣曰：「富貴與卿共之！」由是寵絕諸將，拜忻州○刺史，遷

武寧軍○節度使。

○今闕。○今山西忻縣。○武寧軍治徐州。徐州註見前元貞皇后張氏傳。

莊宗宴羣臣於內殿，酒酣樂作，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，而怪行欽不在。因

左右顧視曰：「紹榮安在？」所司奏曰：「奉敕宴使相，紹榮散官，不得與也。」莊

宗罷會不樂。明日，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，但宴武

臣而已。

趙在禮反於魏，莊宗方選大將擊之。劉皇后曰：「此小事，可趣紹榮指揮！」乃以行欽爲鄴都^①行營招撫使，將二千人討之。行欽攻鄴南門，以詔書招在禮。在禮送羊酒犒^②軍，登城謂行欽曰：「將士經年離去父母，不取敕旨奔歸，上貽聖憂，追悔何及！若公善爲之辭，尙能改過自新。」行欽曰：「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，小過必當赦宥。」在禮再拜，以詔書示諸軍。皇甫暉^③從旁奪詔書壞之，軍士大譟。行欽具以聞，莊宗大怒，敕行欽「破城之日，無遺種。」乃益詔諸鎮兵，皆屬行欽。行欽屯澶州，分諸鎮兵爲五道，毀民車輪、門扉、屋椽爲筏，渡長慶河^④，攻冠氏門^⑤，不克。

^①唐以魏州爲鄴都。魏州見前神閔敬皇后傳註。^②犒，餉軍也。今亦謂賞勞曰「犒」。^③魏州人。

初爲魏軍卒，明宗卽位，擢拜陳州刺史。後仕南唐，李璟以爲江州節度。周世宗征淮，被擒，重創死。^④

按當在今河北大名縣附近。^⑤冠氏門疑卽寇氏門。按五代會要：鄴都有寇氏門。

是時邢、洛諸州相繼皆叛，而行欽攻鄴無功。莊宗欲自將以往，羣臣皆諫止，乃遣明宗討之。明宗至魏，軍城西，行欽軍城南。而明宗軍變，入於魏，與在禮合。行欽聞之，退屯衛州，以明宗反聞。

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。——從璟，明宗子也。——行欽至衛州，而明宗已反，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；從璟請還京師，乃許之。

○金槍，親衛軍名。按五代時軍制，每一軍置一指揮使，數軍置都指揮使，蓋皆統兵之官也。○繫，知揖切，拘囚之也。

明宗自魏縣引兵南，行欽率兵趨還京師。從莊宗幸汴州。行至滎澤，○聞明宗已渡黎陽，莊宗復遣從璟通問於明宗，行欽以爲不可，因擊殺從璟。

○今河南滎澤縣。

明宗入汴州，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，與行欽登道旁冢，置酒，相顧泣下。有野人獻雉，問其冢名，野人曰：「愁臺也。」莊宗益不悅，因罷酒去。西至石橋，置酒野

次。莊宗謂行欽曰：「卿等從我久，富貴急難，無不同也。今茲危感，而默默無言，坐視成敗。我至滎澤，欲單騎渡河，自求總管，卿等各陳利害。今日俾我至此，卿等何如？」行欽泣而對曰：「臣本小人，蒙陛下撫養，位至將相。困難之時，不能報國，雖死無以塞責。」因與諸將百餘人，皆解髻，斷髮置之於地，誓以死報；君臣相持慟哭。

○髻，吉詣切，又吉噎切，音結，總髮也。挽髮而束之於頂也。

莊宗還洛陽，數日，復幸汜水。○郭從謙反，莊宗崩，行欽出奔。行至平陸，○爲野人所執，送虢州。○刺史石潭，折其兩足，載以檻車，○送京師。明宗見之，罵曰：「我兒何負於爾！」行欽瞋目，○直視曰：「先帝何負於爾！」乃斬於洛陽市，市人皆爲之流涕。

○今河南汜水縣。

○今山西平陸縣。

○亦在今平陸縣。

○檻，荷臉切，音艦，圈也，以閑禽獸。檻車，

車上施闌檻，以格猛獸之車也。亦以囚禁罪人。○瞋目，猶怒目也。

嗚呼！死之所以可貴者，以其義不苟生耳。故曰主在與在，主亡與亡者，社稷之臣也。方明宗之兵變於魏，諸將未知去就，而行欽獨以反聞，又殺其子從璟，至於斷髮自誓，其誠節有足嘉矣。及莊宗之崩，不能自決，而反逃死以求生，終於被執而見殺，其言雖不屈而死，非其志也，烏足貴哉！○

○廿二史考異云：「予謂行欽之不負莊宗，明矣。其出奔也，安知非志出於復讎？歐陽之論，所謂「責人斯無難」也。」

李嚴

李嚴，幽州人也，初名讓坤，事劉守光爲刺史。後事莊宗爲客省使。○嚴爲人明敏多藝能，習騎射，頗知書而辯。

○客省使官名，上有內客省使，下有客省副使。掌四方進奉，及四夷朝貢，牧伯朝覲，酒饌饗饋，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，諸州進奉，賜物回詔之事。號爲「華要」，禮均侍從。

同光三年，使於蜀，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，音辭清亮，蜀人聽之，皆竦。○

動。衍樞密使宋光嗣，召嚴置酒，從容問中國事。嚴對曰：「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，自鄆趨汴，定天下，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，東漸於海，西極甘涼，北懾幽陵，南踰閩嶺，四方萬里，莫不臣妾。而淮南楊氏，承累世之疆，鳳翔李公，恃先朝之舊，皆遣子入侍，稽首稱藩。至於荆湖吳越，修貢賦，效珍奇，願自比於列郡者，至無虛月。天子方懷之以德，而震之以威，天下之勢，不得不一也。」光嗣曰：「荆湖吳越，非吾所知；若鳳翔，則蜀之姻親也。其人反覆，其可信乎？又聞契丹日益疆盛，大國其可無慮乎？」嚴曰：「契丹之疆，孰與僞梁？」光嗣曰：「比梁差劣爾！」嚴曰：「唐滅梁如拉朽，況其不及乎？唐兵布天下，發一鎮之衆，可以滅虜使無類。然而天生四夷，不在九州之內，自前古王者，皆存而不論。蓋不欲窮兵黷武也。」蜀人聞嚴應對，愈益奇之。

○竦音悚，敬也。

○漸流入也。

○今甘肅張掖縣。

○今甘肅武威縣。

○幽陵即幽州，註見前晉

高祖皇后李氏傳。

○謂福建嶺南諸地也。

○楊行密，合肥人。初爲盜，後爲州兵隊長，據廬州。唐昭

宗拜爲淮南節度使，封吳王。悉有淮南江東地。在位十五年卒。⑧李茂貞，博野人，本姓宋。唐光啓初，

累拜定武軍節度使。後與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，梁軍圍之踰年，勢迫請和，不敢稱帝，但稱岐王。莊宗

入洛，乃上表稱臣。莊宗尊其老，改封秦王。⑨稽首至敬之禮。其說有二：「稽首」拜頭至地也。「頓

首拜」頭叩地也。稽首至地多時，頓首至地則舉。又稽首，頭下衡也。平衡曰「拜」，下衡曰「稽首」，

至地曰「稽顙」。⑩馬殷，鄆陵人，字霸圖。唐僖宗時，爲秦宗衡裨將。昭宗時，代劉建封爲帥，盡有嶺

北及桂管之地。梁太祖卽位，遣使修貢，拜天策上將軍，封楚王。唐莊宗滅梁，殷遣子希範修貢。宮殿官

屬，均如天子制。卒諡「武穆」。⑪見前錢鏐註。⑫拉朽謂如拉朽木，言其易也。⑬古分天下爲

九州——兗、冀、青、徐、豫、荆、揚、雍、梁——後人以爲中國之代詞。⑭黷武言用兵濫也。

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，而恃險自安，窮極奢僭。⑮嚴自蜀還，具言可取之狀。

——初，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，市珍奇以充後宮。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。⑯

其作奇物而出者，名曰「入草物」。由是嚴無所得而還，惟得金二百兩，地衣⑰

毛布之類。莊宗聞之，大怒曰：「物歸中國，謂之「入草」，王衍其能免爲「入草

人」乎？於是決議伐蜀。

○僭音子念切，假也，擬也。謂在下者之假借比擬其上也。

○山名，在四川劍閣縣北，爲入蜀險要。又縣

名，在劍閣縣東北。④地衣，氈屬，以覆地者。

冬，魏王繼岌西伐，以嚴爲三川招撫使，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，所過州縣皆迎降。延孝至漢州，王衍告曰：「得李嚴來卽降。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，而衍怨嚴深，不宜往。嚴聞之，喜，卽馳騎入益州。衍見嚴以妻母爲託，卽日以蜀降。嚴還，明宗以爲泗州。防禦使，客省使如故。

○今四川廣漢縣。

○今四川成都縣治。

○今安徽泗縣。

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，安重誨稍裁抑之，思有以制知祥者。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。○將行，其母曰：「汝前敢破蜀之謀，今行，其以死報蜀人矣！」嚴不聽。——初，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，知祥爲中門使。嚴嘗有過，莊宗怒甚，命斬之。知祥戒行刑者少緩，入白莊宗曰：「嚴小過，不宜以喜怒殺人，恐失士大夫心。」莊宗

怒少解，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。知祥雖與嚴有舊恩，而惡其來；蜀人聞嚴來，亦皆惡之。嚴至，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：「朝廷以公來邪？公意自欲來邪？」嚴曰：「君命也。」知祥發怒曰：「天下藩鎮皆無監軍，安得爾獨來此！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！」即擒斬之，明宗不能詰也。知祥由此遂反。

○官名，掌本軍禁旅，屯戍，邊防，訓練之政令。 ○熒疑惑也。熒惑，言炫惑人心也。

劉延朗

劉延朗，宋州虞城人。初廢帝起於鳳翔，與共事者五人：節度判官、韓昭胤，掌書記、李專美，牙將宋審虔，客將房勗，而延朗為孔目官。

○今河南虞城縣。 ○官名，唐置。如節度觀察防禦諸使，皆有判官。節度判官掌判倉兵騎胄四曹事。

○掌書記官名，省稱書記，掌撰文字。 ○對主將而言，亦領兵官也。 ○官名，掌句稽文牘。

初，愍帝即位，徙廢帝為北京，留守，不降制書，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。帝疑惑，召昭胤等計議。昭胤等皆勸帝反。由是事無大小，皆此五人謀之。而勗又

喜鬼神巫祝^①之說。有瞽者張濛，自言事太白山神——神崔浩也——其言吉凶無不中，高素信之。嘗引濛見帝，聞其語聲，驚曰：「此非人臣也！」高使濛問於神，神傳語曰：「三珠併一珠，驢馬没人驅。歲月甲庚午，中興戊己土。」高不曉其義，使問濛，濛曰：「神言如此，我能傳之，不能解也。」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^②。

^①唐以并州爲北京，并州註見前。晉高祖皇后李氏傳。^②巫以舞降神，爲人所禱者也。祝以言告神，

爲人所福者也。^③巡官^{△△}節度使之僚屬，位在判官、推官之次。

帝將反，而兵少，又乏食，由此甚懼，使高問濛。濛傳神語曰：「王當有天下，可無憂！」於是決反，使專美作檄書，言：「朱弘昭、馮贇幸明宗病，殺秦王，而立愍帝。帝年少，小人用事，離間骨肉，^④將問罪^⑤於朝。」遣使者馳告諸鎮，皆不應，獨隴州^⑥防禦使相里金^⑦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，帝得文遇大喜，而延期調率^⑧城中民財以給軍。

^①從珂與愍帝爲兄弟，故稱骨肉。按從珂爲明宗養子。又秦王從榮與明宗爲父子，與愍帝爲兄弟，而

朱弘昭等殺從榮，故亦可謂離間骨肉。○問罪言聲其罪而討之也。○今陝西隴縣。○并州人，

字奉金，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。同光中，拜忻州刺史。入晉拜保護軍節度使，卒。○調徵發也。率歛也。

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，廢帝懼，又遣暉問神。神曰：「王兵少，東兵來，所以迎王也。」已而東兵果叛降於帝。○

○詳王思同傳。

帝入京師，即位之日，受冊明宗柩前。冊曰：「維應順○元年，歲次甲午，四月庚午朔……」帝回顧暉曰：「張濛神言，豈不驗哉？」由是暉益見親信，而專以巫祝用事。

○愍帝年號。

帝既立，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，○端明殿學士，專美為比部郎中，○樞密院直學士；審虔為皇城使，○暉為宣徽北院使；延朗為莊宅使。○久之，以昭胤、暉為

樞密使，延朗爲副使，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，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^⑤樞密院直學士。由是審虔將兵，專美、文遇主謀議，而昭胤、晞及延朗掌機密。

○官名，省稱諫議，掌議論，屬門下省。○比部[△]官名，掌詔書律令句檢等事。郎中[△]爲一部中諸司之長官。○守衛皇城諸門之官也。○守衛莊宅之官也。○官名，掌天下之地圖，主四方之職貢。

初，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，而心不相悅。帝旣入立，高祖不得已來朝，而心頗自疑，欲求歸鎮，且難言之。乃陽爲羸[○]疾，灸灼[○]滿身，冀帝憐而遣之。延朗等多言敬瑋可留京師。昭胤、專美曰：「敬瑋與趙延壽皆尙唐公主，不可獨留。」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。

○羸[△]，瘠也，又疲弱也，音累。○灸[△]，治病之法，以艾燃火，按而灼之也。灼[△]，炙也，燒也。

是時契丹數寇北邊，以高祖爲大同[○]、振武[○]、威塞[○]、彰國[○]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，屯於忻州。而屯兵忽變，擁高祖呼「萬歲」。高祖懼，斬三十餘人而後止。於是帝益疑之。

○大同軍治雲州，註見前元行欽傳。

○註見前周德威傳。

○威塞軍治新州，今察省涿鹿縣。

④

彰國治應州，註見前周德威傳。

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，饋運芻糧，遠近勞弊。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，而專美、文遇迭宿中興殿廬，召見訪問，常至夜分○而罷。

○夜分，夜半也。

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，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，因得伺帝動靜言語，以報高祖，高祖益自危懼。每帝遣使者勞軍，卽佯爲羸疾不自堪，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。

是時帝母魏氏，追封「宣憲皇太后」，而墓在太原，有司議立寢宮。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，不可立宮。帝疑高祖欲毀民墓，爲民取怨，帝由此發怒，罷高祖總管，徙鎮鄆州。延朗等多言不可，而司天趙延義○亦言天象失度，宜安靜以弭○災，其事遂止。

○秦州人，字子英，以術數仕蜀，爲司天監。蜀亡，仕唐爲星官。契丹滅晉，延義隨虜至鎮州。後歸漢，爲司天監卒。○弭息也，止也。

後月餘，文遇獨值，帝夜召之，語罷敬瑭事。文遇曰：「臣聞『作舍道邊，三年不成』。○國家之事，斷在陛下。且敬瑭徙亦反，不徙亦反，遲速爾，不如先事圖之。」帝大喜曰：「術者○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，卿其是邪？」乃令文遇手書除目。○夜半下學士院草制。明日宣制，文武兩班皆失色。居五六日，敬瑭以反聞。

○詩：「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於成。」喻人作事，不能果決，而謀於路人，不能望有成也。文意本此。○後世稱方技之士曰「術者」，猶古之方士也。○除目，授官之詔書也。

敬瑭上書，言帝非明宗子，而許王從益須當立。帝得書，大怒，手壞而投之。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，曰：「宜以惡語詆○之！」延朗等請帝親征，帝心憂懼。常惡言敬瑭事，每戒人曰：「爾無說石郎，令我心膽墜地！」由此不欲行。而延朗等屢

迫之，乃行。

○詆毀辱也。

至懷州，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。文遇不知而繼至。帝見之，色變。崧躡其足，文遇乃出。帝曰：「我見文遇肉顫，遽欲抽刀刺之。」崧曰：「文遇小人，致誤大事，刺之益醜。」乃已。

是時契丹已立敬瑋爲天子，以兵而南，帝惶惑不知所之。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。○踏戰地。審虔曰：「何地不堪戰？雖有其地，何人肯立於此？不如還也。」帝遂還，自焚。高祖入京師，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。

○按當在今河北省南境。

初，延朗與嵩並掌機密，延朗專任事。諸將當得州者，不以功次爲先後，納賂多者得善州，少及無賂者得惡州，或久而不得，由是人人皆怨。嵩心患之，而不能爭也，但日飽食高枕而已。每延朗議事，則垂頭陽睡不省。及晉兵入，延朗以一騎

走南山，過其家，指而歎曰：「吾積錢三十萬於此，不知何人取之！」遂爲追兵所殺。晉高祖聞暲常不與延朗事，哀之後，復以爲將。歲餘卒。專美事，晉爲大理卿。○開運中卒。當晉之將起，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出爲河陽節度使，與審虔、文遇皆不知其所終。

○掌刑法之官，如民國之大理院長也。

嗚呼！禍福之理，可不戒哉！張濛神言驗矣；然焉知其不爲禍也？予之所記，大抵如此，覽者可以深思焉！廢帝之起，所與圖議者，此五六人而已。考其逆順之理，雖有智者爲之謀，未必能不敗；況如此五六人者哉？故并述以附延朗，見其始終之際云。

康義誠

康義誠字信臣，代北三部落人也，以騎射事晉王。莊宗時爲突騎，○指揮使。從明宗討趙在禮，至魏而軍變，義誠前陳莊宗過失，勸明宗南嚮。明宗卽位，遷捧

聖指揮使，領汾州刺史。從破朱守殷，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領河陽三城節度使。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復爲親軍都指揮使，領河陽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○突騎^{△△}京城諸軍名，爲天子親軍。

秦王從榮素驕，自爲河南尹，典○六軍，拜大元帥，唐諸大臣皆懼禍及，思自脫；獨義誠心結○之，遣其子事秦王府。明宗病，從榮謀以兵入宮，唐大臣朱弘昭、馮贇等皆以爲不可；而義誠獨持兩端。○從榮已舉兵，至天津橋，弘昭等入，以反白，明宗涕泣召義誠，使自處置；而義誠卒不出。兵馬軍指揮使④朱弘實以兵擊從榮，從榮敗走，見殺。

○典守也。主其事曰典。

○結締也。心結謂專心與之結合也。

○兩端謂左右不定也。

④官名，掌

五城兵馬，專司京都防禁事宜。

三司使○孫岳○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，義誠聞而不悅。及從榮死，義

誠始引兵入河南府，召岳檢閱從榮家貲。岳至，義誠乘亂使人射之。岳走至通利坊見殺，明宗不能詰。

○掌鹽鐵，度支，戶部三司，理財之官也；位在崇政使下。○冀州人，強幹有才有用，歷官閬州團練使，後

至三司使。

義誠已殺岳，又以從榮故，與弘實有隙。愍帝卽位，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，義誠心益不平。潞王從珂反鳳翔，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。○張虔釗○兵叛降從珂，思同走，諸鎮兵皆潰。愍帝大怒，謂朱弘昭等曰：「朕新卽位，天下事皆出諸公，然於事兄，未有失節，諸公以大計見迫，不能獨違。事一至此，何方轉禍？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，遜以位。」○苟不吾信，死其所也！弘昭等惶恐不能對。義誠前曰：「西師驚潰，主將怯耳！今京師兵尙多，臣請盡將以西，扼關而守，招集亡散，以爲後圖。」愍帝以爲然。幸左藏庫，○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匹，錢五千。——是時明宗山陵未畢，帑藏空虛。軍士負物揚言曰：「到鳳翔更請一分！」朱弘實見軍士

無鬥志，而義誠盡將以西，疑其有二心。謂義誠曰：「今西京小衄，^⑤而無一騎東者，人心可知。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，彼雖幸勝，特得虔釗一軍耳；諸鎮之兵在後，其敢徑^④來邪？」義誠怒曰：「如此言，弘實反矣！」弘實曰：「公謂誰欲反邪！」其聲厲而聞。愍帝召兩人訊之，兩人爭於帝前，不能決。遂斬弘實，以義誠為招討使，悉將禁軍以西。

①今陝西南鄭縣治。 ②遼州人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。後奔蜀。廣政初，為中書令，充北面行營招討使。

拒侯益，以勢孤遁還，忿慚死。 ③遜辭避也。遜位去其職位也。 ④藏蓄也。藏庫謂府庫也。 ⑤餽敗

績也。 ⑥徑與竟通。

愍帝奔衛州，義誠行至新安，^①降於從珂。清泰元年四月，斬於興教門外，夷其族。

①今河南新安縣治。 ②夷，誅滅也。

任圜

任圜，京兆三原人也。爲人明敏善談辯，見者愛其容止，及聞其論議縱橫，益皆悚動。

○地名，猶言京師也。今陝西長安以東，至華縣之地。○今陝西三原縣治。

李嗣昭節度昭義，辟圜觀察支使。梁兵築夾城圍潞州，踰年而晉王薨，晉兵救潞者皆解去。嗣昭危甚，問圜去就之計，圜勸嗣昭堅守以待，不可有二心。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，聞圜爲嗣昭畫守計，甚嘉之，由是益知名。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，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，嗣昭卒免於禍，圜之力也。嗣昭從莊宗戰胡柳，擊敗梁兵，圜頗有功。莊宗勞之曰：「儒士亦破體邪？仁者之勇，何其壯也！」

○治潞州，註見前郭崇韜傳。○辟，徵召也。

張文禮弒王鎔，莊宗遣嗣昭討之，嗣昭戰歿，圜代將其軍，號令嚴肅。旣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，不可下，圜數以禍福諭鎮人，鎮人信之。圜嘗擁兵至城下，處球登城呼圜曰：「城中兵食俱盡，而久抗王師，若泥首自歸，懼無以塞責，幸

公見哀，指其生路！圜告之曰：「以子先人，固難容貸；然罰不及嗣，子可從輕。其如拒守經年，傷吾大將。」○一朝困竭，方布款。○誠以此計之，子亦難免。然坐而待斃，何若伏而俟命？○處球涕泣曰：「公言是也！」乃遣人送狀乞降。人皆稱圜，「其言不欺。」既而佗將攻破鎮州，處球雖見殺，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，得保其家族者甚衆。其後以鎮州爲北京，拜圜工部尚書，○兼真定 ○尹，北京副留守，知留守事。○爲政有惠愛。

○泥首頓首至地也。

○張文禮敗兵射死李嗣昭，故云。

○款，誠也。

○官名。主工役，掌營造之事。

○今河北正定縣治。

○官名。知主也。知留守事，主管留守事務，所謂行留守事也。

明年，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，改圜行軍司馬，仍知真定府事。圜與崇韜素相善，又爲其司馬，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，而圜多所違異。

初，圜推官○張彭爲人傾險貪黷，○圜不能察，信任之，多爲其所賣。及崇韜領鎮，彭爲圜謀隱其「公廩錢」。○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，有

許氏者，尤有色，彭賂守者匿之。後事覺，^④召彭詣京師，將罪之。彭懼，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，崇韜深德彭不殺，由是與圜有隙。

○官名。節度、觀察兩使之下，均設推官，以爲僚屬。○黷貪也。○公廩錢官之公費也，此錢皆斂于

民。^④事覺，猶言舞弊爲上官察覺也。

同光三年，罷圜司馬，守○工部尙書。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，懼圜議已於後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。蜀滅，表圜黔南○節度使，圜懇辭不就。繼岌殺崇韜，以圜代將其軍而旋。

○主管其事曰守。○今闕，按當在貴州境。

康延孝反，繼岌遣圜將三千人，會董璋、孟知祥兵，擊敗延孝於漢州。而魏王先自渭南○自殺，圜悉將其軍以東。明宗嘉其功，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判三司。——是時，明宗新誅孔謙，○圜選辟才俊，抑絕僥倖，公私給足，○天下便之。

○今陝西渭南縣治。○謙，魏人。莊宗時爲租庸使，以聚斂爲天下所怨苦。明宗立，暴謙罪誅之。○

給足也。公私給足，言君民均足也。

是秋，韋說、豆盧革罷相，圜與安重誨、鄭珏、孔循議擇當爲相者。圜意屬李琪。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，謂重誨曰：「李琪非無文藝，但不廉耳！宰相端方有器度者，足以爲之，太常卿崔協可也。」重誨以爲然。他日，明宗問誰可相者，重誨卽以協對。圜前爭曰：「重誨未諳朝廷人物，爲人所賣。天下皆知崔協不知文字，而虛有儀表，號爲『沒字碑』。臣以陛下誤加採擢，無功倖進，比不知書，以臣一人取笑足矣，相位有幾，豈容更益笑端？」明宗曰：「宰相重位，卿等更自詳審。然吾在藩時，識易州刺史韋肅，世言『肅名家子』，且待我甚厚，置之此位，可乎？肅或未可，則馮書記先朝判官，稱爲長者，可以相矣。」——馮書記者，道也。——議未決，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。孔循不揖，拂衣而去，行且罵曰：「天下事一則任圜，二則任圜，圜乃何人！」圜謂重誨曰：「李琪才藝，可兼時輩百人，而讒夫巧沮，忌害其能，若舍琪而相協，如棄蘇合之丸，而取蜣螂之轉也。」重

誨笑而止。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，居月餘，協與馮道皆拜相。協在相位數年，人多嗤其所爲。然圜與重誨交惡，自協始。

○緊諸孫，唐末舉進士，位監察御史。入梁，拜左補闕。末帝時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。莊宗入汴，珽迎謁道左，貶萊州司戶參軍，復召爲太子賓客。明宗時，拜平章事。病聾，致仕卒。○不知其世家。初冒朱姓，又冒趙姓，名殷衡。梁太祖以爲副使。入梁，始改姓名。爲人柔佞而險猾。明宗時，終橫海節度使。○珽弟，字台秀，少舉進士，博學弘詞。唐亡，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。末帝時，作相。唐莊宗時，爲國計使。明宗時，爲御史中丞，遷尚書右僕射，以太子少傅致仕。○字思化，事梁至吏部侍郎，同光初，改御史中丞。氣字宏爽，高談虛理。然少識文字，虛有其表，秉筆皆假手於人。時人謂之「沒字碑」。天成初，拜平章事，卒諡恭靖。○沮止也。○蘇合，落葉喬木，葉作掌狀分裂，有長柄，互生，花小而單性，叢聚爲頭狀，雌雄同株。由樹皮中取得樹膠，是爲「蘇合香」。以入藥，製丸名「蘇合丸」。味香，可殺蟲。○甲蟲名。背有堅甲，全身黑如漆，好以人畜之糞，推轉成丸。所謂「蜣螂之轉」卽指此。

故事：使臣出四方，皆自戶部給券。重誨奏請自內出，圜以故事爭之，不能得。

遂與重誨辯於帝前，圜聲色俱厲。明宗罷朝，後宮嬪御迎前問曰：「與重誨論事者誰？」明宗曰：「宰相也。」宮人奏曰：「妾在長安，見宰相奏事，未嘗如此，蓋輕大家耳！」明宗由是不悅，而使臣給券，卒自內出。圜益憤沮。重誨常過圜，圜出妓善歌而有色。重誨欲之，圜不與；由是二人益相惡。而圜遽求罷職，乃罷爲太子少保；圜不自安，因請致仕，退居於磁州。

朱守殷反於汴州，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，遣人矯制殺之。圜受命怡然，聚族酣飲而死。明宗知而不問，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，而言涉怨望。愍帝卽位，贈圜太傅。

晉臣傳

桑維翰

桑維翰字國僑，河南人也。爲人醜怪，身短而面長。常臨鑑，以自奇曰：「七尺之身，不如一尺之面！」慨然有志於公輔。初舉進士，主司惡其姓，以爲「桑」，「喪」同音。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，可以從他求仕者，維翰慨然，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。又鑄鐵硯以示人曰：「硯弊則改而他仕。」卒以進士及第。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，其後常以自從。

○鑑鏡也。

○公謂「三公」輔謂「輔相」。

高祖自太原徙天平，不受命，而有異謀。以問將佐，將佐皆恐懼不敢言，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。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。邪律德光已許諾，而趙德

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。高祖懼事不果，乃遣維翰往見德光，為陳利害甚辯。德光意乃決，卒以滅唐而興晉，維翰之力也。高祖即位，以維翰為翰林學士，禮部侍郎，知樞密院事，遷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天福四年，出為相州節度使。歲餘，徙鎮泰寧。

○天平治鄆州，註見前元貞皇后張氏傳。

○即後漢高祖。

○幽州人，本名行實。唐莊宗賜名紹斌，

後改名德鈞。鎮幽州凡十餘年，有善政。高祖起于晉陽，契丹兵至太原，唐末帝詔德鈞邀擊之。德鈞遲疑不從，通款契丹，求立以為帝，仍許晉高祖長鎮太原。契丹不許，遂降焉。○啖以利餌之也。

吐渾 ○白承福為契丹所迫，附鎮州安重榮。以歸晉。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，用吐渾以攻之。高祖重違。重榮意未決。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。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，謂曰：「北面之事，方撓吾胸中，得卿此疏，計已決矣；可無憂也。」

○吐渾即吐谷渾國名。其「可汗」居伏俟城，在青海西。其地東西三千里，南北千里，今青海及四川

松潘縣，皆其故地。○朔州人，小字鐵胡，初爲振武巡邊指揮使。高祖起太原，以十騎叛歸。高祖卽位，拜成德軍節度使。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，重榮憤然數以非誚。後叛于鄴，高祖遣杜重威擊之。戰敗，被斬。○重更也。違背也。重違卽違而更之之意，實依從也。

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。七年，高祖在鄴，維翰來朝，徙鎮晉昌。○

○晉昌軍治雍州，卽今陝甘地。

出帝卽位，召拜侍中。而景延廣用事，與契丹絕盟，維翰言不能入。乃陰使人說帝曰：「制契丹而安天下，非用維翰不可。」乃出延廣於河南，拜維翰中書令，復爲樞密使，封魏國公。事無巨細，一以委之。數月之間，百度寔理。

初，李瀚○爲翰林學士，好飲而多酒過，高祖以爲浮薄。天福五年九月，詔廢翰林學士，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。○而端明殿學士，樞密院學士皆廢。及維翰爲樞密使，復奏置學士，而悉用親舊爲之。

○勉族人，有蒙求集註。

○官名。詔掌誥制、敕，屬中書省。

維翰權勢既盛，四方賂遺，歲積鉅萬。內客省使李彥韜，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，共讒之。帝欲驟黜維翰，大臣劉昫、李崧皆以爲不可。卒以玉爲樞密使，旣而以爲相；維翰日益見疏。

○太原人，隸高祖帳下，以纖巧承委用。後爲宣徽南院使，遙領陳州節度。與宦官近臣締結，致外情不通，陷少帝于危亡。卒于幽州。○歸義人，字曜遠。天福中，爲東都留守。開運中拜司空平章事。以目疾乞休，罷爲太保，卒。

帝飲酒過度得疾，維翰遣人陰白太后，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。帝疾愈知之，怒，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。維翰遂稱足疾，稀復朝見。

契丹屯中渡，○破欒城，○杜重威大軍隔絕。維翰曰：「事急矣！」乃見馮玉等計事，而謀不合。又求見帝，帝方調鷹於苑中，不暇見。維翰退而歎曰：「晉不血食○矣！」

○按當在河北省中部境內。

○今河北欒城縣治。

○血食，享祭也。古者取血管以祭，故云。

自契丹與晉盟，始成於維翰，終敗於景延廣。故自兵興，契丹凡所書檄，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。邪律德光犯京師，遣張彥澤遺太后書，問此兩人在否，可使先來。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，不欲使維翰見德光，因諷彥澤圖之，而彥澤亦利其資產。——維翰狀貌既異，素以威嚴自持，晉之老將大臣，見者無不屈服。彥澤以驍悍自矜，每往候之，雖冬月未嘗不流汗。——初彥澤入京師，左右勸維翰避禍。維翰曰：「吾爲大臣，國家至此，安所逃死邪！」安坐府中不動。彥澤以兵入府，問「維翰何在？」維翰厲聲曰：「吾晉大臣，自當死國，安得無禮邪！」彥澤股栗。⊖不敢仰視。退而謂人曰：「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，今日見之，猶使人恐懼如此，其可再見乎？」乃以帝命召維翰。維翰行，遇李崧，立馬而語。軍吏前白維翰，請赴侍衛司獄。⊖維翰知不免，顧崧曰：「相公。⊖當國，使維翰獨死！」崧慚不能對。是夜，彥澤使人縊殺之，以帛加頸，告德光曰：「維翰自縊。」德光曰：「我本無心殺維翰，維翰何必自致。」德光至京師，使人驗其尸，信爲縊死。乃以尸賜

其家，而資財悉爲彥澤所掠。

○股栗^{△△}，脚戰搖也。意謂恐懼之甚。

○獄名，天子之禁獄也。

○「相公」^{△△}，宰相之稱。前代拜相者，

位比上公，故稱之曰「相公」。

景延廣

景延廣字航川，陝州人也。父建，善射。嘗教延廣曰：「射不入鐵，不如不發。」

由是延廣以挽彊○見稱。事梁邵王友誨。○友誨謀反被幽，延廣亡去。後從王彥

章戰中都，彥章敗，延廣身被數創，僅以身免。

○挽彊^{△△}謂能挽強弓也。

○全昱子，詳前廣王全昱傳。

明宗時，朱守殷以汴州反。晉高祖爲六軍副使，主誅從守殷反者，延廣爲汴

州軍校，當誅。高祖惜其才，陰縱之使亡。後錄以爲客將。高祖卽位，以爲侍衛步軍

都指揮使，領果州。○團練使，徙領寧江軍。○節度使。天福四年，出鎮義成，又徙保

義，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，徙鎮河陽三城。○遷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領天平。

○在今四川南充縣北。○治夔州，今四川奉節縣治。○治孟州，即今河南孟縣境。

高祖崩，出帝立，延廣有力，頗伐其功。○——初，出帝立，晉大臣議告契丹，致表稱臣。延廣獨不肯，但致書稱孫○而已。大臣皆知其不可，而不能奪。契丹果怒，數以責晉。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：「先皇帝北朝所立，今天子中國自冊，可以爲孫，而不可爲臣。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，翁要戰，則來，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。」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，懼後無以取信也，因請載於紙，以備遺忘。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，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。具以延廣語告契丹，契丹益怒。

○按通鑑：「天福七年七月，加延廣同平章事。開運元年四月，加兼侍中。出爲西京留守。」傳皆失書。

○石敬瑭對契丹稱兒，故出帝稱孫。

天福八年秋，出帝幸大年莊。○還，置酒延廣第。延廣所進器服、鞍馬、茶牀、椅榻皆裹金銀，飾以龍鳳。又進帛五千匹，綿一千四百兩，馬二十二匹，玉鞍、衣襲、犀玉、金帶等，請賜從官，自皇弟重睿，下至伴食刺史，重睿從者，各有差。帝亦賜延廣

及其母妻從事，押衙、孔目官等稱。是時天下旱蝗，民餓死者歲十數萬，而君臣窮極奢侈，以相誇尚如此。

○按當在河南洛陽附近。

明年春，契丹入寇。延廣從帝北征，爲御營使，相拒澶、魏之間。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，○高行周、符彥卿○兵少不能救，馳騎促延廣益兵。延廣按兵不動，三將被圍數重，帝自御軍救之。三將得出，皆泣訴。然延廣方握親兵，恃功恣橫，諸將皆由其節度，帝亦不能制也。契丹嘗呼晉人曰：「景延廣喚我來，何不速戰？」——是時諸將皆力戰，而延廣未嘗見敵。契丹已去，延廣獨閉壁不敢出。

○按當在河北大名縣左右。○字冠侯，歷唐、晉、漢、周，累官吉州刺史，天雄軍節度使，拜太傅，封魏王。

入宋，加守太師。遼人甚畏之，稱爲符王。

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，凡號令征伐，一出延廣，晉大臣皆不得與。故契丹凡所書檄，未嘗不以延廣爲言。契丹去，出帝還京師，乃出延廣爲河南尹，留

守西京。明年，出帝幸澶淵，○以延廣從，皆無功。

○亦曰繁淵。在河北濮陽縣西南。

延廣居洛陽，鬱鬱不得志。見晉日削，度必不能支契丹，乃爲長夜之飲，大治第宅，園池，妓樂，惟意所爲。

後帝亦追悔，遣供奉官張暉○奉表稱臣以求和。德光報曰：「使桑維翰景延廣來，而割鎮定與我，乃可和。」晉知其不可，乃止。契丹至中渡，延廣屯河陽，聞杜重威降，乃還。

○大城人。歷仕唐、晉、漢、周，官至冀州刺史。入宋，以軍功累官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。

德光犯京師，行至相州，遣騎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，以取延廣。戒曰：「延廣南奔吳，西走蜀，必追而取之。」而延廣顧慮其家，未能引決，虜騎奄至，乃與從事閻不馳騎見德光於封丘，并不見鎖。延廣曰：「不，臣從事也，以職相隨，何罪而見鎖？」不乃得釋。德光責延廣曰：「南北失權，皆因爾也。」召喬瑩質其前言，延廣

初不服，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，延廣乃服。因以十事責延廣，每服一事，授一牙籌。授至八籌，延廣以面伏地，不能仰視，遂叱而鎖之。

將送之北行，至陳橋，○止民家。夜分，延廣伺守者怠，引手扼吭而死，時年五十六。漢高祖時，贈侍中。

○驛名，今爲鎮。在河南開封縣東北。

嗚呼！自古禍福成敗之理，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！其始以契丹而興，終爲契丹所滅。

然方其以逆抗順，大事未集，孤城被圍，外無救援，而徒將一介之命，持片舌之疆，能使契丹空國興師，應若符契，出危解難，遂成晉氏；當是之時，維翰之力爲多。及少主新立，釁結兵連，敗約起爭，發自延廣。

然則晉氏之事，維翰成之，延廣壞之，二人之用心者異，而其受禍也同，其故何哉？蓋本末不順，而與夷狄共事者，常見其禍，未見其福也。可不戒哉！可不戒哉！

漢臣傳

蘇逢吉

蘇逢吉，京兆長安人也。漢高祖鎮河東，父悅爲高祖從事。逢吉常代悅作奏記，悅乃言之高祖。高祖召見逢吉，精神爽秀，憐之，乃以爲節度判官。

高祖性素剛嚴，賓佐稀得請見。逢吉獨入終日，侍立高祖書閣[⊖]中。兩使文簿盈積，莫敢通。逢吉輒取內[⊖]之懷中，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。高祖多以爲可，以故甚愛之。

⊖閣通閣。 ⊖內同納。

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，喜爲殺戮。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，謂之「靜獄」。逢吉入獄中，閱囚無輕重曲直，悉殺之以報，曰：「獄靜矣！」高祖

建號，拜逢吉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——是時制度草創，朝廷大事，皆出逢吉，逢吉以為己任。然素不學問，隨事裁決，出其意見。是故漢世尤無法度，而不施德政，民莫有所稱焉。

高祖既定京師，逢吉與蘇禹珪①同在中書，除吏多違舊制。逢吉尤納貨賂，市權鬻②官，謗者謹譁。然高祖方倚信二人，故莫敢有告者。

①高密人，字元錫。漢高祖作鎮并門，奏為兼判，累官尚書左僕射，與蘇逢吉等受顧命，立少主。太祖入立，加守司空。世宗嗣位，封莒國公，受代歸卒。②鬻，賣也。

鳳翔李永吉①初朝京師，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曦②子，家世王侯，當有奇貨；使人告永吉，許以一州，而求其先王玉帶。永吉以無為解。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，直數千緡，責永吉償之。前客省使王筠③自晉末使楚，至是還。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，遣人求之，許以一州；筠怏怏，以其橐裝之半獻之。而皆不得州。

①②均見李茂貞傳。

③至從子，字元禮，一字德柔，小字養。精靜好學，擅才名。

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，高祖入京師，以崧第賜逢吉。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，逢吉遂皆取之。崧自北還，因以宅券獻逢吉。逢吉不悅，而崧子弟數出怨言。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、嶸等下獄。崧款自誣服，與家僮二十人，謀因高祖山陵爲亂。獄中上書，逢吉改「二十人」爲「五十人」，遂族崧家。

是時天下多盜，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，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。或謂逢吉曰：「爲盜族誅，已非王法；況鄰保乎？」逢吉恠，以爲是不得已，但去族誅而已。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。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，自帥兵捕之。——時村民十數共逐盜，入於山中，盜皆散走。仁魯從後至，見民捕盜者，以爲賊，悉擒之，斷其腳筋，暴之山麓，宛轉號呼，累日而死。聞者不勝其冤，而逢吉以仁魯爲能。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。

○恠同「恪」，見正字通；「恪」同「吝」，見廣韻。○今山東平陰縣治。

逢吉已貴，益爲豪侈，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，乃命家廚進羞，日極珍善。繼

母死，不服喪。妻武氏卒，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。武氏未葬，除其諸子爲官，有庶兄自外來，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，逢吉怒，託以他事，告於高祖杖殺之。

○食物之有滋味者曰羞。○基音基，與期同。一周年也。

逢吉嘗從高祖征鄴，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，太祖恨之。其後隱帝立，逢吉素善李濤，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。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，罷濤相，以楊邠兼平章事，事悉關決。逢吉禹珪，由是備位而已。乾祐二年，加拜司空。

○京兆萬年人，字信臣，歷仕五代，宋初拜兵部尙書。○猶言充數也。○漢高祖年號。

周太祖鎮鄴，不落樞密使，逢吉以謂樞密之任，方鎮帶之非便，與史弘肇爭，於是卒如弘肇議。弘肇怨逢吉異己，已而會飲王章第，使酒坐中，弘肇怒甚。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，既而中輟。人問其故，逢吉曰：「苟捨此而去，史公一處分，吾齏粉矣！」

○南樂人，累拜三司使，檢校太尉。隱帝卽位，加太尉，同平章事。征利剝下，民甚苦之，尤不喜文士。後坐

事族誅。○蠶粉^{△△}糜碎也。

是時隱帝少年，小人在側。弘肇等威制人主，帝與左右李業、郭允明等皆患之。逢吉每見業等，以言激之，業等卒殺弘肇，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。方命草麻，○聞周太祖起兵，乃止。

○唐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緼命。其後翰林專掌白麻，中書獨得用黃麻。見翰林志。謂以黃白麻紙，草詔書也。故草任命大臣詔曰「草麻。」

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，謂司天夏官正○王處訥曰：「昨夕未暝，已見李崧在側；生人接死者，無吉事也。」周太祖至北郊，官軍敗於劉子陂。逢吉宿七里，○夜與同舍酣飲，索刀將自殺，爲左右所止。明日，與隱帝走趙村，○自殺於民舍。周太祖定京師，梟其首，適當李崧被刑之所。廣順^④初，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。

○自唐以來，司天官屬有分司四時之官，名曰某官正。如夏官正是。○按均當在洛陽附近。○

周太祖年號。

史弘肇

史弘肇字化元，鄭州滎澤人也。爲人驍勇，走及奔馬。梁末，調民七戶出兵，弘肇爲兵，隸開道指揮，選爲禁兵。漢高祖典禁兵，弘肇爲軍校。其後漢高祖鎮太原，使將武節左右指揮，領雷州。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，代州王暉拒命，弘肇攻破之。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，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。

○驍勇△今謂健捷而多力也。○今廣東海康縣治。○太原人。初從周太祖入汴，世宗時爲神武統軍。性吝嗇而資甚富。縱部曲誅求民間。入宋，官終右領軍上將軍。

是時契丹北歸，留耿崇美攻王守恩。於潞州。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，崇美敗走，守恩以城歸漢。而河陽武行德、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。弘肇入河陽，高祖從後至，遂入京師。

○漢高祖時爲昭義軍節度使，徙鎮靜難，改西京留守。性貪鄙，人甚苦之。時周太祖以樞密使還過洛陽，守恩以使相自處，肩輿出迎。太祖怒，立罷去。後官至左金吾衛上將軍，卒。

弘肇爲將，嚴毅寡言，麾下嘗小忤意，立搥殺之，軍中爲之股慄。以故高祖起義之初，弘肇行兵所至，秋毫無犯，兩京帖然。○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領歸德軍。○節度使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高祖疾大漸，○與楊邠、蘇逢吉等同授顧命。○

○帖服也，定也。帖然，帖服安定也。

○歸德軍治宋州，註見前廣王全昱傳。

○大漸，疾甚劇也。○

天子之遺詔曰：「顧命」，謂將死去回顧而爲語也。

隱帝時，河中李守貞、鳳翔王景崇、○永興、○趙思綰、○等皆反。關西用兵，人情恐懼，京師之民，流言以相驚恐。弘肇出兵警察，務行殺戮，罪無大小皆死。是時太白，○晝見，民有仰觀者，輒腰斬於市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，軍卒誣其訛言，坐棄市。凡民抵罪，吏以白弘肇，弘肇但以三指示之，吏卽腰斬之。又爲斷舌，決口，斫筋，折足之刑。李崧坐奴告變族誅，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。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，姑息僮奴，而廝養之輩，往往脅制其主。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，因緣爲姦，民抵

罪者，莫敢告訴。燕人何福進有玉枕，直錢十四萬，遣僮賣之淮南，以鬻茶。僮隱其錢，福進答責之。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，以遺吳人。弘肇捕治，福進棄市，帳下分取其妻子，而籍其家財。

○邢州人，明敏巧辨，善事人。入漢拜右衛大將軍，兼鳳翔巡檢使。隱帝時，爲侯益所中，遂叛。兵敗，自焚死。

○永興，永興軍也。

○魏州人，漢高祖時據永興叛，送款於李守貞。隱帝遣郭威討之。居數月，城

中食盡，殺人而食。每犒宴，殺人數百，庖宰如羊豕。後降郭從義，未幾，又叛。從義擒斬之。

④星名，卽金星也。

⑤斲音琢，斬也。

⑥籍，籍錄其所有而沒收之也。

弘肇不喜賓客，嘗言「文人難耐，呼我爲卒。」

弘肇領歸德，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。

潁州麴場官麴溫，與將軍陳拯爭官務，訟之三司。三司直溫，拯訴之弘肇。弘肇以爲潁已屬州，而溫不先白己，乃追溫殺之，連坐者數十人。

周太祖平李守貞，推功羣臣，弘肇拜中書令。

隱帝自關西罷兵，漸近小人，與後贊、李業等嬉遊無度；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。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。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，弘肇輒斬之。

帝始聽樂，賜教坊使○等玉帶錦袍，往謝弘肇。弘肇怒曰：「健兒爲國征行者，未有徧賜，爾曹何功，敢當此乎！」悉取所賜還官。

○典倡優之官也。唐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，歷代因之。

周太祖出鎮魏州，弘肇議帶樞密以行。蘇逢吉、楊邠以爲不可，弘肇恨之。明日，會飲竇貞固○第，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：「昨日廷論，何爲異同，今日與公飲此？」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：「此國家事也，何必介意乎？」遂俱飲爵。弘肇曰：「安朝廷，定禍亂，直須長槍大劍，若『毛錐子』安足用哉？」三司使王章曰：「無『毛錐子』，軍賦何從集乎？」——『毛錐子』，蓋言筆也——弘肇默然。

○白水人，字體仁，後唐同光中進士。歷仕唐、晉、漢、周，封沂國公。宋初卒。

他日，會飲章第，酒酣，爲手勢令，弘肇不能爲，客省使閻晉卿○坐次弘肇，屢

教之。蘇逢吉曰：「坐有姓閻人，何憂罰爵！」——弘肇妻閻氏，酒家倡，以爲譏己，大怒，以醜語詬逢吉。逢吉不校。弘肇欲毆之，逢吉先出。弘肇起，索劍欲追之。楊邠泣曰：「蘇公，漢宰相，公若殺之，置天子何地乎？」弘肇馳馬去，邠送至第而還。由是將相如水火。隱帝遣王峻，置酒公子亭和解之。

○忻州人。初事漢高祖。乾祐中，李業等謀殺史弘肇等，晉卿潛知其事，詣弘肇。弘肇拒不見，遂被殺。周兵入京師，晉卿自殺於家。○見雜傳。

是時李業、郭允明、後贊、聶文進等用事，不喜執政。而隱帝春秋漸長，爲大臣所制，數有忿言。業等乘間譖之，以謂「弘肇威震人主，不除必爲亂。」隱帝頗欲除之，夜聞作坊鍛甲聲，以爲兵至，達旦不寐。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。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，弘肇與楊邠、王章等入朝，坐廣正殿東廡。甲士數十人自內出，擒弘肇、邠、章斬之，并族其三家。

○并州人。少爲軍卒，善書算。漢高祖卽位，歷拜領軍屯衛將軍，樞密使承旨。周太祖爲樞密使，文進頗

見親信。及隱帝遇弒，文進亦見殺。○春秋謂年齡也。

弘肇已死，帝坐崇元殿召羣臣，告以弘肇等謀反，羣臣莫能對。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，帝曰：「弘肇等專權，使汝曹常憂橫死，今日吾得爲汝主矣！」軍校皆拜。周太祖卽位，追封弘肇鄭王，以禮歸葬。

死節傳

王彥章

王彥章字子明，鄆州壽張[○]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，左親從指揮使，行營先鋒馬軍使。末帝卽位，遷濮州[○]刺史，又徙澶州刺史。

[○]今山東壽張縣。

[○]見前郭崇韜傳德勝軍註。

彥章爲人，驍勇有力，能跣足[○]履棘行百步。持一鐵槍，騎而馳突，奮疾如飛，而他人莫能舉也。軍中號「王鐵槍」。

[○]不著履以足親地也。

梁、晉爭天下爲勅[○]敵，獨彥章心常輕晉王，謂人曰：「亞次，鬪雞小兒耳，何足懼哉！」

○勅音擊，強也。

梁分魏相……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，屯金波亭。○以虞變，魏軍果亂，夜攻彥章。彥章南走，魏人降晉。晉軍攻破澶州，虜彥章妻子，歸之太原，賜以第宅，供給甚備。間遣使者招彥章，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。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，必欲招致之，待其妻子愈厚。

○今河北大名縣東。

自梁失魏博，與晉夾河而軍，彥章常爲先鋒。遷汝○鄭二州防禦使，匡國軍節度使，北面行營副招討使，又徙宣義軍節度使。

○今河南省臨汝縣。

○治許州，註見前郭崇韜傳。

是時晉已盡有河北，以鐵鎖斷得勝口，築河南北爲兩城，號「夾寨」。而梁末帝昏亂，小人趙巖、張漢傑等用事，大臣宿將，多被讒間，彥章雖爲招討副使，而謀不見用。

龍德[○]三年夏，晉取鄆州，梁人大恐。宰相敬翔顧事急，以繩納靴中，入見末帝，泣曰：「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爲不肖，所謀無不用。今疆敵未滅，陛下忽棄臣言，臣身不用，不如死。」乃引繩將自盡。末帝使人止之，問所欲言。翔曰：「事急矣！非彥章不可。」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，以段凝爲副。末帝問破敵之期。彥章對曰：「三日。」左右皆失笑。彥章受命而出，馳兩日至滑州，置酒大會。陰遣人具舟於楊村，[○]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，載冶者，具鞴[○]炭，乘流而下。彥章會飲，酒半，佯起更衣，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，舟兵舉鎖燒斷之，因以巨斧斬浮橋，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，浮橋斷，南城遂破，蓋三日矣。

[○]梁末帝年號。

[○]當在滑州附近，爲濱河之要道也。

[○]鞴，射鞴也，又臂衣也，以韋爲之。

是時莊宗在魏，以朱守殷守夾寨，聞彥章爲招討使，驚曰：「彥章驍勇，吾嘗避其鋒，非守殷敵也。然彥章兵少，利於速戰，必急攻我南城，卽馳騎救之。行二十里，而得夾寨報者曰：「彥章兵已至。」比至，而南城破矣。」

莊宗撤北城爲棧，下楊劉，與彥章俱浮於河，各行一岸。每舟棧相及，輒戰，一日數十接。彥章至楊劉，攻之幾下。晉人築壘博州東岸，彥章引兵攻之，不克，還擊楊劉，戰敗。

是時段凝已有異志，與趙巖、張漢傑交通。彥章素剛，憤梁日削，而嫉巖等所爲，嘗謂人曰：「俟吾破賊，還誅姦臣以謝天下。」巖等聞之懼，與凝協力傾之。其破南城也，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。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，而上已書。末帝初疑其事，已而使者至軍，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，軍士皆失色。及楊劉之敗也，凝乃上書言：「彥章使酒輕敵，而至於敗。」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，乃罷彥章，以凝爲招討使。彥章馳至京師，入見，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。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，勒[○]還第。

○勒[△]抑也，猶言壓制而逼迫之也。

唐兵攻兗州，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。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，京師祇有

保鑾○五百騎，皆新募之兵，不可用，乃以屬彥章，而以張漢傑監之。彥章至遞坊，
○以兵少戰敗，退保中都。又敗，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。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，
識其語音，曰：「王鐵槍也。」舉稍刺之，彥章傷重，馬踣被擒。莊宗見之曰：「爾常
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乎？」又曰：「爾善戰者，何不守兗州，而守中都？中都無壁壘，
何以自固？」彥章對曰：「大事已去，非人力可爲。」莊宗惻然，賜藥以封其創。

○保鑾^{△△}軍名，天子之衛兵也。○按當在今山東汶上縣附近。

彥章武人，不知書，常爲俚語，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其於忠義，蓋
天性也。莊宗愛其驍勇，欲全活之，使人慰諭彥章。彥章謝曰：「臣與陛下血戰十
餘年，今兵敗力窮，不死何待！且臣受梁恩，非死不能報。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，生
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？」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。彥章病創，臥不能起，仰顧明宗
呼其小字曰：「汝非邈、佶、烈○乎？我豈苟活者！」遂見殺，年六十一。晉高祖時，追
贈彥章太師。

○唐明宗本出夷狄，無姓氏，小字邈佶烈。

五代史 死節傳

二百七十一

死事傳

姚洪

姚洪本梁之小校也。自董璋爲將，洪嘗事璋，後事唐爲指揮使。

長興中，遣洪將千人戍閬州。董璋反，遣人以書招洪，洪得璋書，輒投廁中。

後璋兵攻閬州，執洪。璋曰：「爾爲健兒，我遇汝厚，奈何負我邪？」洪罵曰：「老

賊！爾昔爲李七郎，奴掃馬糞，得一鬻殘炙，感恩不已。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，

何苦反邪！吾能爲國家死，不能從人奴以生！」璋怒，然鑊於前，令壯士十人剖

其肉而食，洪至死大罵。明宗聞之，泣下，錄其二子，而厚卹其家。

①李七郎，汴州富人李讓也。

②殘炙，即殘杯冷炙，謂食餘也。

③鑊，釜屬，所以煮食物者。

④剖，枯

圭切，音奎，割也。

王思同

王思同，幽州人也。其父敬柔，娶劉仁恭女生思同。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。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，思同奔晉，以爲飛騰指揮使。梁、晉相拒於莘，遣思同築壘楊劉，以功遷武十軍都指揮使，累遷鄭州防禦使。

思同爲人，勇敢善騎射，好學，頗喜爲詩，輕財重義，多禮文士；然未嘗有戰功。明宗時，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，徙鎮雄武。

○治秦州，卽今甘肅天水縣。

是時吐蕃數爲寇，而秦州無亭障，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。居五年，來朝，明宗問以邊事。思同指畫山川，陳其利害。思同去，明宗顧左右曰：「人言思同不管事，能若是邪？」於是始知其材，以爲右武衛上將軍，京兆尹，西京留守。

○按五代會要：後唐天成三年三月，升奉化軍爲秦州，顯與事實不合，當爲秦州之誤。見上註。○塞上要塞處，築牆置亭，使人守之也。

石敬瑭討董璋，思同爲先鋒指揮使，兵入劍門，而後軍不繼，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卻。敬瑭兵罷，思同徙鎮山南西道，已而復爲京兆尹，西京留守。

○治梁州，今陝西南鄭縣東二里。

應順元年二月，潞王從珂反鳳翔，馳檄四鄰，言「姦臣幸先帝疾病，賊殺秦王，而立幼嗣，侵弱宗室，動搖藩方。」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。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○謁思同，欲因其權以通意。——是時諸鎮皆懷嚮背，所得潞王書檄，雖以上聞，而不絕其使。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。愍帝嘉其忠，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。三月，會諸鎮兵圍鳳翔，破東西關城。從珂兵弱而守甚堅，外兵傷死者衆。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：「吾從先帝二十年，大小數百戰，甲不解體，金瘡被身，士卒固嘗從我矣。今先帝新棄天下，而朝廷信用姦人，離間骨肉，我實何罪而見伐乎？」因慟哭。士卒聞者，皆悲憐之。興元張虔釗攻城西，督戰甚急，士卒苦之，反兵攻虔釗，虔釗走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○呼曰：

「潞王，吾主也！」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。而思同未知，猶督戰。嚴衛指揮使尹暉③磨其衆曰：「城西軍入城受賞矣！何用戰邪？」士卒解甲棄仗，聲聞數里，遂皆入城降。諸鎮之兵皆潰。思同挺身走，至長安，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，乃走潼關。④從珂引兵東至昭應，⑤前鋒追執思同。從珂責曰：「罪可逃乎？」思同曰：「非不知從王而得生，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。」從珂媿其言，乃殺之。漢高祖卽位，贈侍中。

①樂器名，未詳所起，形如琵琶。

②新平人。初事梁爲指揮使。莊宗滅梁，爲都指揮使。潞王從珂反，鳳

翔，思權首降，由是諸鎮皆潰。官終左衛上將軍。

③魏州人。少勇健，爲楊師厚軍士。歷仕唐、晉，官至右

衛大將軍。范延光反，以暉失意，密使人招之，暉懼而逃，爲人所殺。

④今陝西潼關縣治。

⑤今陝西

臨潼縣治。

一行傳

石昂

石昂，青州臨淄^①人也。家有書數千卷，喜延四方之士。士無遠近，多就昂學問；食其門下者，或累歲，昂未嘗有怠色。而昂不求仕進。節度使符習^②高其行，召以爲臨淄令。習入朝京師，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，贊^③者以彥朗諱「石」，更其姓曰「右」。昂趨於庭，仰責彥朗曰：「內侍^④奈何以私害公？昂姓『石』，非『右』也。」彥朗大怒，拂衣起去。昂卽趨出，解官還於家。語其子曰：「吾本不欲仕亂世，果爲刑人^⑤所辱，子孫其以我爲戒！」昂父亦好學，平生不喜佛說。父死，昂於柩前誦尙書曰：「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。」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我先人。晉高祖時，詔天下求孝悌之士，戶部尙書王權^⑥、宗正卿^⑦石光

贊、國子祭酒^⑧田敏^⑨、兵部侍郎王延^⑩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。詔昂至京師，召見便殿，以爲宗正丞，遷少卿。出帝即位，晉政日壞，昂數上疏極諫，不聽，乃稱疾東歸。以壽終於家。昂既去，而晉室大亂。

①今山東臨淄縣。

②昭慶人。初事王鎔。張文禮弑王鎔，習力請莊宗討之。莊宗遣將助習討文禮，不

克。明宗時，官至宣武軍節度，以太子太師致仕卒。

③贊，贊禮也。相者唱行禮之節曰贊。又導也。

④官名，隋置內侍省，其官皆以宦者任之，歷代因之。後世因稱宦者爲內侍。

⑤刑人，謂受刑而虧體也。按宦者去勢，故謂之刑人。

⑥字秀山，舉進士，歷仕梁、唐、晉，官至兵部尚書。高祖以父事契丹，令權奉使，權以爲恥，辭不行。官終太子少傅。

⑦宗正，官名，掌皇帝之親屬，秦置，歷代因之。宗正卿其長官也。

⑧漢吳王濞年最長，爲劉氏祭酒，後因以爲官名。國子監，卽國學也。國子祭酒，卽國子監祭酒也。

⑨梁末舉進士，歷仕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多釀美酒待賓客，親授諸子經。開寶中卒，年九十二。

致仕卒。

唐六臣傳

蘇循杜曉附

蘇循，不知何許人也，爲人巧佞阿諛，無廉恥，惟利是趨，事唐爲禮部尙書。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，立哀帝，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，或俛首畏禍，或去不仕，而循特傳會[○]梁，以希進用。

^{△△}傳會與「附會」通，謂使事之不相聯屬者相會爲一也。後專用爲牽強湊合之意。

梁兵攻楊行密，大敗於淝河，[○]太祖躁忿，急于禪代，欲邀唐九錫，[○]羣臣莫敢當其議，獨循倡言梁王功德，天命所歸，宜即受禪。明年，梁太祖卽位，循爲冊禮副使。

[○]源出安徽霍山縣南境，北流經六安縣，至正陽關入淮。

[○]古天子優禮大臣而賜以器物殊禮相

寵異也：一曰「車馬」，二曰「衣服」，三曰「樂器」，四曰「朱戶」，五曰「納陛」，六曰「虎賁」，七曰「弓矢」，八曰「鈇鉞」，九曰「秬鬯」。

循有子楷，乾寧中舉進士及第。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，楷常慚恨。及昭宗遇弒，唐政出於梁。楷爲起居郎，與柳璨、張廷範等相結，因謂廷範曰：「夫諡者，所以易名而貴信也。前有司諡先帝曰『昭』，名實不稱，公爲太常卿，予史官也，不可以不言。」乃上疏駁議。而廷範本梁客將，嘗求太常卿不得者，廷範亦以此怨唐，因下楷疏。廷範議曰：「臣聞執事堅固之謂『恭』，亂而不損之謂『靈』，武而不遂之謂『莊』，在國逢難之謂『閔』，因事有功之謂『襄』。」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，廟號襄宗。

○唐昭宗年號。○字祥文，舉光啓進士。從僖宗幸南山，累遷翰林學士。昭宗時官至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爲朱全忠所殺。○字炤之，爲人野鄙，其家不以諸柳齒。少孤貧，好學。昭宗時擢翰林學士。崔胤沒，以諫議大夫同平章事。起布衣至是，不四歲。後爲朱全忠所疑，流崖州，尋斬之。○優人，爲朱全忠

所愛。扈東遷，爲御營使，官至太常卿。後貶萊州司戶參軍，輟於河南市。

梁太祖已卽位，置酒玄德殿，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，皆諸公推戴之力。唐之舊臣楊涉、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，獨循與張禕、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，所以順天應人者。

○舉唐進士，哀帝時爲相。爲人端重有禮法，以謙靜終免禍。唐亡事梁，仍爲相。在位三年，俛首無所施爲，罷爲左僕射，卒。

○河間人，字右華。唐昭宗遷洛，拜中書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柳璨殺裴度等七人，蔓引朝士，文蔚力講解之。梁初仍爲相，制度多所裁定。

○聞喜人，字熙用，仕唐爲兵部侍郎。坐事左遷，乃自結於梁太祖，力趣哀帝遜位。爲梁相五年，卒。

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，日夕引首，希見進用。敬翔尤惡之，謂太祖曰：「梁室新造，宜得端士，以厚風俗。循父子皆無行，不可立於新朝。」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。

乃依朱友謙於河中，其後友謙叛梁降晉。晉王卽位，求唐故臣在者，以備百

官之闕，友謙遣循至魏州。

是時梁未滅，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卽帝位。晉王之意雖銳，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。循始至魏州，望州廡聽事卽拜，謂之「拜殿」。及入謁，舞蹈呼「萬歲」而稱臣，晉王大悅。明日又獻「畫日筆」三十管，晉王益喜。因以循爲節度副使。已而病卒。莊宗卽位，贈左僕射。

楷，同光中爲尙書員外郎。明宗卽位，大臣欲理其駁「諡」之罪，以憂死。

當唐之亡也，又有杜曉者，字明遠，祖審權，父讓能，皆爲唐相。昭宗時，王行瑜、李茂貞兵犯京師，昭宗殺讓能於臨皋，以自解。

○今湖北黃岡縣南大江濱。

曉以父死無罪，居喪哀毀，服除，布衣幅巾，自廢十餘年。崔胤判鹽鐵，辟巡官，除畿縣尉，直昭文館，皆不起。崔遠判戶部，又辟巡官。或謂曉曰：「嵇康死，子紹自廢不出仕，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，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，

同匹庶乎？曉乃爲之起。累遷膳部郎中，翰林學士。梁太祖卽位，遷工部侍郎奉旨。開平二年，拜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友珪立，遷禮部尙書，集賢殿大學士。袁象先等討賊，兵大掠，曉爲亂兵所殺，贈右僕射。

○畿內之縣也。唐近京都之縣，有「畿縣」、「赤縣」、「次畿」、「次赤」之分，又有「望縣」、「上縣」、「次縣」等。蓋天下縣邑，素有差等也。詳見五代會要。

○有文而風致峻整，時人目爲「釘座梨」，言世所珍也。乾寧中，以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，遷中書侍郎。後爲柳璨所陷，被殺。

○三國魏銍人，字叔夜。早孤，有奇才，博洽多聞，最好老莊。與魏宗室婚，拜中散大夫。與山濤等七人稱竹林七賢。後爲

司馬昭所害。子紹仕晉惠帝，官侍中。以河間王顥、成都王穎舉兵，被害於帝側，血濺御衣。事定，左右欲

浣衣，帝曰：「此嵇侍中血，勿浣。」晉懷人，字巨源。少有器量，介然不羣。仕晉官至右僕射，加侍中。王戎

嘗目濤爲璞玉渾金，人莫知其器云。官署名，司餼饌，屬禮部。有郎中員外郎等官。奉旨與承

旨同，蓋承時君之旨，非近侍重臣，無以稟命。凡大朝會以宰相承旨，草詔書以學士承旨。晉天福五年

六月，改殿前承旨爲殿直，樞密院承旨爲承宣，詳見五代會要。梁太祖年號。

義兒傳

嗚呼！世道衰，人倫壞，而親疏之理反其常；干戈起於骨肉，異類合爲父子；開平、顯德五十年間，天下五代，而實八姓，其三出於丐養。蓋其大者取天下，其次立功名，位將相，豈非因時之隙，以利合而相資者邪？

唐自號沙陀，起代北，其所與俱，皆一時雄傑。武之士，往往養以爲兒，號「義兒軍」。至其有天下，多用以成功業；及其亡也，亦由焉。太祖養子多矣，其可紀者九人：其一是爲明宗，其次曰嗣昭、嗣本、嗣恩、存信、存孝、存進、存璋、存賢。作義兒傳。

○[△]越音暴，急也，虐也。

李嗣昭

李嗣昭本姓韓氏，汾州大谷縣。民家子也。太祖出獵至其家，見其林中鬱鬱有氣，甚異之，召其父問焉。父言：家適生兒，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，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。初名進通，後改名嗣昭。

○大谷疑卽太谷，今山西太谷縣治。

嗣昭爲人短小，而膽勇過人。初喜嗜酒，太祖常微戒之，遂終身不飲。太祖愛其謹厚，常從用兵，爲內衙指揮使。

陝州王珙，與其兄珂，爭立於河中，遣嗣昭助珂，敗珙於猗氏，獲其將三人。梁軍救珙，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，執其將一人。

○王珙，重盈子。王珂，重榮子。重榮爲河中節度使，重榮卒，弟重盈立。重盈死，軍中以珂、重榮子立爲留後。珙乃西結王行瑜、韓建、李茂貞爲援，珂亦結晉爲助。後晉擊破三鎮兵，昭宗乃以珂爲河中節度使。珙爲人慘刻，爲其下所殺。珂後降梁，太祖疑其貳於晉，殺之。

○今山西猗氏縣。

○按當在猗氏

縣附近。

光化○元年，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，梁遣丁會應罕之。嗣昭與會戰含山，○執其將一人，斬首三千級，遂取澤州。

○唐昭宗年號。○在今山西晉城縣附近。

二年，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，君慶爲梁所敗，太祖醜殺君慶，嗣昭攻克之。三年，出山東，取梁洛州，梁太祖自將攻之，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。○嗣昭聞梁太祖自來，棄城走，前遇伏兵，因大敗。

○按當在今河北省境。

天復○元年，梁破河中，執王珂，取晉、絳、慈，○隰，○因大舉擊晉，圍太原。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，會大雨，梁軍解去。

○唐昭宗年號。○今山西吉縣。○今山西隰縣。

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，梁軍已去，嗣昭復取汾州，斬瑋，遂出陰地，取慈州，降其刺史唐禮。又取隰州，降其刺史張瓌。

是歲梁兵西犯京師，圍鳳翔，嗣昭乘間攻梁晉絳，戰平陽。○執梁將一人，進攻蒲縣。○梁朱友寧、氏叔琮○以兵十萬迎擊之，嗣昭敗走。友寧追之，晉遣李存信○率兵迎嗣昭。存信又敗，梁軍遂圍太原；而慈、隰、汾州復入於梁。太祖大恐，謀走雲州。李存信等勸太祖奔於契丹，嗣昭力爭以爲不可，賴劉太妃亦言之，乃止。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，梁軍解去。嗣昭復取汾、慈、隰。

○今山西臨汾縣。

○今山西蒲縣。

○尉氏人。從梁太祖擊黃巢，以功累遷晉州刺史。以禦晉功，拜

右龍武統軍。太祖遣弑唐昭宗，已而殺之以謝責。○回鶻人，本姓張氏。少善騎射，能四夷語，通六蕃

書。從晉太祖入關破黃巢，累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太祖賜姓名以爲子。與存孝不相能，存孝卒，得罪死。

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。晉外失大國之援，內亡諸州。仍歲○之間，孤城被圍者再，於此時，嗣昭力戰之功爲多。

○仍舊也。仍歲之間，本年之間也。

天祐三年，○與周德威攻梁潞州，降丁會，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。梁遣李思安○將兵十萬，攻潞，築夾城以圍之。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，嗣昭斬其使者，閉城拒守。踰年，莊宗始攻破夾城。嗣昭完緝○兵民，撫養甚有恩意。

○按廿二史考異謂：天祐改元，晉王仍稱天復。及梁篡位，晉始稱天祐四年。傳據晉事而言，當云天復六年，不當稱天祐也。○陳留人，字貞臣，善飛稍，所向披靡。每從太祖征伐，有奇績。統戎臨敵，不大勝，

必大敗。歷官相州刺史。以不得節鎮，日循晏安，無意爲政。後貶柳州司戶，尋賜死。○緝，和睦也。

梁、晉戰胡柳，晉軍敗，周德威戰死，莊宗懼，欲收兵還臨濮。嗣昭曰：「梁軍已勝，且暮思歸，吾若收軍使彼休息，整而復出，何以當之？宜以精騎撓之，因其困乏，可以勝也。」莊宗然之。

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，○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，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：「今日之戰，得山者勝。」晉軍皆爭登山，梁軍遽下，陣於山西。晉軍從上急擊，大敗之，於是晉城德勝矣。

○約在今河北濮陽縣境。

周德威死，嗣昭權知幽州，居數月，以李紹宏代之。嗣昭將去，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，嗣昭夜遯，乃得去。

十九年，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，○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。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。

○今河北望都縣。

是時晉遣閻寶○攻張文禮於鎮州，寶爲鎮人所敗，乃以嗣昭代之。鎮兵出掠九門，○嗣昭以奇兵擊之。鎮軍且盡，餘三人匿破垣中，嗣昭馳馬射之，反爲賊射中腦；嗣昭顧箠○中矢盡，拔矢於腦，射殺一人，還營而卒。④

○鄆州人，字瓊美。少爲朱瑾牙將，繼降梁。末帝時，爲保義軍節度使。貞明中，晉軍圍邢州，寶又降晉。拜檢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。以討張文禮兵敗，慚憤死。○在今河北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。○箠音服，盛

弓矢具也。

④按五代會要：「長興二年四月，敕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，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，故汴

州節度使符存審，配享莊宗廟。歐史惟德威傳載配享事，而嗣昭存審篇則失之。

嗣昭諸子，繼儔長而懦，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。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，不暇究其事，因卽以爲昭義軍留後。繼韜委其政於魏琢、申蒙。

琢等常教繼韜反，繼韜未決。莊宗在魏，以事召監軍張居翰，節度判官任圜。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，繼韜且見誅，因以語趣之。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。梁末帝卽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居數月，莊宗滅梁，繼韜將走契丹，會赦至，乃已，因隨其母朝於京師。

繼遠諫曰：「兄爲臣子，以反爲名，復何面目以見天子！且潞城堅而倉廩實，不如閉城坐食積粟，以延歲月，愈於往而就戮也！」繼韜不聽。

○穀藏曰倉，米藏曰廩。

繼韜母楊氏，善畜財，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。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，彌年，軍用乏絕，楊氏之積，蓋有助焉。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，厚賂宦官伶人。宦

官伶人皆言：「繼韜初無惡意，爲奸人所誤耳！」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。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，宜蒙恩貸。由是莊宗釋繼韜，數召繼韜從獵，寵倖無間。

李存渥尤切齒，數詆責之，繼韜懷不自安。復賂宦官伶人，求歸鎮，莊宗不許。繼韜陰使人告繼遠，令起變於軍中，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。事泄，斬於天津橋。其二子嘗爲質於梁，莊宗破梁得之，撫其背曰：「爾幼，猶能佐其父反，長復何爲乎？」至是因并誅之。即遣人斬繼遠，以繼儔知潞州事。

已而召繼儔還京師，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卽路。其弟繼達怒曰：「吾兄父子誅死，而大兄不仁，利其貲財，淫其妻妾，吾所不忍也！」乃服縗，引數百騎，坐戟門，使人入殺繼儔。節度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，攻繼達，繼達走城外自剄死。

○縗音崔，喪服也，以麻布被於胸前，三年之喪用之。

○唐制：官階勳俱三品，始聽立戟。按五代會要：

晉天福三年五月，詔應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，中書令，及諸道節度使，並許私門立戟。戟門謂立戟

於私門，乃顯貴之家也。

嗣昭七子，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答殺其母主藏婢，婢家告變，言：「繼能反，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，惟一子繼忠僅免。

繼忠家於晉陽，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。晉高祖自太原起兵，召契丹爲援，契丹求賂，高祖貸於繼忠以取足。高祖入立，甚德之，以爲沂。棣單三州刺史。開運中卒，楊氏平生積產，嗣昭父子三人賴之。

○今山東臨沂縣。

李存孝

存孝，代州飛狐人也。本姓安，名敬思。太祖掠地代北得之，給事帳中，賜姓名以爲子，常從爲騎將。文德○元年，河南張言○襲破河陽，李罕之來歸晉，晉處罕之於澤州，遣存孝與薛阿檀、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，還擊河陽。梁亦遣丁會、牛存節等助言，戰於溫縣。○梁軍先扼太行，○存孝大敗，安休休被執。

○唐僖宗年號。○張言即張全義，見雜傳。○今河南溫縣。○一曰五行山，連亘河南、山西及河

北界，山以百數，隨地異名，實皆古太行也。山西晉城縣南有太行山，乃山脈之主峯也。

是時晉已得澤潞，歲出山東與孟方立○爭邢、洛、磁，存孝未嘗不在兵間。方立死，晉取三州，存孝功爲多。

○邢州人，少有勇力。廣明中，潞州節度高潯爲裨將所逐，方立乘亂據潞州，自稱昭義留後。昭義故節制澤、潞、邢、洛、磁五州，治潞州，方立徙軍於邢。於是澤、潞二州歸晉。李克用屢遣將攻之，方立兵敗，飲酖卒。

明年，潞州軍亂，殺李克恭○以歸唐。梁遣李讜○攻李罕之於澤州，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。梁軍呼罕之曰：「公常恃太原以爲命，今上黨○已歸唐，唐兵大集團太原，沙陀將無穴以自處，公復誰恃而不降乎？」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：「我沙陀之未穴者，待爾肉以食軍。可令肥者出鬪！」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，存孝舞稍擒之，李讜敗走，追擊至馬牢關。○

○晉王李克用弟，不知其父母名號。爲昭義節度使，橫暴多不法，又不習軍事，潞人皆怨之。後爲牙將安居受所殺。○臨晉人，勇悍多力。初仕黃巢，後歸梁太祖，署都將。從討秦宗權，攻兗、鄆，皆有功。後以

攻澤州違節度，誅死。○今山西南部之地。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，故云。○在今山西晉城縣東南。

還攻潞州，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。揆，儒者，以梁卒三千爲衛，褻衣○大蓋，擁節先驅。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○西岸谷間，伺揆軍過，橫擊斷之，擒揆以歸。

○褻衣，寬大之衣也。○蓋，車蓋也，又覆也。○今山西長子縣。

初，梁遣葛從周、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，聞揆見執，皆棄去；晉遂復取潞州。

是時張濬、韓建○伐晉，擊陰地關。○晉以李存信、薛阿檀等當濬，別遣存孝軍於趙城。唐軍戰敗於陰地關，濬退保晉州，韓建走絳州。存孝攻晉州，濬兵出戰，輒復敗，因閉壁不敢出。存孝去攻絳州，濬、健皆走。

○河間人，字禹川。性通脫無檢。僖宗時，拜諫議大夫，累官尚書右僕射。朱全忠謀篡立，使盜夜殺之。

○見雜傳。○在山西靈石縣西南，今日南關鎮。

存孝援臂善射，身被重鎧，橐弓坐稍，手舞鐵撾，出入陣中，以兩騎自從，戰酣易騎，上下如飛。

初，存孝取潞州功爲多，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○爲潞州留後，存孝爲汾州刺史。存孝負其功，不食者數日。及走張濬，遷邠州刺史。大順○二年，徙邢州留後。

○興唐人。乾符中，爲雲州牙將。時羣盜起，天下將亂，君立與其黨共謀推李克用起兵。後從討黃巢，收長安，授汾州刺史。餘詳本傳。 ○唐昭宗年號。

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，存孝常爲先鋒，下趙臨城○元氏○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國威。國威○兵至，晉軍輒引去。

○今河北臨城縣。 ○今河北元氏縣。 ○全忠子，全忠死，領盧龍留後，進節度使。後爲其弟匡籌所逐，留深州，圖殺王鎔，據其地，事敗，被殺。

存孝素與存信有隙，存信譖之曰：「存孝有二心，常避趙不擊。」存孝不自

安，乃附梁通趙，自歸於唐。因請會兵以伐晉，唐命趙王王鎔援之。

明年，趙與幽州有隙，懼而與晉和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，存孝嬰城。○自守。太祖自將兵傅其城，掘塹以圖之。存孝出兵衝擊，塹不得成。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：「公所畏者，晉王爾！王俟塹成，且將兵去，諸將非公敵也，雖塹何爲！」存孝以爲然，縱兵成塹，塹成，深溝高壘，不可近。存孝遂窘城中，食盡，登城呼曰：「兒蒙王恩，位至將相，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，乃存信構陷之耳！願生見王，一言而死。」太祖哀之，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。劉夫人引與俱來。存孝泥首請罪曰：「兒於晉有功而無過，所以至此，由存信爲之耳。」太祖叱曰：「爾爲書檄，罪我百端，亦存信爲之邪？」縛載後車，至太原，車裂之以徇。○然太祖惜其才，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，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。

○嬰城，閉城而守也。

○徇，與殉通，死也。

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，方二人之交惡也，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。存孝已

死，太祖與諸將博，語及存孝，流涕不已。君立以爲不然，太祖怒，酖殺君立。君立初爲雲州牙將，唐僖宗時，逐段文楚，○與太祖俱起雲中，○蓋君立首事，其後累立戰功，表昭義節度使，以存孝故，殺之。

○唐大同軍防禦使。爲李克用所殺。○今山西大同縣。

伶官傳

嗚呼！盛衰之理，雖由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？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！

世言晉王之將終也，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：「梁，吾仇也。燕王，吾所立；契丹與吾約爲兄弟，而皆背晉以歸梁。此三者，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」莊宗受而藏之於廟。其後用兵，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，請其矢，盛以錦囊，負而前驅，及凱旋而納之。

方其係燕父子，以組函梁君臣之首，入於太廟，還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氣之盛，可謂壯哉！

○事詳劉守光傳。

○唐莊宗入汴，末帝登建國樓謂皇甫麟曰：「晉，吾世讐也，不可俟彼刀鋸，卿可

盡我命，無使我落讐人之手。」麟乃進刃於帝，已亦自剄死。莊宗命張全義葬其尸，藏其首於太社。

及仇讎已滅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。倉皇東出，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，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。至於誓天斷髮，泣下沾襟；○何其衰也！

○事詳元行欽傳。

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？書曰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憂勞可以與國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

故方其盛也，舉天下之豪傑，莫能與之爭。及其衰也，數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國滅，爲天下笑。夫禍患常積於忽微，而智勇多困於所溺，豈獨伶人也哉！作伶官傳。

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

莊宗既好俳優，○又知音，能度曲，至今汾、晉之俗，往往能歌其聲，謂之「御製」者，皆是也。其小字亞子，當時人或謂之亞次。又別爲優名以自目，曰「李天

下。」自其爲王，至於爲天子，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。伶人由此用事，遂至於亡。

○俳優諧切，音牌。俳優，雜戲也。

皇后劉氏素微，其父劉叟賣藥善卜，號「劉山人」。劉氏性悍，方與諸姬爭寵，常自恥其世家，而特諱其事。莊宗乃爲劉叟衣服，自負著囊藥篋，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，造其臥內曰：「劉山人來省女。」劉氏大怒，答繼岌而逐之。宮中以此爲笑樂。

其戰於胡柳也，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。其後滅梁入汴，周匝謁於馬前。莊宗得之，喜甚，賜以金帛，勞其良苦。周匝對曰：「身陷仇人，而得不死以生者，教坊使陳俊、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。願乞二州，以報此兩人。」莊宗皆許以爲刺史。郭崇韜諫曰：「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。今大功始就，封賞未及於一人，而先以伶人爲刺史，恐失天下心，不可。」因格[○]其命。踰年，而伶人屢以爲言，莊宗謂崇韜曰：「吾已許周匝矣，使吾慚見此二人！公言雖正，然當爲我屈

意行之。」卒以俊爲景州刺史，德源爲壽州刺史。

○格音閣，廢格也，阻格也。

○今河北景縣。

莊宗好畋獵，獵於中牟，踐民田，中牟縣令當馬切諫，爲民請。莊宗怒叱縣令去，將殺之。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，乃率諸伶走進縣令，擒至馬前，責之曰：「汝爲縣令，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？奈何縱民稼穡，以供租賦？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，以備吾天子之馳騁？汝罪當死！」因前請亟行刑，諸伶共倡和之。莊宗大笑，縣令乃得免去。

○今河南中牟縣。

莊宗嘗與羣優戲於庭，四顧而呼曰：「李天下，李天下何在！」新磨遽前一手批其頰，莊宗失色，左右皆恐。羣伶亦大驚駭，共持新磨詰曰：「汝奈何批天子頰？」新磨對曰：「李天下者，一人而已，復誰呼邪？」於是左右皆笑。莊宗大喜，賜與新磨甚厚。

新磨常奏事殿中，殿中多惡犬，新磨去，一犬起逐之，新磨倚柱而呼曰：「陛下毋縱兒女嚙人！」——莊宗家世夷狄，夷狄之人諱狗，故新磨以此譏之。——莊宗大怒，彎弓注矢將射之。新磨急呼曰：「陛下無殺臣，臣與陛下爲一體，殺之不祥。」莊宗大驚，問其故。對曰：「陛下開國，改元同光，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。且同銅也，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。」莊宗大笑，乃釋之。

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，其語最著，而不聞其他過惡。其敗政亂國者，有景進、史彥瓊、郭門高三人爲最。

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，[○]侮弄搢紳，[○]羣臣憤嫉，莫敢出氣，或反相附託，以希恩倖。四方藩鎮，貨賂交行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。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，事無大小皆以聞。每進奏事殿中，左右皆屏退，軍機國政，皆與參決。三司使孔謙兄事之，呼爲「八哥」。

^{△△}宮掖，宮中之稱。掖，謂掖庭，宮中旁舍，嬪妃等所居也。[○]謂插笏帶間也。古之仕者，垂紳搢笏，故稱

宦族曰搢紳^{△△}

莊宗初入洛，居唐故宮室，而嬪御未備。闈宦希旨，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，莊宗問所以禳之者，因曰：「故唐時，後宮萬人，今空宮多怪，當實以人乃息。」莊宗欣然。其後幸鄴，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，而進等緣以爲姦。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。莊宗還洛，進載鄴女千人以從，道路相屬，男女無別。

魏王繼岌已破蜀，劉皇后聽宦者讒言，遣繼岌賊殺郭崇韜。崇韜素嫉伶人，常裁抑之，伶人由此皆樂其死。

皇弟存義，[○]崇韜之壻也。進讒於莊宗曰：「存義且反，爲婦翁報仇。」乃囚而殺之。

[○]克用六子，封睦王，歷建雄、保大軍節度使，娶郭崇韜女。崇韜被族，宦者欲盡誅崇韜親黨，誣以怨望，遂被誅。

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，及莊宗入洛，伶人皆求賂於友謙，友謙不能給而

辭焉。進乃讒友謙曰：「崇韜且誅，友謙不自安，必反，宜并誅之。」於是及其將五人皆族滅之，天下不勝其冤。

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，檢校左散騎常侍，兼御史大夫，上柱國。

○官名。唐置左右散騎常侍，分隸中書、門下兩省，掌獻可替否，出入禁中，常侍左右。多用宦者，間用士人。○官名，起於戰國。國策：「楚之官，覆軍殺將者，官爲上柱國。」隋、唐至明，均以上柱國爲勳官之最尊者，至清始廢。

史彥瓊者，爲武德使，居鄴都。而魏、博……六州之政皆決彥瓊。自留守王正言而下，皆俛首承事之。

○鄴州人，早孤。莊宗時，爲魏州觀察判官。主諾聽命，不能稱職。官終平盧行軍司馬。

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，天下未知其死也，第見京師殺其諸子，因相傳曰：「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，以故族其家。」鄴人聞之，方疑惑。已而朱友謙又見殺。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，有詔彥瓊使殺之。彥瓊祕其事，夜半馳

出城。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，因驚傳曰：「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，已弑帝而自立，急召彥瓊計事。」鄴都大恐。貝州人有來鄴者，傳此語以歸，戍卒皇甫暉聞之，由此劫趙在禮作亂。在禮已至館陶，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。彥瓊不肯與，曰：「賊未至，至而給兵，豈晚邪？」已而賊至，彥瓊登北門，聞賊呼聲，大恐，棄其兵而走，單騎歸於京師。在禮由是得入鄴以成其叛亂者，由彥瓊啓而縱之也。

○官名，掌訓練甲兵，巡邏州邑，擒捕盜賊。

郭門高者名從謙，門高其優名也。雖以優進，而嘗有軍功，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，——從馬直，蓋親軍也。——從謙以姓郭，拜崇韜爲叔父，而皇弟存義又以從謙爲養子。崇韜死，存義見囚。從謙置酒軍中，憤然流涕，稱此二人之冤。

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，夜謀亂，事覺，被誅。莊宗戲從謙曰：「汝黨存義，崇韜負我，又教王溫反，復欲何爲乎？」從謙恐，退而激其軍士曰：「罄爾之

貲，食肉而飲酒，無爲後日計也！軍士問其故。從謙因曰：「上以王溫故，俟破鄴，盡坑爾曹。」軍士信之，皆欲爲亂。

李嗣源兵反嚮京師，莊宗東幸汴州，而嗣源先入。莊宗至萬勝，不得進而還。軍士離散，尙有二萬餘人。居數日，莊宗復東幸汜水，謀扼關以爲拒。四月丁亥朔，朝羣臣於中興殿。○宰相對三刻罷。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，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。莊宗入食內殿，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，馳攻興教門，與黃甲軍相射。莊宗聞亂，率諸王衛士擊亂軍出門，亂兵縱火焚門，緣城而入。莊宗擊殺數十百人，亂兵從樓上射帝，帝傷重，踣於絳霄殿廊下，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。至午時，帝崩。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。嗣源入洛，得其骨，葬新安之雍陵。以從謙爲景州刺史，已而殺之。

○按莊宗歿於洛陽。中興殿、絳霄殿皆在洛中。傳但云東幸汜水，而不言還洛，亦疏漏也。

傳曰：「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。」莊宗好伶，而弒於門高，焚以樂器，可不信哉！

五代史 伶官傳
可不戒哉！

宦者傳

嗚呼！自古宦女之禍深矣！明者未形而知懼，暗者患及而猶安焉，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。雖然，不可以不戒。作宦者傳。

張承業

張承業字繼元，唐僖宗時宦者也，本姓康。幼闈，爲內常侍張泰養子。晉王兵擊王行瑜，承業數往來兵間，晉王喜其爲人。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，將出奔太原，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，因以爲河東監軍。

其後崔胤謀誅宦者，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。晉王憐承業，不忍殺，匿之斛律寺。昭宗崩，乃出承業，復爲監軍。

晉王病且革，以莊宗屬承業曰：「以亞子累公等！」莊宗常兄事承業，歲時

升堂拜母，甚親重之。莊宗在魏，與梁戰河上十餘年，軍國之事，皆委承業；承業亦盡心不懈。凡所以畜積金帛，收市兵馬，勸農課桑，而成莊宗之業者，承業之功爲多。自貞簡太后、韓德妃、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，承業一切以法繩之，權貴皆歛手畏承業。

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，須錢捕○博，賞賜伶人；而承業主藏錢，不可得。莊宗乃置酒庫中，酒酣，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，舞罷，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。莊宗指錢積○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：「和哥乏錢，可與錢一積，何用帶馬爲也！」承業謝曰：「國家錢，非臣所得私也。」莊宗以語侵之。承業怒曰：「臣老敕使，○非爲子孫計，惜此庫錢，佐王成霸業爾！若欲用之，何必問臣！財盡兵散，豈獨臣受禍也。」莊宗顧元行欽曰：「取劍來！」承業起，持莊宗衣而泣，曰：「臣受先王顧託之命，誓雪家國之讎，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，死不愧於先王矣！」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，承業奮拳毆寶，踏罵曰：「閻寶！朱溫之賊！蒙晉厚恩，不能有一言之忠，而反

諂諛自容耶？」太后聞之，使召莊宗。莊宗性至孝，聞太后召，甚懼。乃酌兩卮謝承業曰：「吾杯酒之失，且得罪太后，願公飲此，爲吾分過。」承業不肯飲。莊宗入內，太后使人謝承業曰：「小兒忤公，已答之矣！」明日，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。

○蒲擲蒲戲也，古博戲，猶後世之擲色。今通稱賭博曰「擲蒲」。

○積，堆疊也，錢積謂錢堆也。

○

敕使^{△△}天子敕命之官也。

盧質嗜酒傲忽，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，莊宗深嫉之。承業乘間請曰：「盧質嗜酒無禮，臣請爲王殺之。」莊宗曰：「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，公何言之過也！」承業起賀曰：「王能如此，天下不足平也。」質因此獲免。

天祐十八年，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。承業方臥病，聞之，自太原肩輿至魏。諫曰：「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，本欲雪家國之讐，而復唐之社稷。今元兇未滅，而遽以尊名自居，非王父子之初心，且失天下之望，不可。」莊宗謝曰：「此

諸將之所欲也。」承業曰：「不然，梁、唐、晉之仇賊，而天下所共惡也。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，復列聖之深讐，然後求唐後而立之。使唐之子孫在，孰敢當之？使唐無子孫，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？臣唐家一老奴耳！誠願見大王之成功，然後退身田里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，而令路人指而歎曰：『此本朝敕使，先王時監軍也。』豈不臣主俱榮哉！」莊宗不聽。承業知不可諫，乃仰天大哭曰：「吾王自取之，誤老奴矣！」肩輿歸太原，不食而卒，年七十七。同光元年，贈左武衛上將軍，諡曰「正憲」。

○元凶猶元惡，首惡也。

張居翰 李紹宏 孟漢瓊

張居翰字德卿，故唐掖廷○令張從玫之養子。昭宗時，爲范陽軍監軍，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。天復中，大誅宦者，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。其後梁兵攻仁恭，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，晉遂取潞州，以居翰爲昭義監

軍。

○掖庭宮中旁舍也，後宮嬪妃所居之地，別於正宮而言。

莊宗卽位，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。莊宗滅梁而驕，宦官因以用事。郭崇韜又專任政，居翰默默苟免而已。

魏王破蜀，王衍朝京師，行至秦川，○而明宗軍變於魏。莊宗東征，慮衍有變，遣人馳詔魏王殺之。詔書已印畫，○而居翰發視之。詔書言「誅衍一行」，○居翰以謂殺降不祥，乃以詔傅柱，措去「行」字，改爲「一家」。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，皆獲免。

○陝西謂之秦川，亦曰關中。○蓋印畫行也。○一行言一路同行之降人也。

莊宗遇弒，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，求歸田里。天成三年，卒於長安，年七十一。五代文章陋矣！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，傳記小說多失其傳。故其事迹終始不完，而雜以訛繆。○至於英豪奮起，戰爭勝敗，國家興廢之際，豈無謀臣之略，辯

士之談，而文字不足以發之，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。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，至於故老猶能道之。其論議可謂傑然，殆非宦者之言也。

○繆密宥切，音謬，錯也，詐也。

自古宦者亂人之國，其源深於女禍。女色而已；宦者之害非一端也。蓋其用事也，近而習其爲心也，專而忍；能以小善中人之意，小信固人之心，使人主必信而親之。待其已信，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；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，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，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，爲可恃也。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，則忠臣碩士日益疎，而人主之勢日益孤。勢孤，則懼禍之心日益切，而把持者日益牢。安危出其喜怒，禍患伏於帷闥。○則嚮之所謂可恃者，乃所以爲患也。患已深而覺之，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，緩之則養禍而益深，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；雖有聖智，不能與謀。謀之而不可爲，爲之而不可成；至其甚，則俱傷而兩敗。故其大者亡國，其次亡身，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，至抉○其種類，盡殺以快天

下之心而後已。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，非一世也。

○帷幔也，幕也。闔門也，又宮中小門也。帷闔意謂宮禁之內也。○挾搜取也。

夫爲人主者，非欲養禍於內，而疎忠臣碩士於外，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。夫女色之惑，不幸而不悟，則禍斯及矣。使其一悟，摔而去之可也。宦者之爲禍，雖欲悔悟，而勢有不得而去也。唐昭宗之事，是已。

○見下文。

故曰「深於女禍者」，謂此也。可不戒哉！

昭宗信狎宦者，由是有東宮之幽。旣出，而與崔胤圖之。胤爲宰相，顧力不足爲，乃召兵於梁。梁兵且至，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。梁兵圍之三年，昭宗旣出，而唐亡矣。

初，昭宗之出也，梁王悉誅唐宦者弟五可範等七百餘人。其在外者，悉詔天下捕殺之。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。是時方鎮僭擬，悉以宦官給事，而吳

越最多。及莊宗立，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，悉送京師，得數百人，宦者遂復用事，以至於亡。此何異求已覆之車，躬駕而履其轍也，可爲悲夫！

莊宗未滅梁時，承業已死。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，有宣徽使馬紹宏者，嘗賜姓李，頗見信用。然誣殺大臣，黷貨賂，○專威福，以取怨於天下者，左右狎暱，黃門內養之徒也。

○黷貨賂猶言貪得貨賂也。

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，奉朝請於京師。莊宗頗疑其有異志，陰遣紹宏伺其動靜。紹宏反以情告明宗。明宗自魏而反，天下皆知禍起于魏，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，自紹宏始也。

郭崇韜已破蜀，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。然崇韜之死，莊宗不知，皆宦者爲之也。

當此之時，舉唐之精兵皆在蜀。使崇韜不死，明宗入洛，豈無西顧之患；其能

晏然取唐而代之耶？

及明宗入立，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。宦者亡竄山谷，多消髮爲浮圖。○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，悉捕而殺之都亭驛。○流血盈庭。

○浮圖^{△△}一作「浮屠」皆「佛陀」之異譯。佛教爲佛所創，古人因稱佛教徒爲「浮圖」。○都亭

驛卽上原驛。按五代會要：「晉天福五年，改東京上原驛爲都亭驛。」上原驛註見前史建瑯傳。

明宗晚而多病。王淑妃專內以干政，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。秦王入視明宗疾，已革。旣出，而聞哭聲，以謂帝崩矣，乃謀以兵入宮者，懼不得立也。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，議未決，漢瓊遽入見明宗，言秦王反，卽以兵誅之。陷秦王大惡，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。後愍帝奔于衛州，漢瓊西迎廢帝于潞，廢帝惡而殺之。

嗚呼！人情處安樂，自非聖哲，不能久而無驕怠。宦女之禍非一日，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。明宗非佚君，而猶若此者，蓋其在位差久也。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，世數短而年不永，故宦者莫暇施爲，其爲大害者，略可見矣。獨承業之論，

偉然可愛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。君子之於人也，苟有善焉，無所不取；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。取其善而戒其惡，所謂「愛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善」也。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。

雜傳

劉守光

劉守光，深州人。樂壽人也。其父仁恭，事幽州李可舉，能穴地爲道以攻城，軍中號「劉窟頭」。稍以功遷軍校。仁恭爲人，有勇，好大言。可舉死，子匡威惡其爲人，不欲使居軍中，徙爲瀛州景城縣令。瀛州軍亂，殺刺史，仁恭募縣中得千人，討平之。匡威喜，復以爲將，使戍蔚州。戍兵過期不得代，皆思歸，出怨言。匡威爲弟匡儔所逐，仁恭聞亂，乃擁戍兵攻幽州。行至居庸關，戰敗，奔于晉。晉以爲壽陽鎮將。

①今河北深縣。②縣名。故城在今河北獻縣。③茂勛子，代父爲盧龍節度使，嘗約吐渾共圖李克用，兵敗，懼得罪，反攻幽州，可舉度不支，自燔死。④即今河北河間縣。⑤本滄州，即今河北滄縣。

①今察省蔚縣。②匡儻，按唐臣傳作匡籌。居庸關，在今河北昌平縣西北；兩山夾峙，懸崖峭壁，爲天

下九塞之一。③今山西壽陽縣。

仁恭多智詐，善事人。事晉王愛將蓋寓④尤謹。每對寓涕泣自言，「居燕無罪，以讒見逐。」因道燕虛實，陳可取之謀。晉王益信而愛之。乾寧元年，晉擊破匡儻，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，爲之請命于唐，拜檢校司空，盧龍軍節度使。其後晉攻羅弘信，⑤求兵於仁恭，仁恭不與，晉王以書微責諂之。仁恭大怒，執晉使者，殺燕留得等以叛。晉王自將討之，戰于安塞，⑥晉王大敗。

①蔚州人，事克用爲都押牙，累授檢校太傅，封成陽郡公。性通黠多智數，克用性嚴急，惟寓規其趨向，多所參裨，在諸將中最推親信。家精於府饌，克用非寓家所獻不食。恩寵之洽，時無與比。②貴鄉人，字德符，知魏州留後，再加節度使。朱全忠亟討堯、鄆，懼弘信貳，兄事之，累加侍中，封臨清郡王，卒，賜諡

「莊肅。」③非今陝西安塞縣，蓋燕、晉間之阨塞也。

光化元年，遣其子守文襲滄洲，○逐節度使盧彥威，遂取滄、景、德三州，爲其子請命于唐。昭宗遲之，未卽從。仁恭怒語唐使者曰：「爲我語天子，旌節吾自有，但要長安本色爾。何屢求而不得也？」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。

○今河北滄縣。

○今山東德縣。

○橫海軍治滄州，註見前。

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，號稱三十萬以擊魏，屠貝州。羅紹威求救於梁，遣李思安救魏，大敗守文於內黃，○斬首五萬。仁恭走，梁軍追擊之，自魏至長河，○橫尸數百里。梁軍自是連歲攻之，破其瀛、鄭二州。仁恭懼，復附晉。

○今河南內黃縣。

○長河，卽德州，註見前。

○在今河北任丘縣境。

天祐三年，梁攻滄州，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，七十已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：「定霸都。」得二十萬人。兵糧自具，屯於瓦橋。梁軍壁長蘆，○深溝高壘，仁恭不能近。滄州被圍百餘日，城中食盡，人自相食，析骸而爨，或丸瑾土而食，死者十六七。仁恭求救於晉，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，晉破潞州，梁軍乃解。

去。

○古墨刑謂之黥。猶清時之刺字。○故城在今河北滄縣西北。○瑾[△]土[△]，即俗謂「乾子土」。

然仁恭幸世多故，而驕於富貴，築宮大安山，窮極奢侈，選燕美女充其中。又與道士鍊丹藥，冀可不死。令燕人用瑾土爲錢，悉歛銅錢，鑿山而藏之。已而殺其工以滅口，後人皆莫知其處。

仁恭有愛妾羅氏，其子守光烝[○]之。仁恭怒，笞守光，逐之。梁開平元年，遣李思安攻仁恭，仁恭在大安山。守光自外將兵以入，擊走思安，乃自稱盧龍節度使。遣李小喜、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，執仁恭而幽之。

○上淫曰烝[△]。

其兄守文聞父且囚，即率兵討守光。至於盧臺，[○]爲守光所敗。進戰玉田，[○]又敗，乃乞兵於契丹。明年，守文將契丹、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鷄蘇，[○]守光兵敗。守文陽爲不忍，出其陣而呼其衆曰：「毋殺吾弟！」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，躍馬而

擒之，又囚之於別室，既而殺之。守文將吏孫鶴、呂克等，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。守光圍之百餘日，城中食盡，米斛直錢三萬，人相殺而食，或食瑾土，馬相食其騾尾。克等率城中饑民，食以麩，^④號「宰殺務」，日殺以餉軍。久之，延祚力窮，遂降。

○按當在今河北東北境。

○今河北玉田縣。

○按當亦在河北東北境。

④蒸麥置暖室，燂，則擣

之成塊，曝乾，用以釀酒者，謂之麩，亦謂之「酒母」。

守光素庸愚，由此益驕。爲鐵籠，鐵刷，人有過者，坐之籠中，外燎以火，或刷剔其皮膚以死。燕之士，多逃禍於佗境。守光身衣赭黃，謂其將吏曰：「我衣此而南面，可以帝天下乎？」孫鶴切諫以爲不可。

梁攻趙，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，孫鶴曰：「今趙無罪，而梁伐之。諸侯救趙之兵，先至者霸，臣恐燕軍未出，而晉已先破梁矣；此不可失之時也。」守光曰：「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，今急，乃來歸我；且兩虎相鬪，可待之，吾當爲卞莊子^①也。」遂不出兵。晉王果救趙，大敗梁兵於柏鄉。進掠邢、洛，至於黎陽。

○魯十邑大夫，有勇力，嘗刺虎，管豎子止之，曰：「兩虎方食牛，牛甘必鬪，鬪則大者傷，小者亡，從傷而刺，一舉必有兩獲。」卞莊子然之，果獲兩虎。

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，乃治兵戒嚴。遣人以語動鎮，定曰：「燕有精兵三十萬，願率二鎮以從晉；然誰當主此盟者？」晉人患之，謀曰：「昔夫差爭黃池之會，而越入吳；項羽貪伐齊之利，而漢敗楚。今吾越千里以伐人，而彊燕在其後，此腹心之患也。」乃爲之班師。

○春秋地名。在今河南封丘縣西南。

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，乃諷諸鎮共推尊己。於是晉王率天德○宋瑤、振武周德威、昭義李嗣昭、義武○王處直、○成德王鎔等，以璽制冊，尊守光爲尙書令，尙父。○守光又遣人告於梁，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，以討鎮。定、河東。梁遣閣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探訪使。有司白守光，尙父受冊，用唐冊太尉禮儀。守光問曰：「此儀注何不郊天，改元？」有司曰：「此天子之禮也；尙父雖尊，乃人臣耳。」守

光怒曰：「我爲尙父，誰當帝者乎？且今天下四分五裂，大者稱帝，小者稱王，我以二千里之燕，獨不能帝一方乎？」乃械梁，晉使者下獄，置斧鑕於其庭，令曰：「敢諫者死！」孫鶴進曰：「滄州之敗，臣蒙王不殺之恩，今日之事，不敢不諫。」守光怒，推之伏鑕，令軍士割而啖之。鶴呼曰：「不出百日，大兵當至。」命窒其口而醢之。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「大燕皇帝」，改元曰「應天」。以王瞳、齊涉爲左右相。

○故城在今烏喇特旗西北。

○義武治定州，註見前劉鄩傳。

○字允明，梁太祖表爲義武節度。後

遣人至晉，願絕梁以自効。晉與梁戰河上，十餘年，常以兵從。後爲養子都所殺。

○呂尙相武王，以有

天下，武王尊之爲「師尙父」。

○醢，肉醬也。音海。

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勛賀冊尙父至燕，而守光已僭號。有司迫承勛稱臣，承勛不屈，以列國交聘禮入見。守光怒，殺之。

明年，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，會鎮定之兵以攻燕。自祈溝關入，瀘、涿、武、

順○諸州皆迎降。守光被圍經年，累戰常敗。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於德威曰：「予得罪於晉，迷而不復，今其病矣，公善爲辭焉。」德威謂遵化曰：「大燕皇帝尙未郊天，何至此耶？予受命以討僭亂，不知其佗也。」守光益窘，乃獻絹千匹，銀千兩，錦百段，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：「吾王以情告公，富貴成敗，人之常理；錄功赦過，霸者之事也。守光去歲妄自尊崇，本不能爲朱溫下耳，豈意大國暴師經年，幸少寬之！」德威不許。守光登城呼德威曰：「公三晉○賢士，獨不急人之危乎？」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，因告曰：「俟晉王至，則降。」晉王乃自臨軍。守光登城見晉王，晉王問將如何？守光曰：「今日俎上肉○耳！惟王所爲也！」守光有嬖者李小喜，勸其毋降，守光因請俟佗日。是夕，小喜叛降於晉軍。明日，晉軍攻破其城，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。守光與其妻李氏、祝氏、子繼珣、繼方、繼祚等南走滄州，迷失道。至燕樂○界中，數日不得食，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。田家怪而詰之。祝氏以實告，乃被擒送幽州。晉王方大饗軍，客將引守光見。晉王戲之曰：

「主人何避客之遽邪？」守光叩頭請死。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。軍還，過趙，趙王王鎔會晉王。置酒。酒酣，請曰：「願見仁恭父子。」晉王命破械出之。引置下坐，飲食自若，皆無慚色。晉王至太原，仁恭父子曳以組練，^④獻於太廟。守光將死，泣曰：「臣死無恨，然教臣不降者，李小喜也！罪人不死，臣將訴於地下。」晉王使召小喜，小喜頓首曰：「囚父弑兄，烝其骨肉，亦小喜教爾邪！」晉王怒，命先斬小喜。守光知不免，呼曰：「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，何不赦臣使自效？」其二婦從旁罵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生復何爲！願先死！」乃俱死。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，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，然後斬之。

① 祈溝關疑卽祁溝關，見前註。

② 今察省宣化縣。

③ 今河北順義縣治。

④ 春秋時，韓、趙、魏三氏，

仕晉爲卿，其後分晉，各立爲國，是爲「三晉」。據今山西、河南及河北西南部之地。^⑤喻受人鬱割無所逃避也。按組，庖廚所用器，俗謂之「刀砧板」。^⑥約當在今河北東南部。^⑦組，綬屬也；俗謂

之「絲條」。練，與鍊通，鐵環相連，以鎖繫物者曰鍊。組練，謂以繩物鎖之也。

李茂貞

李茂貞，深州博野^①人也。本姓宋，名文通，為博野軍卒，戍鳳翔。黃巢犯京師，

鄭畋^②以博野軍擊賊，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。光啟元年，朱玫^③反，僖宗出居

興元，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^④。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^⑤。明

年，玫遂敗死。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^⑥拜武定軍^⑦節度使。賜以姓名，扈蹕^⑧東

歸。

①今河北博野縣。 ②字台父，第進士。僖宗朝以兵部侍郎，進同平章事。黃巢亂作，畋時為鳳翔節度

使，先諸軍破賊。後以太子太保致仕，卒諡「文昭」。 ③唐邠州人。少以材武為州戍將，以討黃巢功，

擢晉州刺史，進邠寧節度使，封吳興侯。僖宗幸鳳翔，玫劫嗣襄王煊為帝，自號大丞相，專決萬機。及王

行瑜敗，聞唐重賞購得之，乃倍道趨長安，為軍人所斬。 ④僖宗出居興元，按唐書僖宗紀，在光啟二

年。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，為秦、蜀往來之要道。 ⑤約在今陝西寶雞縣大散關附近。 ⑥都

頭，軍官也。唐際田令孜募神策新軍，為五十四都。每都領一都將，曰都頭。五代因之。 ⑦武定軍治洋

州，今陝西洋縣。

①扈蹕與扈駕同，謂隨從天子車駕也。

至鳳翔，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，以兵相攻。昌符不勝，走隴州。僖宗遣茂貞追擊，殺昌符，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。大順元年，封隴西郡王。

○治鄯州，今甘肅樂都縣治。

二年，樞密使楊復恭得罪，奔于興元。興元節度使楊守亮，復恭之養子也，納之。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，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。昭宗以宦者故，難之，未許。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，復恭父子見殺。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。

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，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。茂貞不奉詔，上表自論曰：「但慮軍情忽變，戎馬難羈；徒令旬服，生靈因茲受弊，未審乘輿播越，自此何之？」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，不能忍，以問宰相杜讓能。讓能以

謂茂貞地大兵彊，而唐力未可以致討；鳳翔又近京師，易以自危，而難於後悔。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，^⑤恐不能也。昭宗怒曰：「吾不能辱辱，^⑥坐受凌^⑦弱！」乃責讓能治兵，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。令下，京師市人皆知不可，相與聚承天門，遮宰相，請無舉兵；爭投瓦石擊宰相，宰相下輿而走，亡其堂印；人情大恐。昭宗意益堅。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，^⑧戰於鰲屋，^⑨唐軍敗潰。茂貞遂犯京師，屯於三橋，^⑩昭宗御安福門，殺兩樞密以謝茂貞；使罷兵。茂貞與讓能素有隙，因曰：「謀舉兵者，非兩樞密，乃讓能也。」陳兵臨臯驛，請殺讓能。讓能曰：「臣固先言之矣！惟殺臣可以紓國難。」昭宗泣下沾襟，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，賜死。茂貞乃罷兵。

○咸通進士，昭宗時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進位太保，封齊國公，最見親信。崔胤專政，出彥若爲清海軍節度使卒。

○畿內區域之名，書：五百里甸服。

○播越，謂流離失所也。

○字羣懿，第進士，以

孝聞。自僖宗狩蜀，至走寶雞，進狩梁，讓能均在帝側。擢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昭宗立，封晉國公，進太尉。

餘詳本傳。⑤晁錯，漢潁川人，號「智囊」。景帝時，爲御史大夫，請削諸侯枝郡，吳楚……七國遂反，

以誅錯爲名。袁盎進說，衣朝衣斬東市。⑥孱孱，懦弱也。⑦凌，侵犯也。⑧唐末軍隊，多以「都」

爲號。如楊行密之「黑雲都」，劉仁恭之「定霸都」，李克用之「落雁都」……皆是。⑨整，知優

切，音軻。整，屋讀如「周室」，今陝西整屋縣。⑩在今陝西長安縣。

明年，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，其諸子珂、珙爭立。晉王李克用請立珂。茂貞與韓建、王行瑜請立珙，昭宗不許。茂貞等怒，率三鎮兵犯京師，謀廢昭宗，立吉王保未果，而晉王亦舉兵。茂貞懼，乃殺宰相韋昭度、李磎，①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。晉兵至河中，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，京師大亂。昭宗出居於石門，②茂貞以兵至鄠縣，③斬繼鵬自贖。晉兵已破王行瑜，還軍渭北，請擊茂貞。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，因欲庇之以爲德，而冀緩急之可恃也；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，乃詔罷歸晉軍。克用歎曰：「唐不誅茂貞，憂未已也！」

①字景望，大中進士，累遷戶部郎中，分司東都，進禮部尚書，同平章事。崔昭緯、李茂貞嫉之，罷爲太子

少師。尋爲茂貞所害。磔家有書至萬餘卷，號「李書樓」。所著文章詩解，甚多。○在四川慶符縣南五里。○今陝西鄠縣鄠胡五切，音戶。

昭宗自石門還，益募安聖、捧宸等軍萬餘人，以諸王將之。茂貞謂唐將討己，亦治兵請覲，京師大恐，居人亡入山谷。茂貞遂犯京師。昭宗遣覃王拒之，覃王至三橋，軍潰。昭宗出居於華州，遣宰相孫偓○以兵討茂貞，韓建爲茂貞請，乃已。久之，加拜茂貞尙書令，封岐王。○

○唐武遂人，字龍光，第進士。昭宗時，累官戶部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封樂安縣侯；性通簡，不矯飾。後貶衡州司馬卒。○此事不著年月。據通鑑則天復元年正月事也。考舊唐書昭宗紀，景興元年，以岐王李茂

貞爲興元尹，山南西道節度使。是茂貞之封岐王已久。至景福二年十一月，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，進封秦王。則已由岐而進秦矣。傳不應至是始封岐王。

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，旣反正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，陰與梁太祖謀之。中尉○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疆，以爲外援。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，宿

衛京師。宦者恃岐兵，益驕不可制。天復元年，胤召梁太祖以西。梁軍至同州，全誨等懼，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，梁軍圍之逾年。

○中尉官名，唐中葉置神策軍，以宦官爲護軍中尉統領之。

茂貞每戰輒敗，閉壁不敢出，城中薪食俱盡。自冬涉春，雨雪不止，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。米斗直錢七千，至燒人屎煮尸而食。父自食其子，人有爭其肉者，曰：「此吾子也！汝安得而食之！」人肉斤直錢百，狗肉斤直錢五百。父甘食其子，而人肉賤於狗。天子於宮中設小磨，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。自後宮諸王十六宅，凍餒而死者日三四。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，求路以爲生。茂貞窮迫，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。昭宗謂茂貞曰：「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，一日食「不托」。」○安能不與梁和乎！」三年正月，茂貞與梁約和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，傳首梁軍，梁圍解。天子雖得出，然梁遂劫東遷，而唐亡。茂貞非惟亡唐，亦自困矣。及梁太祖卽位，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，獨茂貞不能，但稱岐王，開府置官屬。○以妻爲皇后，○鳴

梢羽扇，^④視朝，出入擬天子而已。

○不托^{△△}卽「餽飴」。唐人謂湯餅爲「不托」。演繁露謂：「古之湯餅，皆手搏而擘置湯中。後世用刀几，乃名不托。」言不以掌托也。○按二十二史考異：今鳳翔法門寺有碑，題云：「大唐秦王重修法

門寺塔廟記，天祐十九年二月，禮部郎中薛品序撰文。」蓋茂貞稱制時所立。稱茂貞爲秦王，不云岐

王。然則唐亡以後，茂貞自稱秦王可證也。岐者，一州之名；秦者，大國之號。茂貞在昭宗朝已封秦王，必不舍秦而稱岐；且同時吳、晉、燕、趙諸鎮皆取大國之名，茂貞何故輒自貶降？必不然也。○按二十二

史考異云：「當云王后。」蓋取戰國及漢初諸侯王妻稱后之例。胡三省謂：「妻之貴，踰於其夫者，」妄也。○^④鳴梢儀仗中所用之器，振之發聲，以使人肅靜也。羽扇^{△△}，亦儀衛之器。

茂貞居岐，以寬仁愛物，民頗安之。嘗以地狹賦薄，下令權油。因禁城門無內松薪，以其可爲炬也。有優者誚之曰：「臣請并禁月明！」茂貞笑而不怒。

初茂貞破楊守亮，取興元，而邠、寧、^①鄜、^②坊、^③皆增之。有地二十州。其被梁圍也，興元入于蜀，開平已後，邠、寧、鄜、坊入于梁，秦、鳳、階、^④成、^⑤又入于蜀。當梁末

年，所有七州而已。

○今甘肅寧縣。

○今陝西郿縣。郿音孚。

○今陝西中部縣。

④今甘肅武都縣。

⑤今甘肅成縣。

莊宗已破梁，茂貞稱岐王，上牋以季父行自處。及聞入洛，乃上表稱臣，遣其子從曦來朝。莊宗以其耆，老，甚尊禮之，改封秦王。詔書不名。同光二年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九，諡曰「忠敬」。從曦爲人柔而善書畫。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。茂貞卒，拜鳳翔節度使。魏王繼岌征蜀，爲供軍轉運應接使。蜀平，繼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。至鳳翔，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，從曦遂東。至華州，聞莊宗之難，乃西歸。

○六十曰「耆」。

○按二十四史考異云：「因其舊封授之，錫以册命。」

○彰義軍治涇州。今甘

肅涇川縣。——按通鑑：「同光二年，加中書令。」

明宗入立，聞重厚嘗拒從曦，遣人誅之。從曦上書言：重厚守鳳翔，軍民無所擾，願貸其過。雖不許，士人以此多之。歷鎮宣武、天平。

廢帝起鳳翔，將行，鳳翔人叩馬乞從。曦廢帝入立，復以從曦爲鳳翔節度使，卒年四十九。○

○按五代會要云：「從曦在晉高祖朝使相之列。」據薛史本紀：「從曦以開運三年十月卒。」則晉出帝朝猶是使相也。歐史不書其卒年，似卒於唐世矣。從曦有子永吉，見蘇逢吉傳。

韓建

韓建字佐時，許州長社○人也。少爲蔡州軍校，隸忠武軍將鹿晏弘，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。巢已破，復光亦死，晏弘與建等無所屬，乃以磨下兵西迎僖宗於蜀，所過攻劫。行至興元，逐牛叢，據山南。○已而不能守，晏弘東走許州，建乃奔於蜀，拜金吾衛將軍。

○故城在今河南長葛縣西。○今終南太華之南也。唐十道之一。

僖宗還長安，建爲潼關防禦使，華州刺史。華州數經大兵，戶口流散。建少賤，習農事，乃披荆棘，督民耕植，出入閭里，問其疾苦。建初不知書，乃使人題其所服

器、皿、牀、榻，爲其名目以視之，久乃漸通文字。見玉篇。○喜曰：「吾以類求之，何所不得也！」因以通音韻聲偶，暇則課學書史。是時天下已亂，諸鎮皆武夫，獨建撫緝兵民，又好學。荆南成汭，○時冒姓郭，亦善緝荆楚，當時號爲「北韓南郭。」

○書名，梁顧野王撰，三十卷。說文討篆籀之源，玉篇疏隸變之流，於文字訓詁，所係甚重。○青州人，少無行，使酒殺人，亡爲「浮屠。」入蔡賊中，爲賊帥假子，更姓名爲郭禹。後降歸荆南節度使陳儒。張

瓌囚儒，汭襲取歸州，昭宗使爲荆南留後。後爲李神福所破，投江死。

大順元年，以兵屬張濬伐晉。濬敗，建自含山遯歸河中。王重盈死，諸子珂、珙爭立。晉人助珂。建與王行瑜、李茂貞助珙，昭宗不許。建等大怒，以三鎮兵犯京師。昭宗見建等責之，行瑜、茂貞惶恐戰汗，不能語，獨建前自陳述。乃殺宰相韋昭度、李磎等，謀廢昭宗。會晉舉兵且至，建等懼，乃還。

晉兵問罪三鎮，兵傅華州。建登城呼曰：「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，何爲見攻？」晉人曰：「君以兵犯天子，殺大臣，是以討也。」已而與晉和。

乾寧三年，李茂貞復犯京師，昭宗將奔太原。次渭北，建遣子允請幸華州。昭宗又欲如鄜州，建追及昭宗於富平，泣曰：「藩臣倔彊，非止茂貞，若捨近畿而巡極塞，乘輿渡河，不可復矣！」昭宗亦泣，遂幸華州。

○今陝西富平縣。

○極塞，猶言邊塞也。

是時天子孤弱，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，以諸王將之。建已得昭宗幸其鎮，遂欲制之，因請罷諸王將兵，散去殿後諸軍。累表不報。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，望京師作菩薩蠻。詞三章以思歸。其卒章曰：「野烟生碧樹，陌上行人去。安得有英雄，迎歸大內中。」酒酣，與從臣悲歌泣下，建與諸王皆屬和之。建心尤不悅，因遣人告「諸王謀殺建，劫天子幸佗鎮。」昭宗召建將辨之，建稱疾不出。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，建不見，請送諸王十六宅，昭宗難之。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，請誅李筠。昭宗大懼，遽詔斬筠，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，幽諸王於十六宅。昭宗益悔幸華，遣延王戒丕使于晉，以謀興復。戒丕還，建與中尉

劉季述誣諸王謀反，以兵圍十六宅，諸王皆登屋叫呼，遂見殺。昭宗無如之何，爲建立「德政碑」以慰安之。

○曲調名。唐大中初，女蠻國入貢，其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人謂之「菩薩蠻」。當時倡優，遂製菩薩蠻曲。一名重疊金，一名子夜歌。

建已殺諸王，乃營南莊，起樓閣，欲邀昭宗遊幸，因以廢之，而立德王裕。其父叔豐謂建曰：「汝陳許間一田夫爾！遭時之亂，蒙天子厚恩至此。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，覆族之禍，吾不忍見，不如先死！」因泣下獻款。李茂貞、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，建稍恐懼，乃止。

光化元年，昭宗還長安，自爲建畫像，封建潁川郡王，賜以鐵券。建辭王爵，乃封建許國公。梁太祖以兵嚮長安，遣張存敬○攻同州。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。太祖使鄴召建，乃出降。太祖責建背己，建曰：「判官李巨川之謀也。」太祖怒，卽殺巨川，以建從行。

○譙郡人，少事梁太祖爲將。善因危窘出奇計，屢有戰功。累官宋州刺史。

昭宗東遷，建從至洛陽，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：「遷都之後，國步○小康；社稷安危，繫卿兩人。」次何皇后舉觴，建躡太祖足，太祖乃陽醉去。建出謂太祖曰：「天子與宮人眼語，幕下有兵仗聲，恐公不免也。」太祖以故尤德之，表建平盧軍節度使。太祖卽位，拜司徒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○國步猶言國運也。

太祖性剛暴，臣下莫敢諫諍，惟建時有言，太祖亦優容○之。太祖郊於洛，建爲大禮使。罷相，出鎮許州。太祖崩，許州軍亂，見殺，年五十八。

○優容謂優異包容之也。

趙犖

趙犖，其先青州人也，世爲陳州牙將。犖幼與羣兒戲道中，部分行伍，指顧如將帥，雖諸大兒，皆聽其節度。其父叔文見之，驚曰：「大吾門者，此兒也！」及壯，善

用弓劍。爲人勇果重氣義。刺史聞其材，召置麾下。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。

王仙芝寇河南，陷汝州，將犯東都，肇引兵擊敗之。仙芝乃南去。

已而黃巢起，所在州縣，往往陷賊。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，求得肇爲刺史以自保。忠武軍表肇陳州刺史。已而巢陷長安，肇語諸將吏曰：「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，必驅其衆東走，吾州適當其衝矣。」乃治城池爲守備，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，選其子弟，配以兵甲，以其弟昶、翊爲將。巢敗，果東走，先遣孟楷據項城，昶擊破之，執楷以歸。巢從後至，聞楷被執，大怒。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，巢勢甚盛，乃悉其衆圍肇，置一春磨，塞糜人之肉以爲食。陳人大恐，肇語其下曰：「吾家三世陳將，必能保此。爾曹男子，當於死中求生，建功立業，未必不因此時。」陳人皆踴躍。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，起宮闕，置百官，聚糧餉，欲以久弊之，其兵號二十萬。陳州舊有巨弩數百，皆廢壞，後生弩工，皆不識其器。翊創意理之，弩矢激五百步，人馬皆洞。以故，巢不敢近。圍凡三百日，肇食將盡，

乃乞兵於梁。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，擊敗巢將黃鄴於西華。西華有積粟，巢恃以爲餉，及鄴敗，巢乃解圍去。

○翊音詡。見說文新附。疑卽「瑀」。

○今河南項城縣。

○今河南西華縣。

梁太祖入陳州，孳兄弟迎謁馬首甚恭。然孳陰識太祖必成大事，乃降心屈迹，爲自託之計。以梁援己恩，爲太祖立生祠，朝夕拜謁。以其子巖尙太祖女，是謂長樂公主。黃巢已去，秦宗權復亂淮西，陷旁二十餘州。而陳去蔡最近，孳兄弟力拒之，卒不能下。後巢、宗權皆敗死。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，拜孳節度使。孳已病，乃以位與其弟昶，後數月卒。

昶乘大寇新滅，乃休兵課農，事梁尤謹。梁兵攻戰四方，昶饋輓供億，未嘗稍懈。昶卒，翊代立。翊頗知書，乃求鄧艾。故迹，決翟王陂。溉民田。兄弟居陳二十餘年，陳人大賴之。

○三國棘陽人，字士載，仕魏至鎮西將軍，都督隴右諸軍事。魏伐蜀，艾督軍自陰平入蜀平，晉太尉。後

爲鍾會所搆，死於蜀。○按當在陳州境。陳州註見前廣王全昱傳。

梁太祖已降韓建，取同華，徙翊爲同州留後。入唐，爲右金吾衛上將軍。歲餘以疾免官，歸陳，卒於家，陳人爲之罷市。

攀次子巖，梁末帝時爲戶部尙書租庸使，與張漢傑、漢倫等居中用事。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，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。然性庸愚，以漢傑婦家，而巖壻也，故親信之。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，末帝獨不悟，以至於亡。

初，友珪弑太祖自立，以末帝爲東都留守。巖如東都，末帝與之飲酒，從容以誠款告之。巖爲末帝謀，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。巖還西都，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，取傳國寶以授末帝。

末帝立，巖自以有功於梁，又尙公主，聞唐駙馬杜悰○位至將相，自奉甚豐，恥其不及。乃占天下良田大宅，裒○刻商旅，其門如市，租庸之物半入其私。巖一飲食，必費萬錢。

○字永裕，尙唐憲宗女岐陽公主，爲駙馬都尉。歷武宗、懿宗兩朝，官至太尉卒。悰雖出入將相，而厚自奉養，未嘗薦達幽隱，時號「秃角犀」。○哀浦侯切，音杯，減也。

故時魏州牙兵驕，數爲亂，羅紹威盡誅之。太祖崩，楊師厚逐羅氏，據魏州，復置牙兵二千人，末帝患之。師厚死，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：「魏爲唐患，百有餘年。自先帝時，嘗切齒紹威，以其前恭而後倨。今先帝新棄天下，師厚復爲陛下憂。所以然者，以魏地大而兵多也。陛下不以此時制之，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？不若分相，魏爲兩鎮，則無北顧之憂矣。」末帝以爲然，乃分相、澶、衛爲昭德軍。牙兵亂，以魏、博降晉；梁由是盡失河北。

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，魏之間，兵數敗。巖曰：「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。陛下卽位，猶未郊天，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，如此，何以威重天下？今河北雖失，天下幸安，願陛下力行之。」敬翔以爲不可，曰：「今府庫虛竭，箕斂○供軍，若行郊禋，○則必賞賚，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。」末帝不聽，乃備法駕幸西京，而

莊宗取楊劉。或傳「晉兵入東都矣！」或曰：「扼汜水矣！」或曰：「下鄆濮矣！」京師大風拔木，末帝大懼，從官相顧而泣，末帝乃還東都，遂不果郊。

○箕斂△△謂苛斂民財也。

○禮衣巾切，音蔭，又衣堅切，音煙，義同，潔祭也。

鎮州張文禮殺王鎔，使人告梁曰：「臣已北召契丹，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，則晉兵憊矣。」敬翔以爲然，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，乃止。其後黜王彥章，用段凝，皆巖力也。

莊宗兵將至汴，末帝惶惑不知所爲，登建國樓以問羣臣。羣臣或曰：「晉以孤軍遠來，勢難持久；雖使入汴，不能守也。宜幸洛陽，保嶮以召天下兵，徐圖之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」末帝猶豫。巖曰：「勢已如此，一下此樓，何人可保！」末帝卒死於樓上。

當巖用事時，許州溫韜尤曲事巖。巖因顧其左右曰：「吾常待韜厚，今以急投之，必不幸吾爲利。」乃走投韜，韜斬其首以獻。莊宗已滅梁，巖素所善段凝奏

請誅巖家屬，乃族滅之。

嗚呼！禍福之理，豈可一哉！君子小人之禍福，異也。老子曰：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」後世之談禍福者，皆以其言爲至論也。

夫爲善而受福，焉得禍？爲惡而受禍，焉得福？惟君子之罹[○]非禍者，未必不爲福；小人之求非福者，未嘗不及禍。此自然之理也。

[○]罹，遭也，力移切，音離。

始肇自以先見之明，深結梁太祖。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，自謂知所託矣。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！

肇之求福於梁，蓋老氏之所謂福，非君子之所求也。可不戒哉！

李振

李振字興緒，其祖抱真，潞州節度使。振爲唐金吾衛將軍，拜台州[○]刺史。盜起浙東，[○]不果行，乃西歸。過梁以策干太祖，太祖留之。太祖兼領鄆州，表振節度

副使。

○在今浙江臨海縣。

○浙江東部也。爲舊寧、紹、台、金、衢、嚴、溫、處等府地。

振奏事長安，舍梁邸。○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，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：「今主上嚴急，誅殺不辜，中尉懼及禍，將行廢立，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，如何？」振駭然曰：「百歲奴事三歲主，○而敢爾邪！今梁王百萬之師，方仗大義尊天子，君等無爲此不祥也！」振還，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，幽之東宮，號太上皇，立皇太子裕爲天子。是時太祖用兵在邢、洛間，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，太祖猶豫，未知所爲。振曰：「夫豎刀、伊戾○之亂，所以爲霸者資也。今閹宦作亂，天子危辱，此正仗義立功之時。」太祖大悟，乃囚季述使者，遣振詣京師，見崔胤，謀出昭宗。昭宗返正，太祖大喜，執振手曰：「卿謀得之矣！」王師範以青州降梁，遣振往代師範，師範疑懼，不知所爲。振曰：「獨不聞漢張繡○乎？繡與曹公爲敵，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，知其志大，不以私讐殺人也。今梁王方欲成大事，豈以

故怨害忠臣乎？」師範洗然^⑤自釋，乃西歸梁。

○諸侯來朝所舍曰「邸」[△]。又俗稱王侯府第為「邸」。○謂主奴之分不可因年齡異也。○春

秋時，宦者豎刁[△]與易牙[△]開方等為齊桓公親幸。桓公卒，豎刁等因作亂。伊戾[△]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，即

寺人惠牆伊戾。伊戾譖殺太子痤於宋平公，後以事白，被烹。○三國魏祖厲人，隨其叔父濟與曹操

為敵。後仕魏，封宣威侯。官渡之役，力戰有功，累遷破羌將將。卒諡「定」。○洗滌也，潔也。洗然謂毫

無芥蒂也。

昭宗遷洛，振往來京師，朝臣皆側目，振視之若無人。有所小怒，必加譴謫。故

振一至京師，朝廷必有貶降。時人目振為「鷓臯」。

太祖之弒昭宗也，遣振至京師，與朱友恭、氏叔琮謀之。昭宗崩，太祖問振所

以待友恭等宜如何？振曰：「昔司馬氏殺魏君，而誅成濟；○不然何以塞天下

口？」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。

○三國魏人，為太子舍人，黨於司馬昭。昭專政，魏主髦率眾攻昭，濟前刺魏主髦，刃出於背。昭乃歸罪

於濟，捕殺之。

振常舉進士，咸通、乾符中連不中，尤憤唐公卿。及裴樞[○]等七人賜死白馬驛，[○]振謂太祖曰：「此輩自言清流，可投之河，使爲濁流也。」太祖笑而從之。

[○]字紀聖，咸通進士。昭宗時，以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。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，以全忠力，拜同平章事。哀帝嗣位，以忤全忠意，被殺。[○]約在今陝西長安縣地。

太祖卽位，累遷戶部尙書。友珪時，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。莊宗滅梁入汴，振謁見郭崇韜。崇韜曰：「人言李振一代奇才，吾今見之，乃常人爾！」已而伏誅。

康延孝

康延孝，代北人也。爲太原軍卒，有罪亡命於梁。末帝遣段凝軍於河上，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。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，知其必亡，乃以百騎奔於唐。見莊宗於朝城，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。拜延孝博州刺史，捧日軍使，兼南面招討指揮使。

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。延孝具言：「末帝懦弱，趙巖壻也，張漢傑婦家，皆用事。段凝姦邪，以入金多爲大將，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。王彥章，驍將也，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。小人進任，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，此其必亡之勢也。」

莊宗又問梁計如何。曰：「臣在梁時，竊聞其議：一期以仲冬大舉，遣董璋以陝、虢、澤、潞之衆出石會，以攻太原；霍彥威以關西、汝、洛之兵掠邢、洛，以趨鎮定；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；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陞下。」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，喜；及聞其大舉也，懼。曰：「其將何以禦之？」延孝曰：「梁兵雖衆，分則無餘。臣請待其旣分，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，出其不意，擣其空虛，不旬日，天下定矣。」莊宗甚壯其言。後董璋等雖不出兵，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，京師無備，莊宗卒用延孝策，自鄆入汴，凡八日而滅梁，以功拜鄭州防禦使，賜姓名曰李紹琛。二年，遷保義軍節度使。

○約當在今山西南部。

○按廿二史考異云：「當云：『同光二年。』」

三年，征蜀，以延孝爲先鋒，排陣斬斫，使破鳳州，攻固鎮，降興州。○與王衍戰三泉，衍敗走，斷吉柏江。○浮橋。延孝造舟以渡，進取綿州。○衍復斷綿江。○浮橋。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：「吾遠軍千里，入人之國，利在速戰。乘衍破膽之時，但得百騎過鹿頭關，○彼將迎降不暇。若修繕橋梁，必留數日，使衍得閉關爲備，則勝負未可知也。」因與嚴乘馬浮江，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，遂入鹿頭關下漢川，○居三日，後軍始至。衍弟宗弼果以蜀降。延孝屯漢川，以俟魏王繼岌。

○固鎮按當在今陝西南境。興州，卽今陝西略陽縣。

○疑卽四川嘉陵江。

○今四川綿陽縣。

○四

今四川綿陽河。

○五在今綿陽縣西南。

○六約當在今四川成都附近。

蜀平，延孝功爲多。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。○位在延孝下，然特見重於郭崇韜。崇韜有軍事，獨召璋與計議，而不問延孝。延孝大怒，責璋曰：「吾有平蜀之功，公等僕邀。○相從，反俛首郭公之門，吾爲都將，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？」璋訴於崇韜，崇韜解璋軍職，表爲東川節度使。延孝愈怒曰：「吾冒白刃，犯險阻，以

定兩川，璋有何功而得旄節！①因見崇韜言其不可。崇韜曰：「紹琛反邪？敢違吾節度！」延孝懼而退。明年崇韜死，延孝謂璋曰：「公復俛首何門邪？」璋求哀以免。

①據董璋傳爲：「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。」 ②遼蘇屋切，音速，蹙遼也，猶言局促。僕遼猶言短陋也。③「旄節」與「節旄」義同，謂節頭旄也。按節度使節制一方，天子授以節旄，故云。

繼岌班師，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。行至武連，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。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，⑤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。繼岌不遣延孝，而遣董璋，延孝已自疑。及璋過延孝軍，又不謁，延孝大怒。謂其下曰：「南平梁，西取蜀，其謀盡出於郭公；而汗馬⑥之勞，攻城破敵者我也。今郭公已死，我豈得存？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，友謙之禍，次及我矣！」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，知友謙被族，皆號泣訴於軍門曰：「朱公無罪，二百口被誅，舊將往往從死，我等死，必矣！」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⑦返入蜀，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，馳檄蜀人，數日之間，衆

至五萬。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，及於漢川。會孟知祥夾攻之，延孝戰敗，被擒，載以檻車。

○今四川劍閣縣西南八十里。

○今四川遂寧縣治。

○言戰功也。戰馬疾馳而汗出，故云。

○今

四川劍閣縣。

圜置酒軍中，引檻車至坐上，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：「公自梁朝脫身歸命，○遂擁節旄。今平蜀之功，何患富貴，而入此檻車邪？」延孝曰：「郭崇韜佐命之臣，功在第一，兵不血刃而取兩川；一旦無罪，闔門受戮。顧如延孝，何保首領？以此不敢歸朝耳！」任圜東還，延孝檻車至鳳翔，莊宗遣宦者殺之。

○猶言歸順也。

張全義

張全義字國維，濮州臨濮人也。少以田家子役于縣，縣令數困辱之，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。巢陷長安，以全義爲吏部尙書水運使。巢敗去，事諸葛爽。○於河

陽。爽死，事其子仲方。仲方爲孫儒[○]所逐，全義與李罕之出據河陽、洛陽以附於梁，二人相得甚歡。

[○]唐博昌人，爲縣伍伯。令笞苦之，乃亡命投龐勛。勛勢盛，爽率百人歸唐，累遷汝州防禦使。黃巢犯京師，爽入衛，次同州，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。官至檢校司空卒。[○]唐河南人。初爲忠武軍裨校，黃巢亂，

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。楊行密得揚州，宗權使弟宗衡與儒爭淮南。儒誘斬宗衡，并有其衆，破揚州。朱全忠薦授淮南節度使。後爲楊行密所攻，兵潰，被殺。

然罕之性貪暴，日以寇鈔[○]爲事。全義勤儉，御軍有法，督民耕殖。以故，罕之常乏食，而全義常有餘。罕之仰給全義，全義不能給，二人因有隙。

[○]謂攻劫略取也。

罕之出兵攻晉絳，全義襲取河陽，罕之奔晉。晉遣兵助罕之，圍全義甚急。全義乞兵於梁，梁遣牛存節、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，擊敗罕之於沈水。[○]晉軍解去。梁以丁會等守河陽，全義還爲河南尹。全義德梁出己，由是盡心焉。

○山西沈水有二源：東源出陽城縣西南千峰嶺；西源出垣曲縣東北歷山，合南流，入於黃河。

是時河南遭巢、儒兵火之後，城邑殘破，戶不滿百。全義披荆棘，勸耕殖，躬載酒食，勞民畎畝之間，築南北二城以居之。數年，人物完盛，民甚賴之。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，繕理宮闕、府廨、倉庫，皆全義之力也。

全義初名言，唐昭宗賜名全義。唐亡，全義事梁，又請改名，太祖賜名宗爽。太祖猜忌，晚年尤甚。全義奉事益謹，卒以自免。

自梁與晉戰河北，兵數敗亡，全義輒蒐[○]卒伍鎧馬，月獻之以補其缺。

○蒐聚也，如蒐羅，蒐輯。蒐師優切，音搜。

太祖兵敗蓆縣，道病，還洛，幸全義會節園避暑。留旬日，全義妻女皆迫淫之。其子繼祚恥憤不自勝，欲刺[○]刃太祖。全義止之曰：「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，啖木屑以爲食，惟有一馬，欲殺以餉軍，死在朝夕；而梁兵出之，得至今日，此恩不可忘也。」繼祚乃止。

○剗△仄異切，讀如恣，插刀也。通作「傳」。

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，太祖召全義，其意不測。全義妻儲氏明敏，有口辯，遽入見。厲聲曰：「宗奭，種田叟爾！守河南三十年，開荒劓○土，拮○拾財賦，助陛下創業；今年齒衰朽，已無能爲，而陛下疑之，何也？」太祖笑曰：「我無惡意，嫗勿多言！」

○劓△猪旭切，讀如竹，鋤屬，又斫也。

○拮△據運切，君去聲，拾取也。

全義事梁，累拜中書令，食邑至萬三千戶，兼領忠武、陝虢、鄭滑、河陽節度使，判六軍諸衛事，天下兵馬副元帥，封魏王。

初，全義爲李罕之所敗，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，晉王給以田宅，待之甚厚。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。及梁亡，莊宗入汴，全義自洛來朝，泥首待罪。莊宗勞之曰：「卿家弟姪，幸復相見。」全義俯伏感涕。年老不能進趨，遣人掖扶而登，宴犒盡歡，命皇子繼岌、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。全義因去梁所賜名，請復其

故名。而全義猶不自安，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。

初，梁末帝幸洛陽，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，其儀仗法物○猶在，全義因請幸洛陽，曰：「南郊儀物已具。」莊宗大悅，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。明年十一月，莊宗幸洛陽南郊，而禮物不具，因改用來年二月，然不以前語責全義，以皇后故，待之愈厚。數幸其第，命皇后拜全義爲父，改封齊王。

○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。

初，莊宗滅梁，欲掘梁太祖墓，斲棺戮尸。全義以謂「梁雖讐敵，今已屠滅其家，足以報怨，剖棺之戮，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。」莊宗以爲然，鏟去墓闕○而已。

○闕門觀也，墓闕謂墓前之門觀也。

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○平泉醒酒石。德裕孫延古，因託全義復求之。監軍忿然曰：「自黃巢亂後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，豈獨平泉一石哉？」全義嘗在巢賊

中，以爲譏己，因大怒，奏笞殺監軍者；天下冤之。

○字文饒，少力學，卓犖有大節。唐敬宗時，爲浙西觀察使。武宗時，由淮南節度使入相。當國六年，弭藩鎮之禍，決策制勝，威權獨重。宣宗時，爲忌者所構，貶崖州司戶卒。

其聽訟，以先訴者爲直，民頗以爲苦。

同光四年，趙在禮反於魏，元行欽討賊無功，莊宗欲自將討之，大臣皆諫以爲不可，因言明宗可將。——是時郭崇韜、朱友謙皆已見殺，明宗自鎮州來朝，處之私第，莊宗疑之，不欲遣，羣臣固請不從，最後全義力以爲言，莊宗乃從。已而明宗至魏，果反，全義以憂卒，年七十五，諡曰「忠肅」。子繼祚，官至上將軍。晉高祖時，與張從賓○反於河陽，當族誅。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，乞全活之，不許；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。

○以小校從唐莊宗，累有軍功，官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，出鎮靈武。晉高祖卽位，受代入覲。范延光反，從賓應之。後爲杜重威所敗，赴水死。

王峻

王峻字秀峯，相州安陽人。父豐，爲樂營將。峻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。唐莊宗已下魏，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。租庸使趙巖過筠家，筠命峻歌佐酒，巖見而悅之。是時巖方用事，筠因以峻遺巖。梁亡，巖族誅，峻流落民間。久之，事三司使張延朗，不甚愛之。晉高祖滅唐，而使殺延朗。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，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。峻因得事漢高祖。

○今河南安陽縣。○海州人。初仕梁，入唐官至左驍衛上將軍，有貲鉅萬。筠居洛陽，擁其貲以聲色自娛，人謂之「地仙」。

高祖鎮河東，峻爲客將。高祖卽位，拜峻客省使。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，以峻監其軍。累遷宣徽北院使。周太祖鎮天雄軍，峻爲監軍。漢憲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，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，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。太祖監國，以漢太后命，拜峻樞密使。

○其先沙陀部人，後家太原。漢高祖表爲馬步軍都虞候，屢率師破契丹於代北。開寶中，以太子太師致仕卒。○古者，君行太子留守，謂之「監國」。此則藉爲篡階耳。

太祖將兵北出，至澶州，返軍嚮京師。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。而漢宗室蔡王信○在許州。峻與王殷謀，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○率兵之宋州，前申州○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。崇、鐸遂幽贇而殺信。太祖入立，拜峻右僕射，門下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○監修國史。

○劉信，漢高祖從弟。性昏庸，黷貨無厭，喜行酷法。初掌禁軍，領義成軍節度使，徙鎮許州。周太祖軍變於澶，王峻遣馬鐸以兵巡檢許州，信惶惑自殺。○金城人，初名崇威，避周太祖諱，只稱崇。唐清泰中，

爲應州騎軍都尉。晉割雲、應地入契丹，崇恥事之，奮身南歸，從周太祖平河中，累遷京城都巡檢使，出鎮澶州。世宗立，與符彥卿出固鎮，以禦并人。宋初，加兼中書令卒。○今河南信陽縣。○按二十二

史考異云：「此真宰相也，例當書於本紀，失書。」

劉旻○攻晉州，峻爲行營都部署，得以便宜從事。別遣陳思讓、康延沼○自

烏嶺^③出絳州與峻會。峻至陝州，留不進。

○知遠同母弟，初名崇。少無賴，嘗黥爲卒。知遠卽位，以爲太原尹，北京留守。與郭威不協。隱帝被弑，崇子贊，又見殺，乃稱帝於太原，改名旻。據十一州，是爲北漢。伐周屢敗。世宗新立，旻與遼共出師，復大敗於高平，憂憤卒。

○陳思讓，宋盧龍人，字後己。初隸唐莊宗帳下，歷仕晉、漢、周，積功至廣海軍節度使。入宋，加檢校太師。歷保信、護國軍節度使，河中尹卒。思讓酷信佛，人目爲陳佛子。康延沼幼隸，後唐明宗帳下，歷仕晉、漢、周，累官至蔡、齊、鄭、楚四州防禦使。宋太祖親征太原，沼領兵屯潞州，以疾歸郡卒。

③在今山西翼城縣東北；一名黑水嶺。

太祖遣使者翟守素○馳至陝州，諭峻欲親征。峻屏左右謂守素曰：「晉州城堅不可近，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。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，蓋有待爾。且陛下新卽位，四方藩鎮，未有威德以加之，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，若陛下出汜水，則彥超入京師，陛下何以待之？」守素馳還，具道峻言。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，聞峻語，遽自提其耳曰：「幾敗吾事！」乃止不行。

○宋任城人，歷仕晉、漢、周，至宋爲引進副使。錢俶獻浙右之地，詔守素爲兩浙諸州兵馬都監，安撫諸郡，人心甚悅，卽以知杭州。淳化中，徙石州。以老病，乞歸本郡卒。

峻軍出自絳州，前鋒報過蒙阮，峻喜謂其屬曰：「蒙阮，晉絳之險也，旻不分兵扼之，使吾過此，可知其必敗也。」峻軍去晉州一舍，○旻聞周兵大至，卽解去。諸將皆欲追之，峻猶豫不決。明日遣騎兵追旻，不及而還。

○師行一宿爲舍，或謂三十里爲「一舍」。

從討慕容彥超，爲隨駕都部署，率衆先登。

峻與太祖俱起於魏，自謂佐命之功，以天下爲己任。凡所論請，事無大小，期於必得。或小不如志，言色輒不遜，太祖每優容之。峻年長於太祖二歲，往往呼峻爲兄，或稱其字，峻由是益橫。

鄭仁誨、○李重進、○向訓等，皆太祖故時裨將。太祖初卽位，謙抑未欲進用，而峻心忌之。自破慕容彥超還，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，太祖慰勞之。峻多發書諸

鎮，求爲保薦。居數日，諸鎮皆馳騎上峻書，太祖大駭；峻連章求解，因不視事。太祖遣近臣召之曰：「卿若不出，吾當自往候卿。」峻曰：「車駕若來，是致臣於不測也。」然殊無出意。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，太祖卽遣同召峻。同還奏曰：「峻意少解，然請陛下聲音嚴駕，若將幸之，則峻必出矣。」太祖僊俛^㊀從之。峻聞太祖且來，遂馳入謁。

○周晉陽人，字日新。初仕唐將陳紹光，紹光因醉欲殺之，仁誨植立無懼色，紹光稱歎其器量。與太祖善，及太祖爲樞密使，乃召仁誨用之，軍中機畫，多所參決。太祖卽位，累遷樞密使，留守東都卒。○周滄州人。太祖時，歷官武信節度使。從周世宗征淮南有功，歷廬、壽等州招討使。吳人以其色黔，號「黑大王」。及宋太祖立，不自安，遂懷異志，兵敗，自焚死。○「僊俛」同「黽勉」，謂勉強也。

峻於樞密院起廳事，極其華侈，邀太祖臨幸，賜予甚厚。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，峻輒奏曰：「宮室已多，何用此爲？」太祖曰：「樞密院屋不少，卿亦何必有作！」峻慚不能對。

峻爲樞密使兼宰相，又求兼領平盧。○已受命，暫之鎮，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，太祖皆勉從之。又請用顏衍，○陳同代李穀，○范質爲相。太祖曰：「進退宰相，豈可倉卒？」當徐思之。」峻論請不已，語漸不遜。日亭午，○太祖未食，峻爭不已。是時寒食假，太祖曰：「俟假開當爲卿行。」峻乃退。太祖遂不能忍，明日御便殿，召百官皆入，卽幽峻於別所。太祖見馮道泣曰：「峻凌朕，不能忍！」卽貶商州^⑤司馬，卒於貶所。

○治青州；青州註見前劉鄩傳。

○曲阜人，字祖德。唐末，佐房知溫幕下，勸知溫歸晉高祖，高祖嘉其

功，累遷河陽三城節度副使，知州事。天運末，拜御史中丞。周初，起爲尙書右丞。顯德初，以工部尙書致仕，卒於家。○汝陰人，字惟珍。周廣順初，拜平章事。世宗用穀策平淮南，累封趙國公，乞歸。旣歸洛中，

昭義李筠貽錢五十萬，穀受之。旣而筠叛，憂恚而終。○亭[△]至也。午[△]日中也。故日在午，曰亭午[△]。○今

陝西商縣。

峻已被黜，太祖以峻監修國史，意其所書不實，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。史官

以禁中事非外所知，懼以漏落得罪。峻貶後，李穀監修，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。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，自此始。

楊光遠

楊光遠字德明，其父曰阿瞪啜，蓋沙陁部人也。光遠初名阿檀，爲唐莊宗騎將，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，折其一臂，遂廢不用。久之，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，戍瓦橋關。光遠爲人，病禿折臂，不通文字。然有辯智，長於吏事。明宗時，爲媯、瀛、冀、易四州刺史，以治稱。

①今察省涿鹿縣。

②在今河北雄縣南易水上。

③吏事，官吏之事務也。

④今察省懷來縣。

⑤

註詳「晉高祖皇后李氏傳冀北註中」。

初，唐兵破王都於中山，得契丹大將翦刺等十餘人。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，遣使者求翦刺等。明宗與大臣議，皆欲歸之，獨光遠不可，曰：「翦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，彼失之如去手足，且居此久，熟知中國事，歸之豈吾利邪？」明宗曰：「蕃

人重盟誓，已與吾好，豈相負也？」光遠曰：「臣恐後悔不及爾！」明宗嘉其說，卒不遣剽刺等。

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。清泰二年，徙鎮中山，兼北面行營都虞候，禦契丹於雲、應之間。

晉高祖起太原，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。○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，爲契丹所敗，退守晉安寨。○契丹圍之數月，人馬食盡，殺馬而食；馬盡，乃殺敬達出降。耶律德光見之，斬曰：「爾輩大是惡漢兒！」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，猶爲謙言以對。德光曰：「不用鹽酪，食一萬匹戰馬，豈非惡漢兒邪？」光遠等大慙伏。德光問曰：「懼否？」皆曰：「甚懼！」曰：「何懼？」曰：「懼皇帝將入蕃。」德光曰：「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，汝等勉事晉。」

○代州人，字志通，小字生鐵，官太原四面招討使。餘詳本傳。○在今山西太原縣西南境。

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，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。光遠進見，佯爲悞

悒之色，常如有所恨者。高祖疑其有所不足，使人問之。對曰：「臣於富貴無不足也；惟不及張生鐵。」死得其所，此常爲媿爾。」由是高祖以爲忠，頗親信之。

○張生鐵卽張敬遠。註詳前。

范延光反，以爲魏府都招討使，久之不能下。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。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，謂高祖畏己，始爲恣橫。高祖每優容之，爲選其子承祚尙長安公主。其次子承信等，皆超拜官爵，恩寵無比。

樞密使桑維翰惡之，數以爲言。光遠自魏來朝，屢指維翰擅權難制。高祖不得已，罷出維翰於相州；亦徙光遠西京留守，兼鎮河陽，奪其兵職。光遠始大怨望，陰以寶貨奉契丹，訴己爲晉疏斥。

所養部曲千人，撓法犯禁，河洛之間，甚於寇盜。

天福五年，徙鎮平盧，封東平王。○光遠請其子以行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，承勳萊州防禦使，父子俱東，車騎連屬數千里。出帝卽位，拜太師，封壽王。

○按薛史：「天福二年四月，加兼侍中；三年四月，加兼中書令。」

是時晉馬少，括天下馬以佐軍。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。光遠怒曰：「此馬先帝賜我，安得復取？是疑我反也。」遂謀爲亂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，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，遣使者賜以玉帶，御馬以慰安之。光遠益驕，乃反。召契丹入寇，陷貝州。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。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瀘，魏之間，鄆州觀察判官竇儀○計事軍中，謀曰：「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，使儒得引契丹東渡河，與光遠合，則河南危矣。」出帝乃遣李守貞、皇甫遇○以兵萬人，沿河而下，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○濟河，方築壘。守貞等急擊之，契丹大敗，遂與光遠隔絕。德光聞河上兵大敗，與晉決戰戚城，亦敗，契丹已北。出帝復遣守貞、符彥卿東討。光遠嬰城固守，自夏至冬，城中人相食幾盡。光遠北望契丹，稽首以呼德光曰：「皇帝悞光遠邪？」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。光遠曰：「我在代北時，嘗以紙錢祭天池，投之輒沒，人言我當作天子。宜且待時，毋輕議也。」承勳知不

可，乃殺節度判官丘濤，親將杜延壽、楊瞻、白延祚等，劫光遠幽之，遣人奉表待罪。承信、承祚皆詣闕自歸，而光遠亦上章請死。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，賜光遠詔書，許以不死。羣臣皆以爲不可，乃勅李守貞便宜處置。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。

○禹鈞子，字可象。晉天福中進士。周顯德中，拜端明殿學士。入宋，遷工部尙書。後又入翰林，爲學士；俄加禮部尙書。太祖欲相之，趙普忌其剛直，不果。○真定人，勇力善射。初事唐，爲武勝軍節度。晉高祖時，爲神武統軍。會敗契丹，屯兵中渡。後爲杜重威逼迫，降於契丹。契丹命之與張彥澤先入京師，遇行至中途，絕吭而死。○按當在今河北南境。

延祚至其第，光遠方閱馬於廐。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：「天使○在門，欲歸報天子，未有以藉手。」○光遠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須得大王頭爾！」光遠罵曰：「我有何罪？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，使爾家世爲天子，我亦望以富貴終身，而反負心若此！」遂見殺，以病卒聞。

○天使皇帝所遣之使臣也。○藉手言得所憑藉也。

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。德光滅晉，使人召承勳至京師，責其劫父，斃而食之。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。

漢高祖贈光遠尙書令，封齊王。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，賜承信使刻石於青州。碑石旣立，天大雷電，擊折之。

阿瞪，初非姓氏，其後改名瑊，而姓楊氏。光遠初名檀，清泰二年，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，皆易之，乃賜名光遠云。

光遠旣病禿，而妻又跛其足也，人爲之語曰：「自古豈有禿瘡天子，跛脚皇后邪？」相傳以爲笑。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，卒滅晉氏，瘡痍○中國者二十餘年，皆光遠爲之也。

○瘡痍謂皮膚因傷而開裂也；今藉以喻人民之疾苦。

張彥澤

張彥澤，其先突厥[○]部人也。後徙居陰山，[○]又徙太原。彥澤爲人，驍悍殘忍，目睛黃而夜有光，顧視如猛獸，以善射爲騎將。數從莊宗、明宗戰伐，與晉高祖連姻。高祖時，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，曹州刺史。與討范延光，拜鎮國軍[○]節度使。歲中，徙鎮彰義。

[○]種族名。其先本平涼雜胡，後魏太祖滅沮渠氏，有阿史那者，以五百家奔洳，居於金山。金山狀似「兜牟」，彼土方言：「兜牟」曰「突厥」，因以名其部。[○]在今綏遠省境內。[○]鎮國軍治華州。

註見前寇彥卿傳。

爲政暴虐，常怒其子，數笞辱之。子逃至齊州，州捕送京師，高祖以歸彥澤。彥澤上章請殺之，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，屢諫止之。彥澤怒，引弓射式，式走而免。式素爲彥澤所厚，多任以事。左右小人皆素嫉之，因共讒式，且迫之曰：「不速去，當及禍。」式乃出奔。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，戒曰：「式不肯來，當取其頭以來。」式至衍州，[○]刺史以兵援之。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，馳騎以聞，詔

流[○]式商州。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，期必得式；且曰：「彥澤若不得張式，患在不測。」高祖不得已，與之。彥澤得式，剖心，決口，斷手足而斬之。

○按當在陝西北境。○五刑之一，安置遠方也。

高祖遣王周代彥澤，以爲右武衛大將軍。周奏彥澤所爲不法[○]者二十六條，并述涇人殘弊之狀。式父鐸詣闕訴寃。諫議大夫鄭受益[○]曹國珍[○]尙書刑部郎中李濤、張麟、員外郎麻麟、王禧伏闕上疏，論彥澤殺式之寃，皆不省。濤見高祖切諫，高祖曰：「彥澤功臣，吾嘗許其不死。」濤厲聲曰：「彥澤罪若可容，延光鐵券何在！」高祖怒，起去，濤隨之諫不已。高祖不得已，召式父鐸，弟守貞，子希範等，皆拜以官，爲蠲涇州民稅，免其雜役一年，下詔罪已；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。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^⑤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，不報。出帝時，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，遷右武衛上將軍，又遷右神武統軍。

○不法，猶言出乎法度以外也。○處誨子，字謙光，以文學致身，累遷右諫議大夫。言行無忌，執政惡

之告歸。③固安人，字彥輔。初爲延州高萬興兄弟掌書奏。累遷至尙書郎。官終陝州行軍司馬。④按高祖赦降范延光，曾冊東平郡王，天平軍節度使，賜鐵券。後楊光遠利其貲，遣人推之墮水溺死；而高祖不問，故濤以此詰之。⑤萬年人，字國寶。性介特寡合，好學工詩。梁時，第進士。自唐歷周，累官刑部尙書。宋初，召加少傅。無疾卒。

自契丹與晉戰河北，彥澤嘗在兵間，數立戰功，拜彰國軍節度使。與契丹戰陽城，爲契丹所圍；而軍中無水，鑿井輒壞；又大風，契丹順風揚塵，奮擊甚銳，軍中大懼。彥澤以問諸將，諸將皆曰：「今虜乘上風，而吾居其下，宜待風回乃可戰。」彥澤以爲然。諸將皆去，偏將藥元福獨留，謂彥澤曰：「今軍中饑渴已甚，若待風回，吾屬爲虜矣！且逆風而戰，敵人謂我必不能，所謂『出其不意。』」彥澤卽拔拒馬力戰，契丹奔北。①二十餘里，追至衛村，②又大敗之，契丹遯去。

①北敗走也。②按當在山西陽城縣北。

開運三年秋，杜重威爲都招討使，李守貞兵馬都監，彥澤馬軍都排鎮使。彥

澤往來鎮定之間，敗契丹於秦州，斬首二千級。重威守貞攻瀛州，不克，退及武彊，聞契丹空國入寇，惶惑不知所之。而彥澤適至，言虜可破之狀，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。彥澤爲前鋒，至中渡，橋已爲虜所據，彥澤猶力戰爭，橋燒其半，虜小敗，卻乃夾河而寨。十二月丙寅，重威守貞叛降契丹，彥澤亦降。

○今河北武強縣。

耶律德光犯關，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。彥澤倍道疾驅，至河，銜枚。○夜渡，壬申夜五鼓，自封丘門斬關而入。有頃，宮中火發，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，爲小吏薛超所持。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，乃滅火。大內都檢典康福全宿衛寬仁門，登樓覘賊，彥澤呼而下之，諸門皆啓。彥澤頓兵明德樓前，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，帝脫黃袍，素服再拜受命。使人召彥澤，彥澤曰：「臣無面目見陛下。」復使召之，彥澤笑而不答。明日，遷帝於開封府。帝與太后、皇后肩輿，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，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，內外

不通。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，皆先示彥澤，乃敢遣。帝使取內庫帛數段，主者曰：「此非帝有也。」不與。又使求酒於李崧，崧曰：「臣家有酒，非敢惜，慮陛下憂燥，飲之有不測之虞，所以不進。」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，得入與帝訣，歸第，自經死。

○古行軍：或令軍士銜枚。枚狀如箸，橫銜口中，組繫著於枚之兩頭，結之項後。故軍行不能偶語，所以禁喧囂也。

德光渡河，帝欲郊迎，彥澤不聽，遣白德光。報曰：「天無二日，○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？」乃止。

○語見孟子，意謂一國不能有二君也。

初，彥澤至京師，李濤謂人曰：「吾禍至矣！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，不若往見之。」濤見彥澤，爲俚語以自投死，彥澤笑而厚待之。

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，晝夜酣飲自娛，出入騎從常數百人，猶題其旗幟曰：

「赤心爲主。」迫遷出帝，遂輦內庫輸之私第。因縱軍士大掠京師。軍士邏獲○
罪人，彥澤醉不能問，瞋目視之，出三手指，軍士卽驅出斷其要領。王子延照母楚
國夫人丁氏有色，彥澤使人求於太后，太后遲疑未與，卽刼取之。彥澤與閣門使
高勳○有隙，乘醉入其家，殺數人而去。

○邏巡也；偵也。獲得也。

○字鼎臣，仕晉爲閣門使。太宗入汴，授四方館使。好結權貴，能服勤，大臣多

推譽之。景宗卽位，以定策功，累封秦王。後以謀害蕭思溫，詔下獄，誅之。

耶律德光至京師，聞彥澤刼掠，怒，鎖之。高勳亦自訴於德光。德光以其狀示
百官及都人，問「彥澤當誅否？」百官皆請不赦；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。乃命高
勳監殺之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，皆縗經○杖哭，隨而詬詈，以杖扑之。彥澤俛
首無一言。行至北市，斷腕出鎖，然後用刑。勳剖其心祭死者；市人爭破其腦取其
髓，斃其肉而食之。

○縗音崔，喪服也，以麻布披於胸前，三年之喪用之。經音盞，喪服所用麻也。在首在腰皆曰經，或亦以

萬爲之。

馮道

傳曰：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；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善乎，管生[○]之能言也！禮義，治人之大法；廉恥，立人之大節。蓋不廉，則無所不取；不恥，則無所不爲。人而如此，則禍亂敗亡，亦無所不至。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，無所不爲，則天下其有不亂，國家其有不亡者乎？予讀馮道長樂老敍，見其自述以爲榮，其可謂無廉恥者矣！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。

[○]管生即管仲，語見管子。

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，死事之臣十有五，[○]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，而享人之祿，任人之國者多矣，然使忠義之節，獨出於武夫戰卒，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？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，薄其世而不肯出歟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，而莫能致之歟？孔子以謂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」，豈虛言也哉？

○死事之臣十五人，有傳者十人：爲張德源、夏魯奇、姚洪、王思同、張敬達、翟進宗、沈斌、王清、史彥超、孫晟；其不能立傳者五人：馬彥超、附朱守殷傳、宋令詢、李遐、張彥卿、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。○語見論語。

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，載王凝妻李氏事。以一婦人猶能如此，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。——凝家青齊之間，爲虢州司戶參軍，以疾卒於官。凝家素貧，一子尙幼，李氏攜其子，負其遺骸以歸。東過開封，止旅舍，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，不許其宿。李氏顧天已暮，不肯去，主人牽其臂而出之。李氏仰天長慟曰：「我爲婦人，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？不可以一手並污吾身！」卽引斧自斷其臂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，或爲之彈指，○或爲之泣下。開封尹聞之，白其事於朝官，爲賜藥封瘡，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。嗚呼！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，聞李氏之風，宜少知愧哉！

○意謂歎息之也。

馮道字可道，瀛州景城人也。事劉守光爲參軍。守光敗，去事宦者張承業。承業監河東軍，以爲巡官。以其文學薦之晉王，爲河東節度掌書記。莊宗卽位，拜戶部侍郎，充翰林學士。

道爲人，能自刻苦爲儉約。當晉與梁夾河而軍，道居軍中，爲一茅菴，不設床席，臥一束芻而已。所得俸祿，與僕厮同器飲食，意恬如也。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，以遺道，道不能卻，寘之別室，訪其主而還之。

○安適貌。○寘音至，置也。

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，遇歲饑，悉出所有以賑鄉里，而退耕於野，躬自負薪。有荒其田不耕者，與力不能耕者，道夜往潛爲之耕。其人後來媿謝，道殊不以爲德。

服除，復召爲翰林學士。行至汴州，遇趙在禮作亂，明宗自魏擁兵還，犯京師，孔循勸道少留以待。道曰：「吾奉詔赴闕，豈可自留！」乃遂趨至京師。

莊宗遇弒，明宗卽位，雅[○]知道所爲，問安重誨曰：「先帝時馮道何在？」重誨曰：「爲學士也。」明宗曰：「吾素知之，此真吾宰相也！」拜道端明殿學士，遷兵部侍郎。歲餘，拜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[△]雅平素也，又極也。

天成、長興之間，歲屢豐熟，中國無事。道嘗戒明宗曰：「臣爲河東掌書記時，奉使中山，過井陘之險，懼馬蹶[○]失，不敢怠於御轡。及至平地，謂無足慮，遽跌而傷。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，居安者患生於所忽，此人情之常也。」明宗問曰：「天下雖豐，百姓濟否？」道曰：「穀貴餓農，穀賤傷農。」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，其言近而易曉。明宗顧左右錄其詩，常以自誦。

[△]蹶同蹶，菊噉切，音厥，失足顛仆也。

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，有文曰：「傳國寶萬歲杯。」明宗甚愛之，以示道。道曰：「此前世有形之寶爾！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。」明宗問之，道曰：「仁

義者，帝王之寶也。故曰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，曰仁。」明宗武君，不曉其言。道已去，召侍臣講說其義，嘉納之。道相明宗十餘年。○明宗崩，相愍帝。潞王反於鳳翔，愍帝出奔衛州，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，是爲廢帝，遂相之。廢帝卽位時，愍帝猶在衛州。後三日，愍帝始遇弒崩。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，踰年，拜司空。晉滅唐，道又事晉。晉高祖拜道守司空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加司徒，兼侍中，封魯國公。高祖崩，道相出帝加太尉，封燕國公，罷爲匡國軍節度使，徙鎮威勝。契丹滅晉，道又事契丹，朝耶律德光於京師。德光責道事晉無狀，道不能對。又問曰：「何以來朝？」對曰：「無城無兵，安敢不來！」德光誚之曰：「爾是何等老子？」對曰：「無才無德，癡頑老子。」德光喜，以道爲太傅。德光北歸，從至常山。漢高祖立，乃歸漢，以太師奉朝請。○周滅漢，道又事周，周太祖拜道太師，兼中書令。

○按二十二史考異云：「按明宗在位纔八年，道以天成二年拜相；相明宗止七年耳，傳云十餘年，非其實矣。」○奉朝請者，謂奉朝會請召也。

道少能矯行，以取稱於世。及爲大臣，尤務持重以鎮物。事四姓十君，益以舊德自處。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，[○]而喜爲之稱譽。

[○]元大也，五官之長。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，[△]唐呼宰相曰「元老」，或曰「堂老」。

耶律德光嘗問道曰：「天下百姓，如何救得？」道爲俳語以對曰：「此時佛出救不得，惟皇帝救得。」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，賴道一言之善也。周兵反，犯京師，隱帝已崩，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，及見道，道殊無意。太祖素拜道，因不得已拜之，道受之如平時。太祖意少沮，知漢未可代，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。遣道迎贇於徐州。贇未至，太祖將兵北至澶州，擁兵而返，遂代漢。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，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。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。[○]

[○]屑煩瑣也。屑意猶謂介意也。

當是時，天下大亂，戎夷交侵，生民之命急於倒懸，道方自號「長樂老」，著

書數百言，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，官爵以爲榮。自謂：「孝於家，忠於國，爲子，爲弟，爲人臣，爲師長，爲夫，爲父，有子，有孫。時開一卷，時飲一杯，食味，別聲，被色，老安於當代，老而自樂，何樂如之！」蓋其自述如此。

道前事九君，未嘗諫諍。世宗初卽位，劉旻攻上黨。世宗曰：「劉旻少我，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，必不能出兵以戰。且善用兵者，出其不意，吾當自將擊之。」道乃切諫以爲不可。世宗曰：「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，敵無大小皆親征。」道曰：「陛下未可比唐太宗。」世宗曰：「劉旻烏合之衆，若遇我師，如山壓卵。」道曰：「陛下作得山定否？」世宗怒，起去，卒自將擊旻，果敗旻於高平。○

○今山西高平縣。

世宗攻淮南，定三關，○威武之振自高平始。其擊旻也，鄙道不以從行，以爲太祖山陵使。○葬畢而道卒，年七十三。謚曰「文懿」，追封瀛王。

○謂瓦橋、益津、高陽三關也。○按道爲首相，依故事，當爲「山陵使」。且據本紀山陵使之命，在二

月丁卯；而世宗親征，乃於二月己酉啓行。則非因道之進諫而有是命也，明矣。」

道既卒，時人皆共稱歎，以謂與孔子同壽。其喜爲之稱譽，蓋如此。道有子吉。

呂琦

呂琦字輝山，幽州安次[○]人也。父充，爲橫海軍節度判官。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，守文敗死，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，以充爲謀主。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，充見殺。守光怒充，并族其家。琦年十五，見執，將就刑，充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：「此吾弟也！」監者信之，縱琦去。玉與琦俱得走。琦足弱不能行，玉負之而行，逾數百里，變姓名，乞食於道以免。

[○]今河北安次縣。

琦爲人美風儀，重節概，少喪其家，游學汾、晉之間。唐莊宗鎮太原，以爲代州軍事推官，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，入爲殿中侍御史。明宗時，爲駕部[○]員外郎，兼侍御史，知雜事。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，下軍巡獄，獄吏尹訓納賂，反其獄。其

寃家訴於朝，下御史臺按驗，得訓贓狀，奏攝訓赴臺。訓爲安重誨所庇，不與。琦請不已，訓懼自殺，獄乃辨，蒙活者甚衆。歲餘，遷禮部郎中，史館修撰。

○官名，唐設駕部員外郎，爲兵部之屬司，掌輿輦傳乘郵驛廐牧。

長興中，廢帝失守河中，罷居清化坊，與琦同巷。琦數往過之。後廢帝入立，待琦甚厚，拜知制誥，給事中，樞密院直學士，端明殿學士。是時晉高祖鎮河東，有志廢帝，患之。琦與李崧俱備顧問，多所裨畫。琦言：「太原之患，必引契丹爲助，不如先事制之。」自明宗時，王都反，定州契丹遣秃餒、煎刺等助都，而爲趙德鈞、王晏球所敗。秃餒見殺，煎刺等皆送京師。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煎刺等，其辭甚卑恭，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。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，契丹由此數欲求和。琦因言：「方今之勢，不如與契丹通和，如漢故事，歲給金帛，妻之以女，使疆藩大鎮，顧外無所引援，可弭其亂心。」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，延朗欣然曰：「苟能紓國患，歲費縣官十數萬緡，責吾取足可也。」因共建其事。廢帝大喜。佗日，以琦等語

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，文遇大以爲非，因誦戎昱^①「社稷依明主，安危託婦人」之詩以誚琦等。廢帝大怒，急召崧、琦等，問「和戎計如何？」琦等察帝色恐，亟曰：「臣等爲國計，非爲契丹求利於中國也。」帝卽發怒曰：「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？朕一女尙幼，欲棄之夷狄，金帛所以養士而扞^②國也，又輸以資虜，可乎？」崧等惶恐拜謝，拜無數，琦足力乏，不能拜而先止。帝曰：「呂琦疆項^③，肯以人主視我邪？」琦曰：「臣素病羸，拜多而乏，容臣少息。」頃之，喘定，奏曰：「陛下以臣等言非，罪之可也；屢拜何益？」帝意稍解，曰：「勿拜！」賜酒一卮而遣之，其議遂寢，因遷琦御史中丞。居數月，復爲端明殿學士。其後晉高祖起太原，果引契丹爲助，遂以亡唐。

①洛陽人，字瑩之。爲將有機略，善撫士卒。唐明宗時爲招討使，大破契丹兵，平王都。拜平盧軍節度使，兼中書令。

②唐荆南人，至德間以文學登進士。衛伯玉辟爲從事，京兆尹李鸞欲妻以女，命改姓，昱拒之。德宗初，歷任辰、楚二州刺史。

③扞，同捍，衛也。

④謂剛直不屈也。

琦事晉爲祕書監，累遷兵部侍郎，天福八年卒。

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，琦事之如父。玉疾，親嘗藥扶侍。及卒，爲其家主辦喪葬。玉子文度，幼孤，琦教以學如己子，後舉進士及第云。琦有子餘、慶、端。

246

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

(六一八)

學生國學叢書 五代史 一册

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選註者

鄭

雲

齡

主編者

王 朱

雲 經

五 農

發行人

王
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發行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*B五九三

